

武俠小說

龍

舌

劍

白

羽

著

白羽著

龍舌劍

正氣書局出版

鄭證因著：龍虎鬥三湘

一册

鄭證因著：南荒俠劍

一册

鄭證因著：鐵拂塵

一册

鄭證因著：鐵筆峯

印刷中

鄭證因著：綠野恩仇

二册

鄭證因著：鐵獅王

二册

白羽著：驚蟬盜技

一册

董陰狐著：義俠驚奇

三册

董陰狐著：案中奇案

二册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卅七年二月版

武俠
長篇 龍古劍

全書一册實價

著者 白羽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發行者 山東路二〇九號
正氣書局

電話九三〇六三

特約

西安興華書局 蕪湖環球書局

天津正心書店 杭州武林書店

分發行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興華書局

漢口青藥書局 徐州新新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錄

第一章 亂柴溝劇賊劫錄 一

第二章 鐵算盤妙計尋仇 二四

第三章 余公明善後赴援 三九

第四章 飛毛腿失函惹禍 五二

第五章 羣雄敗走 八四

第六章 怪龍嶺高僧賜寶 一一一

第七章 青陽鎮奇人示警 一三九

第八章 鄭州城盜獄劫牢 一七〇

武俠長
篇小說

龍舌劍

白羽著

第一章 亂柴溝劇賊劫錄

自陝西華陰道上，遠遠的來了一群人，前面領頭的是一個騎馬的人，振吭高呼「達！摩！」聲音沉宏，野外無人，更能遠及，這是華陰縣永勝鏢局保的一枝鏢，保得有四萬兩白銀，還奔鄆州。護鏢的鏢客有兩位，一位叫做潘景林，一個叫做李占成，下有二十幾名鏢行夥計，另外還有一輛車是給兩位客人預備的，那兩位客人，一位姓趙，一位姓王，這天行到青龍鎮，那潘景林和一位客人，忽的感覺不舒適起來，頭痛發熱，大吐大瀉。那李占成對潘鏢頭道：「大哥，怎的了。」潘景林說道：「身體不爽難受的很，李占成忙請來一位郎中，給二人診斷病症，抓了一劑藥，親自看着煎了。那潘景林嘆道：「賢弟，不想我會在這裏病倒，離所限的日期也差不多了，這可怎好。」李占成道：「大哥放心，只這青雲鎮到亂柴溝，道路比較難走一點，也沒什麼，都是咱們的熟路，並且，難道咱們還怕什麼不成。依小弟看來，大哥儘可在此將養，小弟留下兩個人伺候你老，小弟押鏢先走，等你老好了，再趕去不是一樣嗎？」回頭對姓王的客人道：「王掌櫃，我看你老也是病着，走走走不了，我看你老，還是和我們這位潘鏢頭一塊兒在這養着，俟等你二

人病好了，再一塊兒後趕不好嗎？至於趙掌櫃你願意怎麼走都可，要不放心隨着鏢銀一塊走也可以，」那趙先生看着王先生臥床不起的樣子，有心要同鏢車一塊走，看王客人委頓憔悴的樣子，又不忍捨他而行，想了想，又往外看了看天色，天空上只有薄薄的一片烏雲。便轉頭對王客人道：「老王我陪你住兩天吧，要是好的快咱們一塊兒趕，否則等你稍好一些，上路送到前站再看。」那趙先生又搖頭道：「怎麼趕的這麼巧，單在這小地方病了，連個好醫生都沒有。」王先生道：「老趙，別陪着我啦，我看你還是同鏢車一塊兒走好了。」老趙道：「你怎樣這麼小心，沒關係，永勝跟咱們不是一天的交情了，你還不放心嗎？你不必推辭了，你一人在這孤村小店，那我也實不放心。」說話時意態堅決。王客人也不好過於拂逆好友的一片誠意，並且人在病中，也實在願意有至近的親友陪伴着，也就不再說什麼了。」

這時鏢客和客人正在談話，忽然進來一個鏢行的趙子手，此人姓劉名芳，進門慌慌張張便道：「李鏢頭……」說到這裏忽然想起屋中還有客人，便頓住了口，李占成忙問：「劉芳甚麼事？」劉芳却也機靈，忙改口道：「李鏢頭，錢師傅找你老商量一點事」說話時，眼望着李鏢頭，眼珠一轉，眼角往外一掃，又微微一點頭，又說了一聲：「李鏢頭，最好快一點。」又向趙王二客人，潘鏢頭寒暄了幾句話，匆匆的走了出去。

趙王二客人只覺得這趙子手是個粗人，帶着一陣風進來，却又帶着一陣風走了，不由得好笑

。那潘景林潘鏢頭，却把眉頭一縷，沉了一會，捂着肚子道：「哎呀！」喊趨子手杜海道：「杜海，你扶我出去走動走動。」杜海道：「你老病著呢，在屋裏走動不好嗎。」省得著了風。潘景林潘鏢頭搖了搖頭，扶着杜海出了門，不奔茅房，直奔李占成住的屋子去。一進門，就見李占成滿面憂色，李占成見潘景林進來忙站起來道：「大哥，怎不好好養著，反倒出來了。」潘景林先不回答，忙問：「二弟，方才劉芳有什麼事找你，是不是有人綴上咱們了？」李占成道：「大哥，劉芳找我不過是一點小事，沒什麼關係！」潘景林道，不對，二弟不要因為我有病就瞞着我，你要一瞞著我！我心裏一警，病就更得利害了，並且有甚麼事說出來咱們大夥商量商量，也好像個辦法，是不是有人綴上咱們了？」李占成眼望著劉芳，心想，「這也瞞不住了。」便道：「大哥真有眼力。」低聲對潘景林道：「劉芳和小弟說，咱們的鏢銀，大概是讓人綴上了。」潘景林道：「真的嗎？」不由低頭尋思道：「附近這裏並沒有綠林啊，再說走過的幾站，地勢也很荒野偏僻，倒沒有多少動靜，到了這裏會有人看上咱們，不可能……不過這些日子，我只是心驚肉跳，莫非真要出事不成？想到這裏便對李占成道：「二弟，依我看來，前面亂柴溝比較難走，不然……」李占成道：「大哥，因為難走，就不走了不成。那末咱們這鏢局子是幹甚麼的。」潘景林道：「二弟別急，我的意思不是不走，瞎，我怎麼，我單這時候生病呢？二弟依我看來，一面派人約請當地鏢師相助，一面慢慢走著，一面等著幫手來了，只要過了亂柴溝就沒事了。」李占成道「大哥太仔細了

永勝鏢局名氣很大，總鏢頭余公明也是够朋友的人，還真有敢動咱們這鏢的嗎？潘景林道：「二弟，不是這種說法，樹大招風，永勝鏢局難免有得罪人的地方，也許有新出手，或餓急了的綠林，飢不擇食，我看這不是咱們賭氣的事，只願劉芳這回看清楚了，並且咱們還是小心爲妙。」李占成道：「大哥既願意如此，請人也沒有關係，我只是覺得大哥太仔細了。」當下衆人計議了一會，各自休息，第二日，李占成押鏢起程，潘景林便派人先約請友人相助，免出意外。那潘景林自在青雲鎮中一邊盼望着，鏢車如果經過亂柴溝，最好平安無事，一邊盼望請幫手的快來。天將近午，潘景林計算路程，大約着鏢車快到了亂柴溝了，這時院子裏忽從地上捲起一陣狂風，西北角上的那一片烏雲頓時增大，真是快如奔馬，四外陰雲層層叢聚，頃刻佈滿天空。潘景林看了心中不由替鏢客們担起憂來，天空中一個霹靂，隨着雷聲，拳頭大的雨點傾盆而下，好大雨，只片刻，溝滿渠平，約有半個時辰，雨點才由疏而密，由大變小，變成了濛濛的牛毛细雨。正在這時忽從店門外闖進四人，爲首的正是去請帮手的徐順。這些人渾身上下全都被雨打透，徐順先進屋道：「潘師傅太巧了，正碰上保鏢回來的孫鏢頭，鄒鏢頭，和陳寶光。」潘景林不由的聽了大喜，忙令杜海找店家安頓了衆人，那些鏢客們洗臉換衣，潘景林這時見衆位鏢客們，洗完臉後，紛紛探視潘景林病態，問完後各個休息，房中只留下，鄒雷，孫啓華，陳寶光三位鏢客。這三人陪着潘景林，問潘鏢師找他們有何事故？可是鏢銀出了什麼差錯不成？」潘景林便把劉芳看出有人跟蹤鏢

車，故此命人約請帮手，霹靂子鄰雷道：「哎呀，既然看見有人跟蹤，爲何不等我們來了再走，他們人少，假若出了事，豈不……」說時看着潘景林的臉上已然變色，悔恨之情直由臉上表出，孫啓華接過來道，「憑余總鏢頭及永勝鏢局這點小名氣，真個有人摘咱們的牌匾不成。」又轉口道：「不過咱們也不能大意還是小心點好」，對陳寶光道「陳賢弟，咱們快點吃飯，領人快趕上去，比什麼都強」。潘景林忙叫店家預備了四份飯菜，慌慌張張吃完了，四人都心急，吃完，後便招呼趟子手們上馬直奔亂柴溝而來，潘景林也要去，衆人攔阻，潘景林執意不聽，衆人也無法，只得同奔亂柴溝。這時雨已停住，雨後涼風，徹體寒涼，別人還不覺怎麼樣，那潘景林不知不覺穢零零打了一個寒戰，仍咬牙前行，衆人乘馬而行，一霎時走出二十餘里，這一帶的青沙，遠遠的樹木森林，被懾環霧鎖，西北風雨後氣候寒涼。用目往正東觀看，亂柴溝不遠，大約相隔一里之遙，道路的兩傍邊一片片的小樹，被風颳得樹枝亂搖，雨花亂飛。那亂柴溝山坡上的荊棘，倒吊着葛藤。明明的現出亂柴溝的山口。道路兩傍，野草黃花被雨摧殘，橫臥在道傍。車轍的細水，是涓涓的不斷。此時除去這些人之外，可稱得起路盡人稀，就是不見鏢車的蹤影。徐順在馬上不覺得吸了一口冷氣，就聽孫啓華顫微微的說道：「潘師傅此事不好，他們的鏢車已進亂柴溝，恐凶多吉少。」又用手一指道：「你看那邊亂柴溝裏面來的那個人。」衆人抬頭一看，遠遠的望見一人，僵僵而至，等到此人臨至前面，向着衆人張口喘息着說道：「衆位鏢師傅們

；可；可；可了不得了，鏢銀丟失，全班人喪命。」衆人勒馬停蹄，愕怔怔一齊觀看，就見此人渾身上一身的黃泥，連面目也辨不清。看此情形，就知道事出意外，遂即棄鏢下馬。此時鄒雷，徐順陳寶光等也下了馬，一同向前細認來人，不看則可，衆人一看，嚇得目瞪口呆。此人非是別人，正是車夫李二。孫啓華看見李二，明知事變，到了一定神，往北面觀看，道傍一片樹林，又往四外看了看，並無行人來往。遂向衆人說道：「什麼話也不用說了，事已至此，咱們到北邊樹林裏頭，再細問他一切吧。」潘景林長嘆了一聲道：「也好！」叫道：「李老二，你跟我到樹林裏，我有話問你。」李二點頭，四人遂拉着馬匹直奔樹林，工夫不大，衆人來到樹林裏面，將馬拴在樹上。這才向着李老二說道：「你不要害怕，也不要着急，事情已然到這個地步，你慢慢的告訴我們，鏢銀怎麼丟的，夥計們如何死的。」

李老二聞言，不由得兩淚交流，口中說道：「這個鏢車由店內一起身，李師傅恨不能一步趕過亂柴溝，他就緊催鏢車快走，天雖陰，可是始終也沒下雨。這三十里地，一個多時辰，可就趕到亂柴溝西溝口，李師傅催我們進溝，前面的趙子手喊着鏢趙子，鏢車在後面緊走。李師傅他的心意打算趕出亂柴溝，就是再下雨也不怕啦，李師傅想的倒是很好，不想一進溝，剛走了沒有二里路，核桃大的雨點，可就落下來了。那時我在後面也是這們個意思，只要鏢車一出東溝口，就是有匪人，可也就不怕啦，車到平川之處，還怕的是什麼哪。不想走了沒有半里之路，這個雨可

就如同搬倒了天河一般，前面的車馬可也就走不動啦，雨水已然托了車底。鏢車正在進退爲難之際，猛聽得山坡上面的山石亂響，我想山石若滾下來，臨死落個碎骨粉身，這個時節，人聲呼哨山石亂響，這時候我可顧不了他們啦，我只可往山坡上面爬往西溝口跑，我若不爬山坡，溝內的水是二三尺深，頭一件我也跑不動，再說我跑也跑不出多遠，山石若是下來，也得把我碰死，再說四外准有人卡著，跑也跑不出去。我這才一橫心，憑命由天只得拚命往上爬，我焉能爬得上去呢，幸而我有一把魚刀，和一個小鹿犄角，我就仗着這個魚刀子和這個小鹿犄角，我的左手拿着鹿犄角，右手拿着魚刀子，我把魚刀子，戳在黃泥之內，我攥住魚刀子可就滑不下來。我將身子一用力往上一縱，隨着把左手的鹿犄角，戳在山坡黃泥之上，我又往上一爬，隨着又將右手的魚刀子插入黃泥之內。我就這們一步一倒，實指望爬上山坡，剛爬了有十數餘丈，可巧上面有一塊大山石，山石的底下被雨水冲了一道溝。我爬到這個溝內，再想往上爬，再也爬不動了，頭一樣我筋疲力盡，又有山石阻路；我若不借這山溝圍合在一處，只要是一滑，我就得溜將下來。我正在驚慌之際，就聽我們夥計喊嚷，他們嚷着說鏢車別耍啦，趕緊往回跑。人聲嘈雜，又聽見李師傅在下面喊嚷，夥計們留神啊，有了呼嚕啦。山頭上勢若山崩地裂，猶如沉雷一般，順着我的頭頂滾將下來。我心中明知上面是有人把石頭推下來啦，碰上就得死，我只得將腿往回一撤，我的腦袋頂着上面的山石，我將身子圍合在這道溝的裏頭，上面推下來的這些山石，撞在頭上，

振的我雙耳皆聾，准知道必得碰死，我一害怕，可就昏迷過去啦。猛然間我就聽有人喊嚷，我才微睜二目，偷著往下面一看，雨下的很大，往下面看不甚真。就見下面大約有五六十人，還有十幾匹馬，蜂擁似的冒着雨往正東去了。我看馬上驮着的物件，好像我們車上的鏢銀。就聽下面有人說道：「這一回寨主做的這號買賣，可順氣兒。」又聽有人說：「夥計們，他們有逃走的沒有，就聽有人答言說：「頭兒您這是多想，就是那們些山石推下來，他們碰上那一塊也得死，再說兩傍的滑泥，一個也逃不了，咱們是放心大胆得這號買賣。」他們是一邊說着，一邊往東走下去。我爬在漩渦之內，大氣也沒敢出。我容他們走遠，我准知道鏢銀已失，他們大家的性命不能保全。又呆了老大的工夫，我這才慢慢順着山坡爬下來，我才出離了漩渦，脚下的泥一滑，我就連滑帶咕嚕，溜下來了。我這周身上下，沒有一處沒有泥，刀子鹿角也丟啦，我仰面往上一瞧，我才想過這個意思來，要沒有上面這塊山石，再沒有這個漩渦，我這條命決無生理。我這時往東面一看，亂石堆壘，壓着死馬亡人，碾碎了的車輛。我站在那裏發怔，我的身上被雨激的全都本了，我明白過來，我這才知道雨淋得我的身上難過。我才打算回鏢局子報信，出離溝口，我只顧低着頭尋路，一聽前面有人與我說話，我這才看見二位少鏢主與潘師傅。李師傅丟鏢，與衆夥計們喪命，俱都是我親眼得見。」就見那潘景林站在那裏，臉上的顏色慘淡。孫啓華雙眉倒豎，眸子瞪圓，一陣陣的冷笑，瞧着李二點頭。鄒雷厲聲說道，「咱們已經聽明白啦，賊人既是劫

鏢，他准知道在風雨之下無人知曉，不如你我大家先亮兵刃，趁賊人走之不遠，將鏢銀搶回，拿住賊人，否則也得知道點線索訪出是誰劫的鏢，你我好回鏢局子交代。」衆人答應，孫啓華忙說道：「李二，你騎着我們的馬，奔青雲鎮長合店，我們要是頂到明日天亮不回青雲鎮，你於明日清晨，趕回鏢局面見總鏢頭將鏢銀丟失和我們的所遭所遇，報與鏢主，聽候鏢主的調遣。你可將話記准，千萬不可錯誤。」李二點頭應允，遂說道：「幾位請吧，這個事情交與我辦，決無舛錯。」孫啓華將話說完，回手由馬上把寶劍摘下來，用自己的絨擺勒緊身後，回手亮劍。此時潘景林，由背後早把金背砍山刀亮了出來，刀往懷中一抱。鄒雷使的是一口鬼頭刀，手內擎刀，將刀鞘早就背在背後。徐順使的是一條三棱呂祖錐，掖在腰間。四人收拾停妥，別人也都收拾好了。將話又囑咐李二一遍。衆人出了樹林，往南直奔亂柴溝而來。臨至亂柴溝的西溝口，往裡面觀看。地下白沙漠漠，雨水橫流，兩邊的山坡皆是黃泥，山溝狹窄。孫啓華看至此處，心中暗想：「真是天生的險地。回頭說道：『三位請看，此溝如此窄狹，你我到要小心留神。』」徐順在傍邊答言說道：「你我既將主意拿好，倒此不便猶疑，就此進溝。孫啓華只得點頭，手中提劍，在前行走，後面三人相隨。緊往前走，孫啓華越看越怕，走到溝的當中，猛抬頭，孫啓華就見前面山石堆疊，阻住道路，遂用手往前一指，口中說道，「潘師傅請你來着，莫非遇險，就在此處。」潘景林手提兵刃，聽孫啓華之言，邁步向前，衆人後面相隨。繞過前面這塊山石，舉目觀看，把衆

人嚇得險些骨軟筋酥，目瞪口呆。就見前面的車輛被石砸碎，死馬亡人，橫倒豎臥，腦髓鮮血，灑在山石之上，情景可慘。衆人看此景况，不由得心中發酸。潘景林早就兩淚交流，仰面向天長嘆。左手背刀，右手指着地下的鏢局子夥計的死屍，含淚言道：我潘景林若不與衆人報仇誓不爲人。徐順在旁邊說道：「潘師傅不必在此發愣，你我追赶賊人要緊。」潘景林聞聽此言，回頭一看徐順，就見鄉霸站在那裏，手提金背鬼頭刀，在那裏暴躁嚷道：「你們還不走，竟自在這裏站着作什麼，倘若有意外如何是好，不如趁此時機，賊人未能防範，你我急忙出溝，再作商議。」潘景林只得點頭，大家繞着地下的山石，遂冒雨往前行走。這一段山溝甚長，好容易出離東溝口。孫啓華是個細心人，用目往地下一看，就見地下有馬蹄的痕跡，人腳踏的印子，雖然是青沙地，看的很真切。遂向衆人說道：「你們衆位請看，地下的痕跡，看這個方向，賊人向南去了，你我大家趁賊人走至不遠，急速追赶，若容賊人去遠，再要尋找，反費週折。」衆人聞聽孫啓華之言，大家一齊說道：「言之有理。」孫啓華在前，衆人在後，看地下的足跡，轉向東南，衆人順着東南的小道，追赶下來，再看兩旁邊一帶的樹木，被風一吹，樹枝兒亂搖，雨星兒亂墜，道旁的青草迷目，滿地的青石，可就看不出地下的足跡來啦。只得向前行走，又兼着衆位英雄，週身上下被雨水浸濕，滿目的淒涼風雨，這種苦況不堪設想。衆人往前追赶走出約有十五六里之遙，就見前面有一夥賊人，大約有三四十名，各擎刀槍，正當中有十幾匹馬，馬上驮着物件，遠看

好像鏢銀的形像。孫啓華用手向前一指，遂向衆人說道：「前面莫非就是劫鏢的羣寇。」潘景林剛要與孫啓華答話。未提防鄒雷在旁邊一聲喊嚷，口中嚷道：「前面的賊人慢走，還不把鏢銀留下，等待何時。」孫啓華一聽鄒雷喊聲，遂將腳一頓，口中說道：「師兄，你怎麼這樣性急呀，你不看看前面賊人，賊多勢衆，你我勢孤人單，我沒告訴你嗎，前面若是賊多。你我暗地跟隨，認准了他的巢穴，再爲下手。他若是勢孤人單，我就此動手，也可以奪回鏢銀，如今前面賊衆我寡，你怎麼反到喊叫起來啦。」鄒雷說道：「兄弟，你別報怨我啦，皆因前面發現賊人，我本來性子就急，不由的我就喊叫出來啦，其實這也不要緊，今既被他們聽見，不如你我殺上前去，殺死幾個賊人，先給我們鏢局子死去的夥計們，報仇解恨，然後有什麼事再說，咱們先痛快快，發發散散他娘的胸中怨氣。」孫啓華一聽鄒雷的言語，心中暗想，我師兄這個人真是快人快語。孫啓華想跟潘景林相商，與賊人動手的方法。就聽前面有人大聲喊道：「後面什麼人？」孫啓華抬頭一看。就見前面的賊人一部擁著鏢馱子走了，一部雁翅排開，攔住去路。因爲鄒雷一聲喊嚷，前面賊人已然知道，當時就排開了陣式，潘景林見賊人既看出後面有人跟下來，難到說還能退避嗎，若是前面的賊人果然沒有能人，就勢把鏢搶回，再捕獲幾個賊人，可也對得起鏢主。若要賊入隊中，有能人在內，奪不回鏢銀，也得綴上他們得點消息。潘景林此時抱定奮不顧身的主意，他是一語不發，提刀直前，直奔正東，向賊人而來。孫啓華到此時，明知勸不回潘景林，

事已至此，不得不與賊人動手；遂聲說道：「你們看潘師傳過去啦，咱們也一齊往上攻吧。」鄒雷徐順陳寶光等在後面喊道，別讓前面賊人走了，此時潘景林跑至羣賊的面前，舉目一看。就見兩傍站立約有二三十名，俱都是藍毛巾包頭，身上都穿的是藍布褲褂，脚下酒鞋白襪，打着裸腿。一個個，粗眉大眼，各擎刀槍，都沒穿着雨俱，渾身上下，被雨淋的，已然不成樣子。在正當中站着四個人，爲首這人，細條身材，身穿白綢子褲褂，絨繩繫腰，脚下酒鞋白襪，打着裸腿，煞白的臉面，一臉的紅糙面疔痘，兩道立眉，一雙圓睛，鷹鼻子，大嘴岔，一嘴的版牙，兩個錐把子耳朵，約有三十來歲，手中擎一口鋸齒飛鏢大砍刀，刀背上有三十二個鋸齒，這口刀足够一掌寬，刀光爍閃。在他上首站立一人，看年紀在五十上下，身穿青綢子褲褂，足下酒鞋白襪，絨繩繫腰，頭上青絹帕罩頭，黑紫的臉膛，一臉的蒼皮，粗眉惡目，闊口獠牙，兩耳無輪，右手提着一口大砍刀，站在那裏發威。下首站的那一個，身材短小，形容枯瘦，身上穿着一身藍綢褲褂，脚下青鞋白襪，腿上打着裹腿，淡黃的臉膛，兩道細眉，三角眼睛，小鼻子，菱角口，看年紀也在五十上下。這二人可都沒有鬍鬚，右手擎着一口厚背雁翎式的鋼刀，看此人面色陰沉，站在那裏，衝着他們四個人樂。緊挨着這個人，還有一人，潘景林看着他分外注目，身穿土布的褲褂，脚下小酒鞋千層底，倒納魚鱗帶提跟，打着藍裸腿，青中透黃的臉膛，上面用土黃布手巾勒着頭，兩道棒錘眉，一雙酸棗兒眼，小秤銚鼻子，三角口，兩撇掩口花白鬍子，手中拿着一口撲刀。

潘景林越看此人越眼熟，好像在那裏見過似的。猛然間想起，莫非是他。潘景林想至此處恍然大悟，不由得咬牙切齒，心中暗恨。傍邊站着的孫啓華，見潘景林並不與賊人答話，臉上現出一種怒容的樣子，鬚鬢皆張，孫啓華在傍邊問道，潘師傅，您既要與賊人動手，因何發怔潘景林向孫啓華點手，孫啓華向前近身，潘景林用手指着下面站着的賊人，這時潘景林在孫啓華耳邊說道：「想當年如此如此。」孫啓華轉睛思想，方才明白，丟鏢的前因後果，孫啓華這時可就明白啦，在後面悶壞了精明強幹的徐順，急煞了暴躁的鄒雷，那麼到了兒是怎麼回事呢？提起了這回事可是年分也不算很遠，是前八年已前的事。

八年前余公明永勝鏢局，買賣正興旺之時，永勝鏢局買的寶作不過來，櫃上的人不够分使配用，買賣越好，不人越够用的，可巧華陰縣北門內，天元銀號，是本櫃上的老主顧，只要銀號有什麼要緊的事項，皆由余公明永勝鏢局護送，兩方交際多年，無論多少銀子現款，永遠沒有出過錯，可巧本櫃上有一筆銀子，共計五萬兩，是撥與信陽州連號，急用的一筆現款，本銀號的掌櫃的，派櫃上的夥計，把余公明請到櫃上和余公明一商議，要是別的櫃上的鏢銀，余公明可不敢應，皆因為是櫃上沒人，又一想這是多年的主顧，又不好駁，買賣又不好讓別人作。銀號掌櫃的又再三的託付，余公明實在沒有法子，才把這號買賣應了。此時櫃上又沒有人，就是潘景林在櫃上幫着料理，余公明意欲命潘景林走這一趟鏢，自己不放心。若是他一人前往，倘若路上有一點

差錯，可就不好辦啦，余公明百般無奈，就得自己前往，臨走起鏢，可就與潘景林商量好，讓潘景林隨同前往，那個時候，潘景林在鏢局裏，余公明還不那末器重他，皆因他在鏢局裏日子不多。余公明將鏢車收拾齊楚，帶領潘景林與本櫃上的客人，由華陰縣起鏢，經過陝州，行至在嶓山脈，皆因不走鳳池縣，抄嶓山的小路，爲得是近些個路程。不料想行至鷹爪山的山前，打虎嶺的地面，這一點地方，余公明是常走的這條道，知道這條道兒不好走，打虎嶺左右，俱都是賊人出沒之所，走到這個地方，任憑是誰，也過不去。皆因余公明這條道最熟，有幾處佔山的寨主，也都是走的打出來的交情。只要是余公明的鏢，經過此路，也別說他們不敢，都不好意思的劫余公明的鏢銀，皆因如此，余公明才敢放大着胆子，由打這條小路上走，雖然如此鏢車行至此處，連夥計們全都得多留點神。那個時候，抱頭的賊鏢趙子的夥計，就是吳得利。這個地方也是真險，兩傍邊俱是荒山野嶺，樹木陰森。當中間車道，路傍的青草，都有半人多高。他這個鏢車正往前走，前面有一片樹林。這片樹林，約有二三里地，對面是叢林，當中是道，將到樹林旁邊，鏢車尙未進人，就聽樹林子裏面，一棒銅鑼聲音，頭裏鏢趙也不喊啦，鏢車可就打了盤啦。余公明往前面一看，就見林內，竄出約有五十名撲撈兵，都是三十多歲，俱都是周身上下一身藍，藍絹帕單頭斜搭麻花扣，脚下快靴白襪，懷抱鬼頭刀。爲首一人，長的面目兇惡，大身材，年紀約在五十多歲，身穿青絹子褲褂，脚下白襪，大掖撇尖酒鞋，打着花裏腿，腰中絨繩繫腰，頭上青絹帕

勒頭，結着麻花扣，臉上看，青中透暗的臉孔，三角形的菱角眉倒吊着，深眼窩子，一雙金睛暴暴，鷹準闊口，鮮紅的嘴唇，滿臉的黃髯，聯鬚落魄，壓耳的毫毛倒豎，臉上核桃大的一臉金錢瓣，在手中擎着一口鋸齒飛鏢大砍刀。在前面有一個撲撲的頭目，站在那裏念道歌兒，說道：「咳，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從此過，留下買路財，牙邊半個說不字，一刀一個不管埋，孤雁的綿羊，將鏢車留下便罷，如若不然小心你們的腦袋。余公明聽前面喊鏢趙子的，嚇的是……」頭裏有了扛梁子啦，什麼是扛梁子，斷道劫財的。」余公明趕緊由外首下馬，劍把朝後，爲是從裏首下馬，順手由後面亮鏢，因爲作鏢師的，他把自己的兵刃，掛在外首鞍鞞之前，朝前首下馬時順手由前面撒劍，他的臉老衝着前面：爲是防範敵人暗算，余公明下了馬，順手撒出金光閃閃的龍舌劍，此時潘景林也就下馬，相隨在余公明的身後，余公明來在鏢車的前面，細看前面喊道歌的這個人。余公明認得他是鷹爪山，陰風寨，鏢盤子的小夥計，奴隨主姓。此人姓姜，名教姜小五，外號人稱旱地蠍子。後面的寨主。非是別人，正是鷹爪山，陰風寨，老寨主姓姜，雙名天雄，外號人稱活閻王，佔據鷹爪山陰風寨多年。余公明早就認識他，就是永勝鏢局的鏢，時常經過鷹爪山，他可也沒有劫過，彼此都是個面子，今日也不知是怎麼回事，把鏢車給扛住啦。心想這一定有人權對。余公明遂將金光龍舌劍，交左手往懷中一抱，邁步向前，含笑抱拳，口中說道：「前面莫非是姜老寨主，夥計們都多辛苦，余某向不敢得罪好朋友，也許余某手下人，不知規

短得罪貴山。今天望乞寨主高高手閃個面子，讓我們過去，余公明必定要登山謝罪，老寨主高高手吧。」他那裏知道姜天雄，此次當真帶着膠計，專爲等的是余公明的鏢。這是怎麼回事呢，就皆因余公明永勝鏢局買賣好！這些年來，一來是自己的買賣的運氣好，再者字號也戳得住，雖然走各省的鏢，就說潼關內外這些個鏢局子，那一家也敵不住永勝鏢，不免招惹同行的嫉妒。其實余公明也沒得罪過人。這些鏢局子，因爲妒名，在各處給余公明佈散流言，就宜揚余公明說的，不是我買賣運氣好，我這鏢走遍天下，不拘有多大名望的大王，也不敢正視我的鏢銀。別說是劫我的鏢，他連正眼也不敢看。其實余公明並沒有說過這些話。這就是外面小人是非之口，氣恨永勝鏢局買賣好，在外面捏造許多的不三不四的謠言，爲的是在外面給永勝鏢局攔對。余公明並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不想這個風言可巧傳到鷹爪山陰風寨姜天雄的耳朵裏去啦。還不是只聽一個人說的，姜天雄爲人自負爭強，秉性好鬥，素不服人，他聽見這個消息，他才和他的兩個兒子商議，姜天雄這兩個兒子，長子名教姜金彪，別號人稱攔路虎。次子名叫姜金豹，人稱青眼虎。又請來兩位寨主，賀玉，賀雲，一同核計，把聽得來的言語與衆人說了一遍，三寨主賀雲。向姜天雄說道：「大哥這件事，您要慎重，據小弟我想，余公明鏢銀時常由此路過，他也沒有出過規矩，再說余公明武藝超群，可是有一點扎手（不好惹）話又說回來了。他的鏢又不出規矩，與你我又無仇恨，別人既不干涉，咱們何必多這個事呢？再說過耳之言也不可聽，這裏面也許別人與他

有仇，惹他不起，故意造出非言，咱們何必受人的愚弄呢？小弟的話，可不定對不對，大哥您要三思而後行。」大寨主將要答言，傍邊二少寨主姜金豹說道：「三叔您作事太小心啦，俗語說無風草不動，他要說，外面也沒有那麼大的風言，不管他說不說，若是他的鏢車由此經過，先劫他一回，也讓他知道知道，鷹爪山陰風寨，不是好惹的，也減一減余公明的威風。」姜金豹把話將才說完，就見大寨主點頭說道：「這話也有理，余公明這些年總是一帆風順，也讓他嚐嚐丟鏢的味。」大家計議已定，姜天雄便吩咐姜小五道：「如若永勝鏢車過此，早些報來。」

這一日，恰巧永勝鏢局的鏢車路過此地，姜天雄一看，二子和兩位寨主都未在山寨，不由皺眉，想道：「余公明這小子好運氣。」復咬牙道：「沒人我也劫你。」

那姜天雄率領旱地蠟子姜小五下山劫鏢。雙雄抵面，那姜天雄明知前面是余公明，手提鋸齒飛鏢刀，橫刀而待，他聽了余公明的場面話，並不答腔，只將雙睛一瞪，說道：「余鏢主，我久已聞名，閣下威名遠振，恍動乾坤，今日姜天雄不才，並非是爲劫奪閣下的鏢銀，專爲在此等候閣下，比試武藝，閣下勝得了我的鋸齒飛鏢刀，任憑閣下鏢車通過，如若勝不了我的鋸齒飛鏢刀，將鏢銀留下，如若不然，要想鏢車由此經過，勢比登天，早早當面較量，不必多講。」余公明聽得此言，不由得撞上氣來，余公明再三求路，姜天雄堅要比武，那余公明早年也性如烈火，只因久涉江湖把性情柔和了許多，這次所以這樣央人，這時余公明說道：「閣下既是擋住我的鏢車，

我苦苦的相求，閣下是執意的不讓，非比試不可，余某若要失手，傷了閣下的鬚髮，休顧余某無理，依我看閣下不必動手，留這個臉面，日後還有相見之時。」姜天雄聞聽此言，不由得氣冲斗牛，哇呀呀的怪叫，說道：「余公明果然大言欺人，來來來！我倒要請教。」遂將刀一擺，墊步擰腰，往前一竄，高聲喊道：「你我二人，倒要比試試。」余公明看姜天雄來的勢猛，要擺龍舌劍向前對敵。就在這個工夫，就聽身後有人答言，說道：「鏢主何必親自動手，不才潘景林願斷賊人首領。」話將說完，余公明用手相攔，口中說道：「潘師傅你休前往，此事與你無干，既是姜天雄在此等我，我當奉陪於他，據我看我不與他動手，難以償姜天雄之願，潘師傅，你與我看守鏢車最好。」潘景林只得點頭，往後倒退，吩咐夥計們，謹守鏢車。他自己提刀擋住前面，此時余公明手中順劍，丁字步一站，說道：「姜寨主，閣下勒令要求，余公明只得奉陪。」姜天雄大吼一聲，說道：「老兒你有多大能為，休躲着刀。」話到人到聲音到，姜天雄往前一縱身，左手一恍，右手劈面一刀。余公明一看鋸齒飛鏢刀離頭頂相近，遂將身一矮，向左邊一上步，右手劍一橫，直奔姜天雄右腕下翻來。活閻羅的刀若再往下落，手腕子碰在劍上腕子必折，姜天雄他恐怕手腕碰在余公明的劍上，急速往回撤刀。未隄防余公明的劍，一扁腕子進身便刺，姜天雄將自己飛鏢刀，刀頭衝下一順，用刀刃截余公明右臂，余公明遂即抽劍往右邊一閃，左手劍一指，右手劍白蛇吐信，直奔姜天雄咽喉刺來。姜天雄向右一敗步，將刀往上一立，用了個裏剪腕。余公

明見刀臨手腕已近，遂即將劍往左邊一帶，余公明的劍，正碰在姜天雄鋸齒刀的刀刃上，姜天雄雖然力大，余公明往回一帶的力量，暗運氣工，姜天雄鋸齒刀險些撒手。他只顧自己的鋸齒刀，未隄防余公明的劍，借着一帶的力量，順着姜天雄的膀臂，直奔脖項便抹。姜天雄見劍臨近，閃躲不及，只得一長腰，身形向左一轉，把脖項雖然躲過，並未躲開肩甲。余公明這一劍，正抹在姜天雄胸前肩臂之上，只聽澎的一聲，紅光崩現，鮮血直流。姜天雄大叫一聲：「狼命。」刀未撒手，往圈外一竄，口中喊道：「余公明，咱們是後會有期。」衆嘯兵見大寨主受傷，連忙救護上山，不言姜天雄敗走，且說余公明見活閻羅姜天雄負傷率衆逃走，便長吁了一口氣，將龍舌劍往懷中一捧，遂向夥計們說道：「弟兄們起鏢，此時夥計們已將余公明的馬匹牽至面前。余公明懷中抱劍，縱躍上馬，此時潘景林也上了馬，抱頭的夥計吳子力，仍然在前面乘馬，喊着鏢趨子起鏢，後面車輛相隨，由此直奔信陽州來了。這天到了信陽州，將鏢銀兌完畢，余公明頗有戒心，余公明便急忙趕回華陰縣鏢局子，當時便告訴夥計們，從此以後走鏢，不准由嶺山小路而行。

且說活閻羅姜天雄，帶傷率衆，由樹林逃走，到了鷹爪山的山寨，急忙檢視傷痕，姜天雄右肩頭，衣服崩裂，皮緊肉翻，血跡徧體，惟有傷口左右，血痕都已乾燥，一面命攔擄兵將金傷藥預備停妥，又命攔擄兵取水，用水將血液洗淨，傷口很重，在肩頭之上，有半尺餘長，深約有寸許，這一劍刺的實在不輕。遂將汗褂絨繩俱然撤去，用袖綾將傷口的水濕拭乾，然後將金傷

鐵扇散敷好，上面又用金傷膏藥貼上。

那姜天雄從來未栽過如此的跟頭，只氣得暴跳如雷，過了七八天，兩位寨主賀玉賀雲和他兩個兒子俱都返回山寨，獲有很多財帛，却想不到姜天雄受了這樣的重傷。二賀同二子便問原由，姜天雄便把獨自劫鏢，交手受傷的事說了一遍，並言必報此仇。那賀雲說道：「老大哥不必着急，小弟倒有一計，可與大哥報仇雪恨。余公明武技高強，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大哥在山上靜養，小弟命人打探，若要余公明鏢車再由嶗山小路經過，小弟命姪男金豹，多帶人下山，絆住他，小弟在後面搶劫他的鏢銀，擄走客人，余公明見客人被擄，他必然與我拚命動手，將他引至八盤山，山勢窄狹，令吾兄焦面鬼賀玉，帶領姜小五，帶着二百名長箭手，埋伏在兩邊山頭之上，容我們過去，開弓放箭，一陣亂箭，再把山上的山石推下來，余公明飛也飛不出去，余公明若是在八盤山不往前追赶，小弟命金豹，帶一百名擄獲兵，皆都要弩箭手，截斷余公明的歸路，小弟等，由前面反回來，帶領長箭手，由後面開弓放箭，給他一個前後夾攻。鏢銀也得到了我們手裏，大仇也就報啦，大哥何必着急，此事皆在小弟的身上。」活閻羅姜天雄聽至此處，不由得忍痛仰面大笑，遂說道：「此計甚妙，愚兄就將此事託付在你的身上啦。」遂即命人下山打探，賀雲聽寨主依計而行，遂即分派十六班擄獲兵下山打探，這本是賀雲的一片寬心話，說給姜天雄聽的，姜天雄也不想想，余公明那能再從這裏走，自找麻煩呢。那姜天雄立時從又派人下山，密秘打聽余公

明鏢車的消息，不覺數月之久，並未打聽出來余公明的鏢車經過的消息，姜天雄心中納悶，暗想莫非有人將計策洩漏。又派旱地蠍子姜小五，密秘出山，命他扮作做小買賣的商人模樣，到華陰縣永勝鏢局左右，探聽永勝鏢局的鏢車行蹤。

這一日家位寨主，陪着活閻羅姜天雄，在聚義大廳之上閑談，此時姜天雄傷痕早就痊癒。大家正在高談闊論之際，見一擄兵由外面來至大廳說道：「啓稟寨主，今有寨主的至友鉄算盤汪老英雄前來拜訪。」姜天雄聞聽，不覺大笑，扭項與二寨主，三寨主，賀玉賀雲說道：「二位賢弟，大概不認識這位汪老英雄吧！」賀雲說道：「小弟聽着耳熟，一時想不起來。」姜天雄微笑左手伸出兩個手指，說道：「此人與我二十多年故舊之交，姓汪名春，江湖人稱鐵算盤。他生平以來，足智多謀，精明強幹，掌中一口砍山刀，武藝超羣。自從由我佔山以來，他並未來過一次，聽說他現在棄却綠林，在南陽府作事，不是那陣香風把他颺到此處。」遂向裨將兵說道：「有請。」這時姜天雄同二位寨主及二位少寨主都迎出莊門以外。就見在莊門外吊橋上站立一人，細看却是汪春，這二十多年未見，果然面目顯着老啦，身量可還是中等身材，就是顯着矮一點。身穿藍袖子禪褂，外罩青袖子大褂，脚下白襪，青緞子皂鞋。臉上生就的長險堂，面部透青，兩道斜眉，直插入鬢。吊角二目，高鼻樑兒，三角口，雪霜白的掩口鬚鬚。兩耳無輪，花白剪子股兒的小辮，手內提着長條兒的籃包袱。姜天雄一見，趕緊搶步向前口中說道：「我打量是誰，原來是老哥哥，小弟率領孩

兒們來遲，兄長幸毋見怪。」汪春趕緊說道：「姜賢弟，休要折壽於我，賢弟你一向可好，想過我這幾年未能問安。」姜天雄扭頭，向後面說道：「孩兒們，與你汪老伯父見禮。」二位少寨主一齊向前跪倒叩頭。汪春伸手往起相撻，遂問道：「這二位小英雄却是何人？」姜天雄聞聽此言，往後仰身，哈哈大笑道：「老哥哥，你連他們都不認得啦，這就是你兩個姪子。」遂用手指着說道：「這個是您大姪金彪，那個是你二姪金豹，我一說你就想起來啦。」汪春用手拈着銀鬚，上下打量二位少寨主。笑着說道：「老弟，你可又怪錯了我啦？你我弟兄分手之時他們尚在幼稚，如今皆成了英雄啦，我怎麼能認得哪，看起來這可應了俗語的話啦，前浪推後浪，父是英雄兒好漢。」姜天雄含笑說道：「老哥哥，您這是拾愛我們父子。」姜天雄還要與汪春談話。旁邊閃出賀玉，賀雲二人上前與汪春見禮，一面口中說道：「老哥哥，這幾載未見，你老人家堪可鬚鬢如霜，小弟這邊有禮了。」汪春一面還禮，一面說道：「二位賢弟免禮，看哥哥老了嗎？」賀玉說道：「長你老人家的精神尚且不老。」汪春大笑道：「兄弟，幾年沒見，學會了油嘴，到底我還是老啊。」姜天雄道：「老哥裏邊坐吧！寨外也不是說話的所在，有話請老哥到裏面再說罷。」

衆人進到客廳裏，各自落坐，談敘江湖異聞，多年老友相逢，話越說越說不完。那姜金豹，由老寨主身背後轉過來，口中說道：「父親你老人家，只顧與伯父談話，天也不早啦，莫若預備些酒，與我伯父接風洗塵，再者也可以飲着酒談心哪。」姜天雄聞聽，看了看天色，鼓掌哈哈的

大笑道：「只願我與你伯父談話，竟把他老人家給餓了起來了，錯非吾兒提醒，我倒將接風之事忘却了，快往下面傳喚，預備酒菜，爲父與你伯父接風洗塵。」賀雲賀玉在旁邊說道：「我們竟願聽話了，我們也把這件事給忘啦。」汪春含笑說道：「這是你們老哥兒幾個愛惜我，竟願了談話啦，那末着我還是真想酒喝，咱們就吃着酒談心倒也好。」他們說着話兒，不多時頭目們，已然將棹椅擺好，跟着放好杯箸。老寨主姜天雄站起讓坐，汪春只在上首落坐，三位寨主相陪。跟着酒菜也到了，二位少寨主往上獻酒獻菜。老寨主將酒斟好，擊杯相勸，大家披此痛飲。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正喝着痛快時，見廳下跑上一人，姜天雄這時停杯舉目一看，非是別人，正是旱地蠟子姜小五。姜天雄忙把他喊過來，問他探聽余公明的事怎樣，那姜小五道：「啓稟：「寨主，前次奉令下山，今已將此事探聽明白，特來報告，……」這句話尙未說完，汪春急忙站起身來，向姜天雄說道：「賢弟，此事若關乎機密，劣兄可以暫時迴避。」姜天雄遜含笑說道：「兄長太已多心，此事我還要與兄長商議，這時他回來更好，兄長你先落坐，容我問個明白，然後再求兄長與我籌謀計劃。」遂向姜小五說道：「你下山這些日子，事情打聽得怎麼樣？」姜小五道：「余公明回到鏢局之後，因爲與老寨主有動手的一節，他暗地囑咐鏢局內大小的夥計，從今以後，若有信陽州一帶的鏢，不准由嶺山小路涉險而行，皆因有自己前轍之鑑，怕寨主有報仇之舉，寨主若要欲報前仇，再想別的計畫。」姜天雄將話聽明白了以後，向姜小五兒一擺手，說道：「幸

苦你了，也就難爲你了，下去休息去吧。」姜小五將要轉身，姜天雄說道：「且住。」姜小五說道：「寨主有何事分派。」姜天雄說道：「沒事，我賞你紋銀十兩，賬房去領。」姜小五連忙說：「謝過老寨主的恩賞。」轉身下去。

第二章 鐵算盤妙計尋仇

鐵算盤汪春，在旁邊聽老寨主與姜小五說的話，不知是什麼事，可把他打在悶葫蘆裏面，他又不好明着問，遂向姜天雄說道：「賢弟，方才之事，我可以聽一聽嗎？難道你和永勝有怨嗎？」姜天雄見汪春這一問，不由得長吁了一聲，說道：「兄長，只因小弟好賤。」說着話遂將自己的衣服紐扣解開，將右臂現出來，將身形一轉，脊背向着汪春道：「兄長你看，我肩甲這處傷痕，近日才得復原。」汪春一看這一道傷痕，雖然是好嘢，但是傷口約有半尺餘長。遂說道：「嗚呀，賢弟，這是怎麼一回事。」姜天雄一語不發，將衣服穿好，復又落坐。姜天雄，雙眉倒豎，眸子圓睜，鋼牙亂噬。先咳了一聲，遂不慌不忙，就把聽信傳言，在打虎嶺劫搶余公明的標車，動手帶傷。三寨主賀雲，在寨中劃策，命姜小五打探永勝鏢局，方才稟報的情由，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復又說道：「兄長，你的外號人稱鐵算盤，你與我算一算，此一劍之仇，怎樣能報，也不枉你我弟兄朋友一場。」汪春聽完姜天雄的話，沉吟半晌，連連的搖頭，口中說道：「若要

急於報仇，事情很難的，我早就知曉，余公明爲人精明強幹，老成謹慎，若要設其牢籠，他是決不涉險作事，若要是以武力報仇，也不是我長他人的威風，弱自己的銳氣，恐怕難以完全。」姜天雄聞聽汪春之言，高聲說道：「若依兄長之言，小弟此仇，今生不能報了。」汪春搖頭說道：「兄弟你還是這樣的性燥，仇一定得報，可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敵。」姜天雄說道：「兄長有何妙策，汪春說道：「賢弟別忙，等把我的鐵算盤打好了，別說是余公明，就是大羅的神仙，也逃不出我掌握之中，可就是一樣，你可別忙，就按賢弟你這樣性急，一輩子也報不了仇。」活閻羅姜天雄一聽汪春之言，蹙着眉說道：「兄長，言之差矣，性緊就不能報仇嗎？」汪春含笑說道：「不是那末說，古人有云，知己知彼，方可對敵。在這個時候，你要急於報仇，若讓他知道消息，這就是打草驚蛇，余公明這個人，本來他就生平謹慎，若是讓他得着信息，他再加上一分細心，此仇終難得報。」姜天雄聞聽說道：「那麼怎樣才能報得此仇呢？」汪春拈髯微笑，說道：「你欲報此仇，必須要不動聲色，在冷靜裏去求，何爲冷靜去求呢，比如若要欲買這件物件，可別面露出非買不可的樣子來，你要露出非買不可的樣子，他必高抬物價，你若欲防範此人的奸詐，必先與他親近，令他不疑，拿你當作心腹，然後你再從中取事。似乎余公明，生平老成幹練，深謀遠略，你稍有一點聲色，被他知覺，要想報仇，勢比登天，他是斷然日夜防範，你雖有千條妙計，也難入手。故爾我於他的身上，取冷靜主義，就算受害已過，都疑不到你的身上，可就

是一樣兒，必須慢慢的入手，趁隙而入，你要是性急，我這條計策，不如不說。就算說出這條計策來，也算無效，賢弟，你自己先酌量酌量，然後你再自己問你自己的心，你若能忍耐，吾之計百發百中，決不落空，你若不能忍耐，我作一個閉口不談，咱們說別的，倒顯着開心，賢弟，你想好不好。」姜天雄聽了汪春的話，不覺的笑起來了，說道：「不過都說，上了年歲的人牢騷，兄長，我和你求計，你連一個主意也沒出，你到說了不少的忍耐，好些個性緊，遠怪我一身的不是，始終你也沒說出什麼主意來，豈不悶死人嗎！只要兄長你說出的計策，我是沒有不耐耐的，你放心，我決不就悞你的妙策。」于春聽到這裏，不覺的也笑啦，遂說道：「兄弟你忙了不行，我先喝一盃酒想一想。」說話之間，將酒盃端起來，一飲而盡，復向姜天雄說道：「你再與我斟一盃，我索興讓你多悶一會兒，我爲是練鍛你的暴烈之性，前次你要不是性暴，那能削你一劍啊，兄弟我一面喝着酒，我一面說我的計策，若依着我的話，賢弟你還不用親自下山，就把仇報了，報仇的這個地方，離這裏也不遠，有一座亂柴溝，溝內狹窄。前些年，我不知誰家鏢局子的鏢，行至亂柴溝之內，在溝內被劫。這個搶鏢銀的主兒，也真够狠，他把亂柴溝山上的山石推下來，不但把鏢銀得到手裏，連人帶馬，皆砸死在山溝之內。到如今始終也不知誰作的案。你可以就這現成的地利，閑着無事的時候，命姜小五，帶領幾十名壯丁，到亂柴溝山頭之上，搬運山石。暗派精明的頭目，打探余公明的鏢車，尋常的日子，不拘那個鏢局子的鏢，行過亂柴溝，

千萬可別劫。讓他的胆子放得大大的，幾時夥計們打聽得余公明的鏢車，冒險過溝，也不用賢弟親自下山，就命二寨主和三寨主，帶領金豹金彪，旱地蠍子姜小五，五十名得力的擄擄兵，埋伏在山頭，要是鏢車走到溝內，把平日埋伏的山石，由上面往下一推，連客人帶鏢師，以至隨從的夥計一併砸死，若是余公明親自押鏢，那更好了，插翅安翎，他也難逃活命，賢弟不但白得鏢銀，此仇伸手可報。這個名兒就教以逸待勞，賢弟，你想此計如何，說了歸齊，還是這句話，性急了可辦不了。活閻羅姜天雄將話聽完，伸手舒出大姆指說道：「兄長，你說了這們半天，我明白啦，你知道我性緊，你才亂七八糟的說，你是爲得給我報仇，是怕我穩不住性，兄長你自管萬安，就是我的仇一輩子報不了，我總得照着這計策行事，倘若該當報仇，就是砸不死余公明，將押鏢的客人砸死，這一場官司，也够余公明打的。兄長，咱們不必說啦，吃酒吧。」遞着教擄擄兵添酒添菜，大家擊杯，開懷暢飲。這汪春一連住了半個多月才走。

姜天雄果然按着汪春所定的計畫，遂命姜小五兒帶領二十名壯丁，在山頭上埋伏，搬運山石。姜天雄見埋伏齊備，便秘密派人至華陰縣，打聽余公明鏢車的動作，由年前直頂到轉過年來五月間，擄擄兵不斷往山中報告，余公明買賣蕭條，並沒有多少鏢行的買賣。不過是余公明買賣不好，是各鏢局子生意都不大很好。姜天雄屢次得報，見無機會，也就把這個事情放在一邊，就把這個報仇的事情冷淡下去啦。雖然老寨主不以此事在意，惟有少寨主姜金豹，惦记與老寨主

報仇，仍然暗派心腹在華陰縣打探。

三年之後姜天雄正和二寨主商議要事，忽手下人送上一封信來說道：「大寨主，有汪春，汪老英雄介紹數位綠林豪傑持信到此。」說這話將書信雙手往上呈遞，姜小五兒山下首座位站起身形，伸手把信接過來，遞給姜天雄，姜天雄接過書信打開一看，信上寫着汪老英雄：別來許久，渴念殊殷，本欲早來拜訪，未克如願。前在貴寨叨擾，荷蒙寵遇優渥，並承賞賜川資多金，欽感之情，兄由貴寨過返南陽後，巧遇舊日良友數人，皆爲當時綠林中之豪傑也，刻下東流西蕩，無處棲身。兄知我弟望賢如渴，故敢冒昧枉荐，茲令其持函投呈閣下，倘蒙命諾，則感戴無涯矣，專此藉請，武安，不莊，附名單一紙，下款寫的是愚兄汪春拜上，茲將來人姓名，開單列後，計開，鬼頭刀韓天壽，花槍陳祿，滴溜旋風邢燕，泥小鬼胡奎。姜天雄將書信看完，掀髯微笑，遂向衆寨主說道：「我當是那裏來的，原來是老兄汪春，又替我打上鐵算盤啦，算計我寨中的人不够用的，替我約請幾位朋友，金豹你到外面替我將這幾位英雄請進來，待我問一問。」姜金豹聞言應了一聲出去，前去迎接。於是靈爪山上又增加了五位豪傑。

這天，忽然手下弟兄報告，永勝鏢局，押鏢過此，寨主意下如何。活閻羅姜天雄聞聽永勝兩個字，想起當年一劍之仇，不由得咬牙切齒，說道：「二弟三弟，金豹金彪，下山隨我劫鏢。」這句話尙未說完，旁邊有人答言說道：「大哥何必動怒，此事極爲容易。」姜天雄扭回頭一

看，說話之人，正是三寨主鐵心鬼賀雲，遂叫道：「賀賢弟有何高見？」賀雲道：「老寨主，您事情未辦，怎麼又犯了性緊的脾氣啦，這不是當年汪老英雄，原來定下的計劃，這二三年之內，你老人家把這個事情忘了吧。」姜天雄當時想了起來哈哈大笑道：「可不是忘了，汪大哥算是神算。」賀雲道：「大哥你什麼也不用管，擎好得了。」賀雲便同金豹等衆人上山，看了看山石，又派人去打聽永勝的消息。過了一天，派出去的人回寨報道：「永勝鏢局的鏢車，今日晚間必到青雲鎮，若不落站，必定連夜過溝。」姜天雄未及答言，就見三寨主賀雲以手加額，說道：「此天助我也。」姜天雄扭頭看着三寨主說道：「三弟何言天助於我報仇雪恨。」賀雲站起身形，用手往外一指，說道：「兄長請看，外面天色，堪可欲雨，今日就算他門落站在青雲鎮，明天必然起身，或者起身之後赶上雨，如若遇雨，却鏢後，恰好將咱們却鏢的形跡洗去，豈不天假其便，讓他找無處找，追無處追。」姜天雄將話聽畢，舉目往大廳之外觀看，果然是滿天的烏雲，遂說道：「賢弟此計甚善，你們四人前往，我有些放心不下，我派轉賢弟等五人，下山接應就是了。」賀雲說道：「兄長您可是慎重爲妙，我們還是先去山溝埋伏爲是，您在山外接應。」姜天雄點頭說道：「賢弟，你們爺兒四個就辛苦吧。」一面將平日挑選好了的五十名壯丁隊，外面預備十頭騾子，讓他們備好，好預備駝他們的鏢銀，又將雨衣雨俱一併帶好，二寨主賀玉，遂吩咐各帶兵刃，與大寨主告辭，帶領兄弟賀雲，三少寨主姜金豹，早地蠟子姜小五等，在外又帶了

十名精細探盤子的小夥計直奔亂柴溝而來。這時天氣已晚，探盤子夥計已來報告，這鏢車落站青雲鎮，明日定能過溝，賀雲賀玉聞言點頭，遂帶領家人直奔北山坡下的樹林內，就在林內預備一切，在林中過夜，靜候永勝鏢車過溝。天近五更左右，賀雲命姜小五帶領五十名撲擄兵，順着山坡上山，把原先預備的山石，用鐵撬運至山頭上，並將山頭上邊的山石，四外用鐵鑊刨空，爲的是臨時往下推着容易些，這時忽然從溝外馳來一人，正是探盤子夥計，報道：「請寨主早作預備，鏢車現已起程。賀雲得報，不覺大笑，遂向姜金豹道：「賢侄你來看，這可應了汪老英雄的話了，地利人和已有，老寨主此仇，伸手可報。」便吩咐探報的夥計，看守驢子，遂向衆人說道：「趁着此時你我預備十個人裝鏢銀，趁此時機我先上山。」將話說完，賀雲在前，衆人在後跟隨，出離松林，直奔西山坡，順着西山坡的小道，曲折而上。這時天將近午，天上的烏雲濃蔽，地下草色碧青，野草鮮花，香芬可愛。工夫不大，來在山頭之上。賀雲吩咐撲擄兵先將雨衣穿好，以防巨雨，跟着大家也都將雨衣穿好，吩咐撲擄兵俱都蹲在東面山坡之上，千萬不准站起來，恐怕是敵保鏢的看見。賀雲命兄長賀玉，與金豹在此等候，自己帶領姜小五等奔西面山頭，找了一塊山石遮身。露半面往正西瞭望。就見影影綽綽，彷彿像鏢車的形像，直奔亂柴溝而來，越看越近，仔細一看果然是鏢車，隨到鏢車進溝，可就將鏢盤子看得真切，正是永勝鏢局的鏢銀。那賀雲見鏢車要進溝不覺大喜，告訴大家聽他的胡哨，胡哨一起，便自動手，正在準備停當，猛然間核

桃大的雨點自天而落，這些人爬伏在山頭之上，幸有雨衣護體，大雨如同巨浪一般，衆人冒雨仍
在四面觀望，就見鏢車仍冒雨東行，意思要冲雨闖過亂柴溝，那知雨越下越大，李占成率衆意欲
冒雨過溝，行至該處，雨水已然托至車箱，車不能前行。李占成意欲在此少住，等雨略微住些，
再走不遲。怎麼着他也想不到此處有埋伏。這時賀雲在山頭上面，觀看下面車輛不走，若不趁此
下手，等待何時，急忙調動衆人，遂即傳令預備，自己一捏下嘴唇，吱噓喚一聲呼哨，姜小五等
呼哨相和，撲撲兵一齊下手，將山石往下一推，不亞如山崩地裂，李占成等要想逃命，勢此登天
，最可嘆是鏢局子夥計們，俱喪在山石之下，死馬亡人，腸肚皆崩並無一人幸免。

賀雲在山頭之上，已看明白，遂即傳令，我兵退下東山坡，自己帶領姜小五，姜金豹，並手下
撲撲兵，尋路下山，來在松林之內，命踩盤的小夥計，由樹上把騾馱解下來，教他們跟隨在後
，賀雲自己頭前引路，進了亂柴溝，進東溝口，往前行走，就見溝內雨水橫流。工夫不大，就見
前面山石擋路，臨近細看，只見被砸的鏢局夥計，破腹腸流，腦髓濺在山石之上，死馬碎車，狼
藉溝內。賀雲遂吩咐撲撲兵，將鏢車的軟包鏢銀，搬在騾馱之上，四萬兩鏢銀，分在十個騾馱之
上，用繩子勒好。賀雲遂向三少寨主金豹說道：「今事已成，你我站且回寨。」賀雲在旁邊答言
，高聲說道：「檢查檢查他們，有逃走的沒有。」踩盤夥計接聲說道：「並無逃脫一人，請寨主放
心，」賀雲在前引路，口打呼哨聚齊撲撲兵。一齊出了東溝。命撲撲兵牽着騾馱，保着鏢銀，順着

西山坡往南，賀玉先在頭裏走。後面賀雲金豹姜小五等，帶着四十名擄獲兵，各擎軍刃，揚揚得意，往正南而來。來到南邊的大道，順道往東，此時雨已見小，賀雲遂吩咐擄獲兵，暫且打住。話將說完，姜金豹問道：「叔父怎不往前走哪？」賀雲說道：「賢姪你有所不知，擄獲兵若要穿雨衣，顯着走的慢，莫若把雨衣脫下，那就走的快啦，只要一回到山上，就算平平安安，完全交代了咱們的公事，你想怎麼樣。」金豹一聽，遂說道：「那麼着也好。」遂吩咐擄獲兵將雨衣俱都脫下，」都放在驢馱之上。本想平安劫了鏢銀，再想不到潘景林等自後趕來。

那賀雲賀玉見後面有人追來，不覺納悶，在山上明明看清無人逃走，怎末剛離開亂柴溝不遠，就有了人來追趕呢。他們再也想不到潘景林因病落後走，那姜小五看出是潘景林，即向衆位寨主說道：「前面這人，可是潘景林，咱們大家可要留神。」此時鐵心鬼賀雲說道：「既然他們後面追下來，衆位可別忙，咱們先預備動手。」遂教姜小五，押着驢馱先回山寨，再教三十名蹊蹙的小夥計分兩撥五個人去通知外面巡風接應的那十五個人，護鏢先走，此時賀玉，吩咐擄兵往兩邊一閃，一邊五十名，各擎刀槍，擋住道路。姜金豹，在當中丁字步一站，手提鋸齒刀。上首賀玉，下首賀雲。賀玉手擎大砍刀，賀雲提着雁翎刀，邁步向前，一聲喊喝，說道：「後面什麼人，竟敢抖胆前來送死，爾等報名，你家寨主刀下不死無名之鬼。」對面潘景林，早就把主意拿定啦，鏢銀丟去，李占成等衆人喪命，自己豈能獨生。錯非孫啓華徐順相助，以無用之

身，辦有力之事，自己早就把心一橫。雖然帶病身軀，又被暴雨這一激，又是五中的酸痛，方才在亂柴溝，目覩衆鏢師遇害的慘況，此時也就顧不了自己的勞累，心中想着欲作困獸之鬪，聽賊人之言，不由得氣往上撞，雙目盡赤，厲聲喊噯，說道：「呸？」真是聲若霹靂山谷響應，說道：「爾等鼠輩，難道說不認得潘景林嗎？」將話說完，墊步向前一縱。

賀雲一看潘景林來得勢猛，遂將雁翎刀一擡。自己想先下手爲強，後下手的遭殃，左手向潘景林面門一恍。右手掄起雁翎刀，向着潘景林的脖項刺來。潘景林見刀臨切近，身形向左一轉，右手刀掄起來，向賀雲右手腕子就剝，賀雲見潘景林用刀剪腕的招術，遂即左腿往回一撤步，用手一扁腕子，刀刃衝外，往回一撤，用刀由底下砍來，想將潘景林的手腕斬折。他竟顧用刀刃找潘景林的右手腕，沒防備潘景林將刀往回一撤，跟着蹦起來，左腿一踢，使的是飛身蹀躞子腳，這一脚正踢在賀雲肚腹之上。賀雲站立不穩，往後一仰身，栽倒在地。潘景林跟着就是一刀，刀剛舉起來要往下剝，就聽右邊喊喝「休傷吾弟，着刀，」潘景林就聽右邊金刃劈風聲音，向着自己斜肩帶臂而來，潘景林不能再刺鐵心鬼，還不敢扭頭觀看，若要一回頭，這一刀是非砍上不可。潘景林受過明人的指教，並不回頭，跟着一個箭步跳出圈外，趕緊轉身一軋刀，瞪睛觀看，見一人手提大砍刀，岔步發威，潘景林一聲斷喝，說道：「什麼人，竟敢暗算你家鏢師，」就聽對面一聲喊噯，說道：「我正是你家二寨主，賀玉」。潘景林咬牙切齒，正要向前動手，就聽旁邊答言說道：

「潘師傅，少微休息，待我將他廢了。」潘景林扭頭一看，原來是鄒雷孫啓華徐順，各擊兵刃趕上前來。要按着孫啓華的主意，若要追上劫鏢的賊人，他們要是人少，就可以向前動手。他們要是人多，在暗地跟隨，探明白了他們的窩巢，然後再想法子。俟至追上賊人，孫啓華一看賊人衆多。不料鄒雷一聲喊嚷，賊人止步亮隊。孫啓華正要與潘景林商議，就見潘景林提刀直前，與賊人當場動手。潘景林刀法精奇，賊人雙戰。孫啓華見此光景，也就不能不動手啦。遂與鄒雷徐順等人說道：「你我大家齊上，孫啓華手中擊劍在前，正遇上賀雲，他一翻身剛爬將起來，手中擊刀，意欲報一脚之仇。將要撲奔潘景林，這時孫啓華迎至面前，一聲斷喝，說道：「咳！好賊休走。」賊人未及答言，就聽潘景林高聲說道：「衆位，可別放走了他們，我認得，他們是鷹爪山陰風寨的羣寇，他們報欲老鏢頭一劍之仇。」孫啓華聞聽，這才明白其中的原故。口中說道：「賊子你們原來如此，快報名姓，劍下納命。」賀雲，一聽潘景林喝喊他們是鷹爪山的，已知事敗露，就是不通名姓，他們也知道啦，遂即說道：「小輩，爾等問你家三寨主，姓賀名雲的便是，爾要通你的名姓。」孫啓華眼睛說道：「老子便是孫啓華。」話將說完，手起劍落直奔賀雲頭頂擊來。賀雲往左邊一閃，右手擊刀，使了個外剪腕。孫啓華向左一邁步，往回一撤劍，將劍一橫，用劍尖向賀雲胸膛一劃。賀雲將刀一立，刀頭匍下，來截孫啓華的劍首，孫啓華撤劍，二人戰在一處。此時鄒雷手擎金背鬼頭刀，一聲喊嚷，聲若霹靂：直奔姜金豹而來。姜金豹手持鋸齒飛鏢刀，喊喝一聲，來

者何人，鄒雷厲聲說道：「小輩，若問你爺的姓名，我姓鄒名雷，別號人稱霹靂子，鼠輩，你也快通名姓，好吃俺一刀。」姜金豹說道：「二少寨主，姜金豹是也。」話到聲音到，一溜刀，向鄒雷斜肩帶臂劈來。鄒雷見刀臨近，並不還招，向右邊一上步，姜金豹的刀就落了空啦。鄒雷見他刀一落空，跟着右手刀一擺，向姜金豹脖頸便砍。姜金豹將刀撤回，用了一個裏剪腕。奔鄒雷的右手腕一截。鄒雷一撤身。姜金豹的刀往裏橫着一推。這一招名教金刀斬較。鄒雷將身一矮，就勢用了一個掃掌刀，向姜金豹連脚骨便踢。姜金豹將右腿一提，腰中用勁往起一縱，這一招教作旱地拔葱，順着刀跳將過來。姜金豹雖然將鄒雷這一刀躲過，可是吓了一身冷汗，心中暗想，好厲害，錯非是我躲得快，不然雙腿截折。遂高聲喊喝：「夥計們風緊，緩着點……扯。」這就是他們調坎兒，且戰且走。他這句話剛才說完，就聽北面噯呦噯咚一聲，可把姜金豹吓了一跳，扭頭一看。原來是擡擡頭目孫成栽倒在地，身帶重傷。

那潘景林看賊人提刀暗算，自己生圈外一跳，撒身一看，見賊人手提大砍刀，潘景林問道：「爾叫何名，報名受死。」將才把話說完，就聽對面賊人說道：潘景林，你連二太爺都不認得了，我就是鷹爪山二寨主賀玉。」把話將才說完，賀玉將刀往前一順，用了個烏龍入洞，向着潘景林胸膛便刺，潘景林見刀離胸膛相近，稍微往左一閃，右手刀隨着往起一立，用金背刀的刀背，將賀玉的刀往上一掛，只聽噹的一聲，賀玉的刀，可就被潘景林用刀掛開。潘景林可就不能留情

噉，跟的一坐腕子，潘景林的刀頭，就直奔賀玉的面門劈來。此時賀玉，想躲難離，堪堪喪命，撲擄頭目孫成，一看二寨主性命難保，他想由後面暗算潘景林，手提着花槍，繞至潘景林的身後，着準就是一槍。那潘景林剛要結果賀玉的性命，就聽後面花槍的聲音，直奔後腰而來，潘景林受過高人的傳授，並未回頭，他並不管賀玉，將刀順着右邊，刀頭沖下往回一撤，隨着一轉身，自己的刀，正貼在後面孫成槍杆之上。孫成意將撤槍，那裏可能，刀順着槍杆往裏一擦，孫成擎槍的前手四指，被潘景林一刀削落。跟着將刀往上一提，潘景林用了個反臂劈絲，這一刀正剌在孫成左肩頭之上，噯呦一聲，曠咚栽倒。賊人打算爬起要逃，這時正值徐順趕到跟着一步，將賊人踹得爬伏在地。徐順跟着照着腿上可就是一刀，孫成就動不了，鏢客賊人戰在一處，鏢客是拼命死戰，賊人漸敵不住，且戰且退，鏢客一直追上去，潘景林等衆人，追出約在三里之遙。前面一座山寨，賊人欲要逃走。潘景林等衆人，繞嶺追趕。猛聽見前面噹啷啷的鏢聲一片，孫啓華後面喊喝，衆位留神，前面恐怕是賊人的餘黨，衆人止步，就見約有一百多名擄兵，往兩邊一閃，爲首五位寨主，當中一人甚是兇猛，掌中金背鬼頭刀，兩旁的寨主一個個像貌猙獰，在下首的，手擄兵刃，怒目橫眉，潘景林就知是賊人的接應到了。孫啓華衆人一看，衆寡不敵，人家又是生力軍，頭一個孫啓華喊道：「衆位回身，扯活」衆人都明白，呼哨一聲，施展飛行術，一陣狂奔，姜天雄率衆趕了一程，卻吩咐收隊護護着劫來的鏢銀回山去了。

那衆英雄因人數不敵，死戰狂送性命，便跑了回來，跑回約三里地左右，方止了脚步，那潘景林直走到方才動手松林之前。潘景林向：徐順說道：「你看看方才砍傷那個人，可是被人救走了沒有！」徐順聞聽，依言順着樹林一找，就見受傷的這個人，被砍傷肩頭大腿，鮮血淋漓，哼咳不止。徐順回頭對潘景林，說道：「賊人尙且未逃，我揹着他吧。」徐順向前將刀往右手一背，此時潘景林將孫成伸手提起，放在徐順肩頭之上。徐順用左手扶住，孫啓華在後面保護，直奔亂柴溝而來。此時天氣已經不早，這個時候雖然是雨過，滿天的浮雲亂走，正西的天空，紅日被浮雲遮蓋，現出一層層的晚霞，相映着亂柴溝碧青的青山，這時潘景林帶領綁着徐順等，進了東溝口，往前行走。走到丟鏢之處，潘景林實在是不忍看那被雷鏢師，死的那種慘况，遂吩咐說道：「這個地方可險，咱們可得快走的爲是。」衆人急忙赶回了店中，走進屋內，潘景林將包袱打開，拿出專治內傷的八寶紫金錠來，拿起個茶盃，教夥計打一點老酒，讓孫啓華把藥研開。衆人擦了擦臉，各自檢視自己，受傷上藥，污衣的換衣，忙了一陣後，又把捉住的孫成，帶過來讓他坐在炕沿之上，教夥計把臉盆拿出去，與他泡了半盃水，潘景林把水接過來，說道朋友：「你先把這盃水喝下去，定一定神，我與你有話說。」孫成抬頭看了看潘景林，說道：「你老貴姓，」潘景林道：「你要問我呀，我就是余鏢主的弟子，名叫潘景林，孫成聞聽，點了點頭說道：「久仰得很，我有件事跟您商量？」潘景林說道：「朋友你自管說，我只要辦的到，決不能含糊。」

孫成聽着說道：「我已然後獲遭擒，身帶重傷，血流過多，您就是放我我也不逃走，我走不了啦。您這個意思，我也看出來啦，您與我敷藥止痛，用水定神，我已經感情不盡啦，您這個用意，您爲的是探聽鷹爪山陰風寨那姜天雄所用的計策。您是怕我不說，爲是套我的實話，您讓我說也行，此時我也跑不了，我也活不了，您若教我說實話，也成，我當時得求個舒服，您把我綁繩與我解開，我把水喝下去，少微的緩緩這口氣兒，我必說實話。其實我也明白，說也是死，不說也不能活，如若您不與我鬆綁，您還叫我說實話，那可沒有別的，我是情願死，我是決不發一言。」潘景林將孫成的話聽完說道：「你這個話我也聽明白啦，你准知是被獲遭擒，說與不說，你也活不了。其實把那個理由想錯啦，我們與鷹爪山寨主有仇，與你無仇不過你是山中的一個頭目，你若肯說實話，我決不傷你的性命。你若肯輔助我們破鷹爪山，事畢之後，我們還得重用於你，鬆綁的一節，何必你約束，這也沒有什麼問題。」一面說着話，潘景林伸手將他的綁繩兒解開，命鄒雷將他扶起，坐在炕上，讓他舒服舒服四肢的血脈，然後潘景林把水遞過去，孫成接過水來，慢慢的喝下去，將水喝完，把盃放在炕上，然後向着潘景林嘆了一口氣，說道：「少鏢頭，論起來我可不當實說，山中老少寨主，均待我不錯，今天被獲，我若不說，你們衆位也不能饒我，我一定是說實話，說完了就在乎你們啦。您要問，這次亂柴溝劫鏢的一事，也不是一日的設備。」孫成就把當年打虎嶺劫鏢，老寨主被余鏢主砍傷一劍，欲報此一劍之仇，鐵算盤汪春劃策，三寨主賀雲，秘密

打探，在亂柴溝埋伏。鏢頭伸計，却鏢歸山自己被擒。前後事從頭至尾，滔滔不斷，細說一遍。那潘景將話聽完，這才明白，嘆了氣道：「冤怨相結何時是了，」遂命陳寶光回永勝報告余總鏢頭去了。

第三章 余公明善後赴援

陳寶光走後，孫啓華，鄒雷，徐順，向附近鏢局借了些銀兩，埋葬了死去的鏢師夥計，把捉來的孫成，也殺了算是給死者報仇，一通住了五日，第六天正在清晨，孫啓華等，大家梳洗已畢，正在屋中吃茶，就聽店門外，人聲嘈雜，有人喊道，我們進店，門洞兒的人閃開，孫啓華站起來，隔着簾籠觀看，就見前面有三匹馬闖進店門，後面還有兩輛轎車，前面馬上正是黃角龍姚玉，後面是陳寶光，轎車裏面坐的正是老鏢師余公明。

書中交待，這一天鏢局門口，來了一個人，站在門口說道，辛苦家位，我與衆位打聽打聽，這是永勝鏢局嗎，原來余公明正在鏢局中閉坐，照料櫃檯，余公明舉目觀看，由外面進來一人，此人身量不高，年紀很輕，身穿藍布褲褂，頭上藍手巾包頭，藍紗紮腰，腳底下靸鞋白襪，打着裹腿。臉上看，大約有十八九歲，圓臉堂，通紅的臉，看着像太陽晒的，渾身上下一身塵垢。臉上是

一臉的土，面部上現出一種蕭急的景况。兩道濃眉，兩隻大眼睛，準四豐滿，方闊海口，大耳有

輪。就見他站在大門的門口，與兩旁邊坐着的夥計打聽永勝鏢局，就聽夥計與他說道：「不錯，這是永勝鏢局，你找誰？」就聽那人說道：「衆位，既是永勝鏢局，有勞衆位與我通稟一聲，我見本鏢局子的鏢主。就聽夥計問那人道：「你找那一位鏢主呢？」就聽那人說道：「衆位，我打聽這位鏢主姓余，雙名公明，江湖人稱鎮西方龍舌劍，乃是成了名的一位俠客。」夥計接着問道：「朋友你貴姓？」就聽那人說道：「我是南陽府的人氏，我姓李。」余公明站在院裏，聽那人說是南陽府的人氏，他姓李。趕緊搶步向前，來到大門的門洞兒，向那人說道：「你找余公明嗎？」這鏢局的夥計，見鏢主出來，大家一齊站起。遂向那人說道：「這就是我們鏢主，你有什麼事，過去見他就行啦。」姓李的那人聽裏面說話，舉目一看，心中暗含着佩服，果然名不虛傳。別看他年紀高邁，精神煥然。看老英雄中等身材高着一拳，生就的細腰紮臂，猿背蜂腰，身穿土黃色河南袖子大褂，裏面白袖子褲褂，青緞子雲鞋白襪。腰中繫一根黃絨繩，燈籠穗排子飄排。往臉上看，面若滿月，兩道蠶眉一雙虎目，準頭豐滿，唇似塗硃。生得三山得配，大耳垂輪，白剪子股兒的小辮兒，額下一部銀髻，根根見肉，生得精神百倍；不由心中佩服。往前搶步，口中說道：「您就是余老太爺嗎，說話間，雙膝跪倒，向上磕頭。口中說道：「老太爺在上小子有禮。」余公明伸手相摻，說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人站起身形，上下又細看了看余公明，口中說道：「您就是那位余鏢主官印公明嗎？」余公明含笑說道：「正是我的名字，難道說還

有假嗎。那人說道：「小子名叫李進，我這次太巧啦，我來到就只着你老人家啦，不然可得把我急煞，您這裏有僻靜的所在，我與您老談談話。」公明情知有事，伸手拉着他的手道：「你與我同這裏來，上櫃房內談話，倒也清靜。」遂轉身拉着李進的手，直奔櫃房。後面姚玉相隨，來到櫃房門首。啓籬館，一同進了櫃房，到櫃房並不落坐。余公明說道：「李進，你有何話，當面快講。」李進看着旁邊站立一人，臉上現出一種難色，有話不肯照直說。余公明早就看出來，遂說道：「他不是外人，是我徒弟，姚玉，他是我的心腹，你有話只管說無妨。」李進開言說道：「話倒沒有多少，就有一封緊急的書信，請你老人家拆閱。說話間隨手把藍布汗褂鈕扣兒解開！做開懷！原來他裏面貼身圍着一個小黃包袱。隨手把包袱扣兒解開取下來，復又把鈕扣兒扣好，紗包繫上。就見他這小黃包袱，上面拿針線縫得甚密，見他恭恭敬敬的把縫線拆開，把包袱打開裏面還有一層油紬子。把油紬子打開，裏面是一個綿紙包兒。裏面却是一封書信，就見他把這一封信，恭恭敬敬往上一遞。余公明接過書信，就見上面寫着是余鏗主公明拆閱。並沒有下款，後面封口寫着八個字，內有要言，嚴守秘密。余公明知道事關緊要。衝着他們兩個人一擺手說道：「你們轉面，他二人只得面向外站，余公明看了看他二人，這才背轉身形，由上面將書信拆開，把裡面信紙取出來，舉目觀看，不且得大吃一驚！趕緊隨手把信紙裝在信筒之內，疊了一疊，貼身帶在腰間。復又轉身叫道：「李進！」這時李進聽余鏗主呼喚，只得轉過身來。余公明叫道：「李進

，書信之內情由，大概你必知道。」李進說道：「老太爺要問，小子一概盡知，可就是不敷明言。」余公明說道：「你說的也是，莫若你與我耳語。」李進只得向前，將口放在余公明的耳邊，低言耳語，如此如此。余公明將話聽完，不覺的嘆息了一聲，說道：「也難爲你這一片的忠心，你可要言語上謹慎，你就在我這櫃房住幾天，等把我櫃上的手續辦完，我決不誤你，你只管放心，此事都在我的身上。」李進點頭。又叫李進與姚玉相見。一面叫鏢局子夥計到廚房預備飯菜，就命李進向桌而食。用完了晚飯，就留在櫃兒裏面安歇。一夜晚景無事，次日清晨，余公明等起來，梳洗已畢，拿鑰匙把銀櫃打開，由裏面拿出一個存款的摺子。遂叫道：「姚玉，你拿這個摺子，到通達銀號，將所存的現款五千兩，全數提出來，套上咱們櫃上的轎車兒，把他拉到櫃上來，我有急用。」姚玉接過取錢的摺子，到外面叫夥計套車，奔往通達銀號。余公明在櫃上等候。大家吃完了早飯，就見姚玉從外面進來，後面跟着鏢局的夥計，往櫃房兒裏頭盤款。工夫不大，將銀兩俱都搬到櫃房。姚玉回稟老師，請老師過目。余公明站起身形，臨至近前一看，俱是口袋布打的軟包。姚玉拿着個單子，請老師過目查點。余公明一看，是五百兩一包，一共十包。看着銀兩皺眉，向姚玉說道：「你這個孩子怎麼這們糊塗，我沒告訴你嗎，我有急用，你全要整齊，打好了包，我用的是散碎銀兩，這個整齊，還得過火，把他融化了，還得過了枷剪，把他枷碎剪傷到不要緊，還得費多大事。」姚玉笑嘻嘻的說道：「師傅您別着急，弟子早就算計到啦，這裏面並不是整齊

俱都是散碎的銀兩，裏面是五十兩一封，十封一包，不但是十封一包，銀子先用紙包好了，外頭又復上一層布；然後才把包打好，您當時用也可，往遠路去帶着也可，若不然弟子怎麼去了這麼大的工夫呢，就因為這個事麻煩。要按着通達銀號櫃上，他願給整寶，皆因弟子與通達號櫃上掌櫃的夥計都熟識，這才跟他要的散碎銀兩，爲的是咱們用着方便。」余公明聽姚玉之言，看了看姚玉，說道：「你倒是伶俐，正合我意，那麼你就休息休息去吧，回頭我還有事。」姚玉將要轉身，就在這個時候，櫃房的簾兒一啓，由外面進來一人，手內提着馬鞭子。余公明不看則可，一看不由得打了一個冷戰。來者非是別人，正是弟子陳寶光，余公明一見，就知道鏢銀有失，因爲這次計算路程，還不到回來的日子。余公明不容說話，遂衝着陳寶光說道：「寶光什麼話不用說，你先坐下歇息，回頭我再問你。陳寶光一聽，心中也就明白啦，知道鏢主怕走漏了風聲。陳寶光便在旁邊一坐，將馬鞭子放在桌子之上，一語不發，余公明遂叫姚玉，讓廚房預備飯，又問道：「寶光，方才你回來的時候，沒有人與你說話吧！」陳寶光接着說道：「鏢主你老放心，回頭鏢局子，什麼話我也沒說。余公明點了點頭，知道陳寶光意會。等了不大的工夫，廚房把飯開來了。余公明看着陳寶光吃完了飯，廚房將盥盪收拾了去，這才隔着簾子往外面一看沒人，又命姚玉往外看着點，若有夥計們來，別叫他進來，又看了看櫃房之內，沒有外人，就是李進姚玉。遂把陳寶光叫至面前，輕低說道：「陳寶光，鏢銀如何，夥計們性命如何，你慢慢的告訴我，我好想

主意。」陳寶光聞聽一怔，說道：「鏢主，您怎麼會知道啦。」余公明說道：「並非我知道你們的事，再者我一見鄒雷孫啓華徐順三人沒回來，命你回來報信，你臉上的氣色又不好，其中必有重大的關係，這個事還用我問，我一見你回來，我就猜着了，你不要着忙，你慢慢的告訴我。」陳寶光一聽余公明這片言詞，心中自然是佩服。遂就把由鏢局子裏起身，潘鏢頭得病，住青雲鎮長合店，李占成起鏢。亂柴溝冒雨丟鏢喪命。鄒雷孫啓華徐順潘景林等在樹林內劃策，追賊動手。巧捉孫成，潘師傅，命我回來報信，以後的事情，可就不知道啦。小子臨起身之時，少鏢頭囑咐請鏢主多帶銀兩前往青雲鎮。辦理善後之事。」余公明容陳寶光將話說完，順口說道：「真是福不雙全，禍不單行。」叫道：陳寶光，事情我俱都知道啦，你千萬不可走漏了風聲，我自有的辦法。」回頭叫道：「姚玉，咱們鏢局子裏，現在還有多少名夥計？」姚玉聞聽，即刻答道：現在還有四十名得力的夥計。鏢師有兩位，現在已經告假回家，大概明天就回來。」余公明與姚玉說道：「今日晚間，叫四十名夥計將兵刃備齊，明日五更天隨我起身。」姚玉心中明白，知道有事，又不敢多問，余公明又告訴姚玉，你們晚上把兵刃帶齊，將你們馬匹備好，明日預備一同起身。又叫他告訴櫃上趕轎車的車把使，別叫他們出去，明天早晨把車套齊了，等候出車。」余公明將事交代完了，這幾個人都知道余公明是怎麼個用意，只得按照師傅所說的預備。

過了晚飯後，天剛到掌燈的時候，余公明把銀櫃啓開，把櫃裏的散碎銀兩取出，帶在身邊，把

櫃上出入的賬簿，均都包在一個包袱之內，就是姚玉陳寶光，雖然久跟老師在一處，也料不出來老師是什麼用意。余公明把自己的兵刃包裹，均都收拾齊畢，到了晚上，大家安歇，直到天交四鼓，余公明起來，命夥計燒水，大家梳洗已畢，告訴姚玉把馬匹備齊，喚夥計們到院中聽候訓話。工夫不大，就見姚玉由外面進來，說道：「啓稟恩師，車輛套好，馬匹備齊，夥計們都在院中伺候。」余公明向姚玉說到：「知道啦！」余公明由櫃房來到院內，見夥計們一個個背後揹着包袱，各帶兵刃，站立院內，余公明向夥計們說道：「衆位弟兄們，我余公明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只皆因寶生祥的鏢銀，在太行山，被困在山坑之內，今有陳寶光，報信，望衆位隨我前往，誓必把山賊趕散，救鏢車出險。望衆位都跟我辛苦一趟，今天咱們大家早一點走，免得街坊知道，不然他們必要問，咱們若是一說，顯着咱們鏢局名譽不好聽。我打算命你們十個人一撥，暗暗的出東門，在東門外小松樹林會齊，咱們再一同走，衆位可能肯出力嗎？」一來也是余公明夙日待夥計恩厚，再者鏢局裏也免不了丟鏢。大家一聽，齊聲答言說道：「鏢主您只管萬安，這有什麼呢，這都是我們分內之事，那我們就分撥兒先走吧。」余公明說道：「既如此，你們就多辛苦啦！」夥計們一聲說道：「鏢主你老不用囑咐。」說話間，夥計們大家分撥出了鏢局。余公明看着夥計們走後，這才把鏢局看門的夥計老王：「叫進櫃房，隨手把剛剪的銀子拿出來，湊在一處，放在天平裏。平了平，三十六兩，余公明說道：老王，我這裏有三十六兩紋銀，交給你。我們走後，你一

人看守鏢局，頂到晚上，你要如此如此，千萬不可與我誤事，你將事情辦好，也不枉我素日恩待你一場。」老王聞聽，連連的稱是，我一定照你老人家所說的話辦理。

余公明將話說完，由櫃房內走出來，叫姚玉陳賈光，將櫃房的銀兩搬出，放在兩輛轎車之上，一輛車拉兩千五百兩銀子。把包裹拿出來，俱放在前面的車上，命李進坐在後面那輛車上，讓老王把馬拉過來，姚玉陳賈光騎馬，把包裹紮拴在馬上。余公明自己坐在前邊那輛車上。這才告訴趕車的起身。趕車的搖鞭，車輛出離鏢局門首，奔往華陰縣東門。其實城門剛開工夫不大，車輛出了東門，越過了關河，走了約在五里之遙，就見坐北的一片小松林，見衆夥計們俱在此處等候。爲首的夥計，抱着鏢旗子，看着車輛來到，衝着車輛一擺鏢旗子。余公明叫車輛站住，由車上跳下來，衝着衆夥計們說道：「你們衆位多辛苦，把鏢旗子插在車上，路上要有人問，就說去太行山要鏢。」夥計們聞聽，只得答應。把鏢旗子拴在車輛門柱之上。余公明復又上車，由此起身，趕奔青雲鎮而來。

那余公明到了青雲鎮，鄭徐孫三人迎了出來，余公明道：「潘景林呢，孫啓華答道：他現在舊病又犯了，余公明道：「我先看看潘景林去，他在那裏？」余公明進入病房，輕輕的來到炕邊，看了看潘景林，因爲景潘林又舊病復發。這次，似乎病體又加重的樣子。便低聲叫道：「潘景林，我來看你的病來了。」潘景林微睜二目，看了看余公明，顯微微的說道：「鏢主，你的事還不够

辦的，還掛念我的病。」將話說完：遂長嘆了一聲道：「鏢主我對不住你……。」那余公明道：「你說的那裏的話，這生意，本就是刀尖子上的買賣，本不敢說一定保準不出錯，鏢銀現已有眉目，你放心養着吧！」又說了幾句安慰的話，隨即出屋，又要去看死亡的墓地，要設祭一奠。孫啓華命人買來祭物，到了墓地：余公明把買來的大香，每坟墓之前，各燒四柱香。命鄒雷姚玉孫啓華，陳寶光，站立在自己背後，命徐順，告訴他們容我奠祭已畢。你們在坑內點着錢紙。將祭棹上五供擺齊，點着了蠟燭。惟有李進，沒有他的事，讓他站在旁邊。余公明親自致祭拈香，把四炷香插在香爐之內，徐順斟酒。余公明恭恭敬敬，將酒杯高舉，親自口中念道：「衆位弟兄，爲吾經營，亂柴溝死得情形可慘，今我無可致祭，燒化錢紙，清酒一盃，我余公明誓死替諸位復仇。」余公明將祝詞念畢。將酒洒於地上，復又恭恭敬敬，磕了四個頭，方站起身形，不由得兩淚交流，就是兩旁邊的夥計，見鏢主待死去的夥計們這一分的恭敬，不由得衆人，也就慚慘起來，余公明向衆夥計們說道，你們衆人同事一場，也當致祭，衆人等也輪流祭奠了一遍。此時徐順已然把錢紙早就點着啦，客錢紙燒化。然後將祭席撤下來，作晚上的飯菜，余公明看着衆人收拾已畢，這才帶着徒弟們回奔店中。

余公明回到店中略稍休息了一會，靜坐沉思，想了一刻，嘆了一口氣，命姚玉預備包銀子的桑皮紙，又教鄒雷由桌子底下搬出一包銀子來。教他把繩子打開，把裏面十封銀子取出，俱都放

在桌子上。此時姚玉已經把紙由外邊取來，余公明命姚玉站在旁邊包銀子，余公明把桌子上五十兩一封的銀子十封，俱都打開，放在一處另將散碎銀兩，秤了二十兩一包，包了許多包，余公明便命孫啓華將本鏢局的夥計招齊，孫啓華答應，不一時由外邊進來，向前說道：「師傅，弟子奉師命已把夥計找齊。」那鏢局子夥計在外面說道：「請問鏢主有什麼分派。」余公明道：「只因鏢局子裏頭我有一點辦不開的事，你們暫時不必回鏢局，我每人給你們二十兩銀子，你們暫且回家，在家中聽候我的信。若要不見我的信，可別回鏢局。」衆夥計們聽鏢主之言，也不知怎麼回事，只可就是點頭答應。余公明說着話，將銀子一包一包的遞給夥計們。夥計們只得接過銀兩，與鏢主告辭。余公明笑着說道：「你們候信吧。」衆夥計們，只得接了銀子退出去，各自歸家。余公明所辦的事，不但夥計們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是連他四個徒弟，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但他的徒弟不知怎麼回事，就是跟隨他多年的徐順，也摸不着頭腦。到底是怎樣回事後文自有敘述。

却說余公明將夥計們開付已畢，回頭問道：「徐順，外面車輛馬匹可曾備齊。」徐順回稟道：「早就備齊啦，在院中伺候着呢。」回頭又問道：「李二在那裏哪？」李二正在西裏間伺候潘景林，聽外面鏢主這裏問他，遂即由西裏間走出來，說道：「鏢主，你老問我有什麼事，我在這裏哪！」余公明說道：「我教你把景林送到家裏，你可知道，山西省南交界，陽城縣，孝義村，你到那裏，一詢問潘景林住宅在那裏，一問便知，你把他送到家中，沿路可要小心伏待，千萬可別出差

錯，我這裏有書信一封。設着由腰內把寫得了的那封信，拿出來交與李二。又教李二雇了一輛車，他自己先去看潘景林，就見潘景林半倒半臥倚在枕頭上，看那個樣子，比昨天顯着精神。余公明奉衆人來到屋中，邁步來到炕下說道：「景林今日你的病症，如何哪？」潘景林一見余公明進來這一問，遂說道：「鏢主，賤軀染病多蒙鏢主請醫調治，自從昨天吃下藥去，今天透着很精神，就彷彿病症失去大半，今天不知不覺的我坐起來。腹中還顯着有些餓，週身還顯着有一點力氣，若要是再吃一點東西，還可以能吃得。這劑藥吃下去，真透着大見好。」余公明聽一潘景林之言，搭着坐在炕沿之上，說道：「我打算送你到鏢局子將養，怎奈鏢局裏面人也多，也不得靜養。我想派人把你送到家中，一來有人可以服侍你，再者你也沒什麼掛念着，我就勢給你多帶幾個錢，決不讓你有內顧之憂。李二他伺候你也相宜，我就派他把你送到家中，鏢局裏的事，你也不要管，都有我哪，你就不用掛念着我啦。」余公明一面說着話，看着潘景林的情景，似乎願意到家中將養。」便不再讓他說話，只安慰了他幾句，便叫姚玉鄒雷，扶着潘景林上車，潘景林扶着姚玉鄒雷，掙扎着站起身來，身形恍了兩恍，好在兩旁有二人攙扶着呢，慢慢的一步一步，對付着出離上房。走到院內，便覺着一陣陣涼風刺骨，不由得口中說道：「噯，好冷。」余公明在旁邊，心中明白，知道他身體微弱所致，其實天氣正在暑熱，余公明在旁邊答言說道：「景林，既然你身上覺着冷，莫若再穿上一件衣服。」潘景林說道：「那到不必，坐在車上就可以避風。」

「說着話來到車前，車把使把車凳拿下來，潘景林登着車凳，衆人連襟帶抱，把潘景林安置車輛之內。余公明又教李二把潘景林的包袱，和他的金背砍山刀拿來，都放在車內。余公明爬在車轆之上說道：「景林，你一路平安，到家中替我問候，所有的盤費，我都交與李二啦，你自放心。」此時車把使把車帘已經放下來啦，余公明囑咐了李二一遍，沿路上小心，不可在道路上耽誤。二點頭答應，與鏢主告辭，趕車的搖鞭兒，逕直去了李。

余公明看着他們出離了店門，這才轉身奔了上房屋，衆人相隨，來到屋中。余公明這才教陳寶光，由桌子底下，把五百兩銀子搬出來，放在桌案之上。余公明伸手把繩子解開，從裏面取出兩封銀子計一百兩，交與孫啓壽，說道：「你們各帶紋銀五十兩，拿包袱包好了，紮在你們的馬上。」復又說道：「你們把你們的兵刃包裹，也都紮備齊了，咱們可就要起身啦。」余公明低聲說道：「咱們車輛上亂柴溝。」衆人聞聽，點頭說道：「是啦。」後面五人騎馬，相隨在車輛之後，一同出離店門。張掌櫃的帶着夥計送到店門外，張掌櫃的與余公明彼此抱拳，看着他們奔東嶺口去了。

余公明和衆人，一直奔了亂柴溝，到了亂柴溝，四顧無人，隨叫衆人下馬，進了樹林，將衆人叫在一起，余公明回手從兜裏之中取出書信。命大家觀看，嚇得衆人痴痴呆呆發楞。這才明白余公明爲何遣散衆人。書信裏頭原文是什麼哪。書裏頭內容，寫的是：啓者頃爲本會幹事李殿元

之僕人李進報稱，家主人李殿元，前奉何騰蛟密函，請家主人在河南省南陽府設宏緣會，以期延攬人才，共襄大業。不意事機不密，寄函中途將密函遺落，被偽地方官查覺，致將家主人逮捕，並累及多人，搜捕餘黨，閣下及日躲避，並請相機設法援救，實爲公誼，此致余會友，大家一看，俱都茫然不解，惟有宏緣總會四個字，正在犯禁之時，才嚇得衆人呆呆發楞。這才明白余公明這一番的舉動，清朝對謀反的事，親友株連，俱是死罪，余公明豈敢大意。

原來自吳三桂佔據雲南，由康熙十四年起兵，欲復大明的疆土，各省有志之士，衆意爲保持漢族起見。不料吳三桂優柔不斷，不思進取，以至馬保張國柱楊遇明王輔臣等相繼失敗，李成棟舉義未成，鄭成功敗走台灣。惟有大明湖南總督何騰蛟，爲滿清蔡榮，圖海，戰敗，遂投入川。自知各路舉義未成，遂率領殘敗的餘衆，尙有十營，馬步將校，只有數十人，內中有一人，乃是何騰蛟的心腹，此人性馬名奎武藝超羣，對於各種的兵刃，無一不精，人送外號稱爲賽展雄。他本是少林寺的門人，總理何騰蛟全軍中軍，只因兵敗，隨入西川，何騰蛟不敢在西川逗留，即入大金川，就在雪山的山脈，有一座大島，名曰黑風島。這座山島，三面是水，一面是山。若有一人把守，可稱得起萬夫難過。何騰蛟看此山出產豐富，可以在此屯兵，遂在此山創造房屋，在山中有十營兵丁，開墾種地，開伐山中的土地，以作久居之所，若滿清不能相容，可以由黑風島這條僻路直通雲南孟買，由孟買有股山路，可以直通外國。札下宏緣會的機會，是爲宏緣會的大

本營。

第四章 飛毛腿失函惹禍

何騰蛟爲掩清朝眼目，成立了宏緣會，明爲宣揚教義，暗地却招納草野英雄，這一天，何騰蛟因有要事，修了一封公文命飛腿謝雲，由金川起身，趕奔河南南陽府，在路途之上謹慎小心，將公函貼身帶在兜囊之內。路途之上，非止一日。這一日，到了南陽府的西門。天色已晚，一來是沿路的勞乏，再者又因趕路，腹中飢餓，打算買一點現成的吃食。飛腿謝雲正揚着胳膊遞錢。在這們個工夫，由後面來了一個白饅扒手，這個賊人叫做快手劉名，劉華。此人乃是河南著名的大賊，鐵算盤汪春的徒弟，此人原是夜間竊取偷盜的飛賊。只因鐵算盤汪春，在南陽府本府當教師，他又在本地作買賣，爲得是借汪春的勢力，他才拜汪春爲師。汪春知道劉華手底下很快，這才收他作了門人弟子，爲得是每月多少得孝敬倆錢兒，這才收他作徒弟。這天劉華出來打算在西關大街作兩號買賣，爲得是花着好方便。可巧一眼就看見飛腿謝雲由西邊來，身上是一身的塵垢，兩眼發直，好像從遠處而來。兜裏面透着發賊，好像兜裏頭帶着錢財是的。劉華可就跟下來啦，只因謝雲走的快，無法下手，可巧謝雲餓啦，要買蒸食，從兜裏掏錢，向前一遞，一伸右胳膊遞錢這們工夫。劉華在後，看出便宜來啦，自己也作爲買蒸食的，從謝雲的身後，順着右邊後

面往上一擠。用左手捏着四文錢，在謝雲的後面喊道：「掌櫃的，我也買兩個蒸食，」劉華雖然上面舉着手說着話，其實右手順着自己的衣襟底下伸過去，用兩個手指頭，探入謝雲的兜囊之中，用二指一捏是紙。他以為必是一包錢鈔，其實並不是錢鈔，就是宏縲會緊要的那一封公函。兩個手指頭用力往外一挾就把這個包兒挾出來啦，右手把燕食接了過來，轉身就走。飛腿謝雲丟失公函，他連個影子也不知道。

劉華以為這一包定是錢鈔，遂找了個僻靜的短巷，把紙包拿出來，看了看四外無人，打開一看，這一看並非是錢財，原來是一封書信。看着像平常的信件，不是錢財，心中很煩，原打算把他撕了一擲。一看上面寫着這個人的名字，是本處有名望的人。劉華認識字又不多，上面寫的是內交，李殿元親拆，後面看了看寫着八個字，內有要言，傍人勿拆。劉華知道李殿元是本處的一位紳士，心中想着，這是誰給他來的信呢。又一想我也沒什麼事，莫若拆開看一看。伸手把信從上面拆開，從裏面取出來，一看寫的竟是行書字，最末寫着宏縲，底下這個字還不認識。在這個不認識字底下，一個會字。劉華一看見這幾個字，吓的他一吐舌頭，急忙把信，折疊折疊，帶在他的腰間。心中暗想，當今康熙旨意，下給蔡榮將軍，駐節鄭州，為五省宣撫使兼辦善後事宜。搜集各省密探的報告，現今前明逃亡的舊臣，設立宏縲會，流亡各省，欲謀舉事，擾亂疆土。惟有南陽府吃緊。前者我聽老師汪春，提過這件事，還讓我留心在意。現在府內派密探各處調查，嚴

緝密捕。到如今本府內未得着確實的情形。這封信裏面有宏緣會這幾個字。莫非李殿元與宏緣會有什麼關係，心中說道：「先等一等，作買賣不作買賣倒是小事，我把這封信，明天一清早送進去，交與老師叫他老人家看一看，就知道怎麼一回事啦」自己將主意想好，轉身回家。

第二日劉華便去見汪春，汪春正和一個老友談天，是他師傅的至友名叫焦通海。劉華一聽這人不是外人，連他師傅在衙門裏當教師，都是這位的介紹，可要論起焦通海這個人來。他也是少林寺四派之一。何爲四派呢，若要提起來，話可就長啦。僧道兩門，始興於秦漢之間，是時正在漢朝的時代，從西方印度來了一位高僧，欲在中國傳道，此僧名叫金禪，他從印度至中國，行至山西五台山，站在五台山，中台山頂之上，一看中國，旺氣甚盛，早晚必有聖人出現，他可就沒敢在中國傳道，他仍回印度去了，從金禪在印度傳道，傳至二十五代，是時正是中國梁武帝那個時候，印度出了一位聖人，稱爲達摩尊者，他也想到中國來傳道。山西方海渡進入中國，行至陝西河南的交界熊耳山，自己恐怕道行淺薄，就在熊耳山前壁一住九年。這位達摩尊者，運用的是內丹的氣功，行功十二，站功十二，坐功十二。這就是三十六個架子，行功十二，名只跑字功。站功十二，練得是骨肉生肌，身若鋼鐵。坐功十二，到打坐之時，腿撐成麻花，腳心朝天，手心朝天，搭在小腹之上，微閉二目，沉肩下氣，眼觀鼻，鼻觀口，口問心，舌尖頂上腭，氣貫丹田，運用氣功。嗚呼天地之靈氣，得日月之精華，倒轉三車，別名叫渡雀橋。惡氣由鼻孔而發，功夫既久，可能修

的復老還童，髮白皆黑，牙掉重生，此爲還童不老，長生之術。如今相傳達摩三十六精義，卽此術也。九年術成，投逕奔河南嵩山，入少林寺，遂傳弟子六人。就是阿尼，阿然，阿元，阿衡，阿曙，聖廣。達摩尊者傳大徒阿尼之時，在少林寺正南，有一座尼姑菴，廟名永泰菴，永泰菴的尼姑，名叫永泰，第二個徒弟，就傳授的是他，從此亂派，若不然直傳到如今，大凡和尚稱呼尼姑，都稱爲師兄，皆因他的派大。俗家稱尼姑，稱爲二師傅。此等稱呼，皆從此而起。達摩尊者卽留守山門，永泰不在此數。聖廣趕達摩，西渡黑海，（所有畫中達摩渡江的故事，卽此典也）並非渡長江，是渡黑海）由此傳爲四派。後分爲八刹，分東西南北四派。至今相傳，每刹必有一位僧人朝少林。每一年少林寺，必有一位高僧，西渡黑海，朝天竺國雷音寺，直傳到如今，仍然是這個規矩。所以說汪春的這個朋友，也是少林的宗派，他是四派之一，北派就是五台山，小雷音寺，達摩分派之時，留下江湖黑話之際，就派了孔雀和尚，維持小雷音寺。以武術傳遍天下，遂立北派。孔雀和尚的大徒弟，名叫黑虎，此人受孔雀和尚的真傳，遂自立一家，名叫黑虎門，此人手黑心狠，名術之中，狡猾百出，可稱天下無敵。此人品行不端，專愛偷盜竊取，奸惡掠搶，無所不爲。後來被他師傅孔雀和尚所知，孔雀和尚親自下山，將他治伏，成爲廢人。若論他的武術，可稱得起天下絕巔。只皆因他行爲不正，後人無人習學，往往小說中有黑虎門的朋友，就是黑虎這一門所傳。惜此拳脚之功。奧妙無窮，神鬼難測的招術，爲黑虎人品所累，至今不

能存在，埋沒無遺，誠爲可惜。汪春這個朋友，就是北派黑虎門的人，此人姓焦，雙名通海，他原籍是大名府的人氏。這個南陽府的知府杜尊德，也是大名府的人，由京郝刑部郎中轉缺之時，轉到南陽府知府，彼時焦通海，他本是京南一帶的大賊，外號人稱抱頭獅子。皆因人命案太多，無處棲身，以舊日同鄉之故，他才投到京師的杜尊德宅內。杜尊德知道他武術高強，遂將他留在宅中護院，以至杜尊德調往南陽府知府，又恐怕道路難行，攜眷到任，帶的行囊又多，遂請他沿路保護，把他帶到任上，又有同鄉之情，沿路上他又很盡心勞累，遂派他爲府衙裏頭的密探。

劉華見了師傅，行了禮，說道：「師父，弟子今天得了一封信，上寫有宏緣會字樣……」話未說完汪春忙道：「什麼快拿來我看。」劉華將信取出遞於汪春，汪春接過來一看，信已經折開取啦，信封上寫的是內交李殿元先生親拆。後面寫着八個字，內有要言，旁人勿拆。隨手把信箋從信裏面取出來一看，上寫，本會自成立以來，我朝人民來歸者，刻已接踵而至，然本會會址地處偏僻，山川爲阻，遠隔重洋，雖有志士，亦難投至，必須多設分會，方足以廣範圍而張勢力。除在福建建設分會外，着派本會幹事李殿元，在河南南陽府設立第二分會，聞着該幹事李殿元，覺充分會會長。總理會中一切事宜，該幹事自當激發天良，各盡乃心，復我大明疆土而後已。本總會長，誓死滅賊，理無用顧，凡我同志，亦當各本初衷，毋背此盟，相應函達查照，此致李幹事兼第二分會會長李殿元。委扎隨寄下款寫着宏緣總會公啓，末尾寫着宏緣總會長何騰蛟。名上蓋着

篆字圖章，係光復大明宏緣總會會長之章十二個字。汪春將書信看完，把肩膀一幌，鬍子一抖，倒吸了一口涼氣，把舌頭一吐，說道：「喝。」：「這樣重大的事件，單讓你遇上啦，這是鬧着頭的嗎。」焦通海在旁邊坐着，聽的糊裏糊塗，遂向汪春說道：「大哥，什麼事你這麼大驚小怪的，」汪春把舌頭一伸，說道：「焦賢弟，咱們是走運哪，這封信若不叫我這個徒弟得到手裏，別說連咱們哥倆的事情幹不了啦，就是連咱們府官也受不了，焦通海說道：「你老人家說了半天，倒是什麼事呢？」汪春說道：「兄弟你也不問，你一看這封信，你就知道啦。」說話就把這封信遞與焦通海。焦通海不看則可，這一看吓的臉色焦黃，皺着雙眉向劉華問道：「賢侄，這封信，你是從那裏得來的？」劉華一聽焦通海問他，趕緊說道：「大伯，您可別笑我，這是小子的見識，皆因我作黑道兒的買賣不修用的，我這才作白道兒的生意，我爲的是多剩幾個錢，好用着方便。再者說衙門口兒這一幫窮神，我那一炷香燒不到，他們也得找尋我。」遂就在西關跟下一個外鄉人，就把他買蒸實竊取的情由說了一遍。我以爲裏面是錢鈔，便拿到僻靜巷口，我打開紙包兒一看，原來是平常的一封信。我打算把他撕了一擲，我一看有本府著名的紳士李殿元的名字。我一想自己也沒有事，打開看看吧，惟有最後的幾個字，我看清詫異。上頭宏緣兩個字我認得，底下會字我認得，當中那個字我還不認得，皆因我聽我師傅說過，讓我留一點神，聖上有旨，命蔡榮蔡將軍，駐在鄭州，嚴防宏緣會，文書已行到本府。我師傅讓我

各處留心，我看見這封信我怕李殿元與宏緣會有什麼關係，我把這封信拿到衙門來，叫我師傅看看，裏面有什麼關係沒有，可巧焦大叔叔在這裏啦，這更好啦嗎。」焦通海說道：「好小子，從前我真沒看出你有材料作這一當子事，你就算對啦。可有一樣兒，事關機密，小子你可別往別處去啦，事情重大的很，事情要完了，不但大人有賞，連我也白不了你。」圓頭向汪春說道：「老哥哥，這個事應當怎麼辦？」汪春向焦通海說道：「這個事還能遲誤嗎，不若稟見大人，即把此事回明，遲則生變，賢弟你想怎麼樣。」這哥倆剛才商議完畢，就見饅子一啓，從外面進來兩個人。倒把焦通海汪春吓了一跳。定睛細看，一看前走的是少爺杜新。後邊的是伺候少爺是的書僮。一見少爺進來，這哥倆趕緊站起來啦，就聽少爺與他師傅說道：「老師，剛才我打發張福趙才這兩個小子，到外面看看你老在把式房沒有，這兩個小子也不回去，我在書房等的着急，我這才帶着進兒上這裏來啦。焦師傅也在這裏哪，其實我倒沒什麼事，我爲的是叫汪師傅把我這納六合拳，再給我熟悉熟悉。」汪春焦通海遂往旁邊一闪，遂說道：「少爺請坐吧。」杜新隨着入座，看棹子上有一封信，順手拿過來一看，將書信看完，遂大聲說道：「李殿元私通宏緣會，這封信你們從那裏得來的。」汪春趕緊擺手說道：「少爺，事關機密，你可別嚷。」杜新說道：「這個事情也沒有多大的要緊哪，再說這屋裏也沒有什麼外人，你們這個事情打算怎麼辦。」焦通海向杜新說道：「我們還沒有回稟大人哪。這個事情也不是忙的，總得慎重慎

重，聽大人堂諭。」杜新向焦通海說道：「那末着也好。」剛把這句話說完。杜新往掉上一爬，口中不住嗷嗷嗷直叫。焦海通問道：「少爺，你老怎麼啦。」杜新遂說道：「你們不知道，我犯了腰酸啦。」進兒，你趕緊給我捶一捶。」焦通海道：進兒趕緊過來，慢慢與他捶打後背。」杜新喊道：「進兒，你別使勁，振的我五臟疼。」進兒遂說道：「我沒敢使勁，這不是慢慢的碰嗎。」杜新說道：「你輕一點碰，不要緊，你不知道我的五臟全是壞的嗎。」焦通海說道：少爺，你老坐着，我到裏面回話要緊。」說着話焦通海出了把式房，向東直奔上房去了。

焦通海進了上房，杜知府問他有什麼事，焦通海看了看左右，口中說道：「大人，事情機密，請屏退左右，方敢明言，杜尊德對下人說道：「你們暫且下去。」衆人只得退出。焦通海看家人退出去，遂將那一封要緊的公函取出，雙手呈與杜尊德。杜大人將書信接過來，以爲是平常的書信，看了看信皮，遂把書箋取出來，不看則可，一看嚇得面目更色。不住的搖頭說道：「這還了得。」遂說道：「通海，此書信從何而來。」焦通海說道：「跟大人回稟，這是我手下人劉華無意中得的。」杜尊德聽焦通海之言，不由得皺着眉說道：「李殿元他是本處的一位紳士，豈能擅捕呢。我的意思，恐怕驚動本處的監員，與本處的治安有關係。我這個意思，打算往上行文，聽上憲的交派，再作道理，你想怎麼樣。」焦通海聽着搖頭道：「大人，這倒不必，你老人家請想，這個事情，是一時都不能緩，若要日久，必當生變。您想，丟失書信人，今又在逃，未能

當場就捕。他既然將緊要的公函失去，他必然設法報告宏緣會的機關，李殿元既是宏緣會的首領，據我想，本地宏緣會餘黨，不祇李殿元一人。若要稍一容緩，再上行文，若等回文發到，李殿元聞風在逃，這個公事，你老更不好交代啦。」杜尊德聽焦通海之言點頭皺眉道：「你言之有理，那末應當怎麼辦呢？」焦通海道：「大人，此事關係重大，又有宏緣會這封公函，與何騰蛟這顆圖章。不如用個穩軍計的法子，請大人派人將李殿元請至衙中，就提有要與相商，李殿元若是來到衙內大人將他讓至書房，用言語盤問他，若要看出形跡，書房外預備差役，就當場把李殿元捕獲。暗中帶領自己的徒弟和多名快手，到李殿元的家中，搜查他的文件。若要查出李殿元和宏緣會來往的私函，然後在搜捕他的全家。拿至衙中，聽大人的審訊。若要搜不出來他的密函，派官兵圍住他的宅院，將李殿元看押，然後再將這封私函，一同行文鄰州，聽候蔡將軍圖海侯爺鈞諭。如何辦理，就算這封信是假的，大人因為清理地面起見，他沒有多大的處分。大人您想這個主意如何。」杜尊德一聽焦通海所說的這片話，甚為有理，說道：「事已至此，也就得這麼辦，那末我就派人去請李殿元，也就不必知會外班，你就帶着徒弟在書房外伺候，以備捉拿李殿元，這件事都交給你辦了。焦道海離了書房，把捉拿李殿元的計劃與汪春一說。汪春道：「這個事情，教劉華到下處，把徒弟們叫到把式房來，不用告訴他們什麼事，等他們到了這裏，再告訴他們。劉華，你可快去快來，你就辛苦這一蹄吧。」劉華向汪春道：「師傅，你老放心吧，慢不了。」說

話間，劉華出了把式房，奔了下處去了。焦通海跟着落坐向汪春問道：「少爺那裏去了。」汪春笑答道：「賢弟，你看着你給薦的這個徒弟，這還練武，方才坐着坐着，腰就疼起來啦。你走之後，腰倒是不疼啦，肚子又疼起來啦。進兒疼着他上茅廁去了。」焦通海聽汪春之言，不由好笑。叫道大哥，當初我薦您在這衙門裏教武術，我沒告訴你嗎，這是個養老的地方，你管他煉不煉哪。」

再說杜尊德回頭叫劉福道：「把我的護書給我拿來。」劉福轉身由桌案上將護書拿過來，變手遞與杜尊德，杜尊德把護書打開，從裏面拿出一張名片。向劉福道：「福兒，你去一趟吧，你到李殿元的宅內，拿我的名片，就提本府請同城鄉紳，並舉監生員，在本府的花廳兒，討論本地治安，務必請老員外來府商議，就提本府在花廳兒恭候，千萬禱臨。」劉福兒將名片接過來，轉身出了書房，直奔馬號，教馬夫備了一匹馬，出離馬號，够奔北關廟竹巷而來。

劉福到了李宅，將名片遞上去，李殿元正在家中閑坐，見杜大人的名片，不由一愕，便問劉福道：大人何事相請，劉福回答不甚知道，大概討論治安和修築文廟問題，各位紳商俱已駕到，只等你老人家一人。李殿元聽完點頭，吩咐家人好好看家，我去去便來，命劉福先回，他帶了翰墨，出離青竹巷，進北門，直往府衙。來在府衙門首，就見衙門差人，俱在門口坐着閑談。李殿元叫書僮翰墨將名片拿出一張來，自己接到手內，親自向前遞過。衆公差一見是李員外來到，趕緊都

站起身來，垂手侍立。皆因衆差都知道李殿元是本處的紳士，因此俱都站起來恭恭敬敬向前說道：「員外來到衙門有什麼事？」李殿元帶笑說道：「你家人約我參加討論本處的治安，有勞衆位與我通稟。」遂將名片遞過去。將話說完，旁邊轉過一位值日的班頭，雙手把名片接過去，說道：「員外，你老少候，待下役與你通稟。」李殿元說道：「那末閣下受累吧。」值日班頭轉身往裏走，由儀門直奔書房，只見劉福在書房外坐著，役差遞上名片，劉福心中暗想道：「眞來啦，伸手把名片接過來，向外班說，你在外邊站一站。」劉福遂即出了回事處，拿着名片上了外書房。來到書房門首一看，在門首外站著四個人，却是焦通海的四個徒弟，一個教劫江鬼解德山，一個教矮地虎解德海。一個教花刀鄭英橋。一個教閃電腿時元，站在廊檐下。書中暗表，知府杜尊德，見着劉福的回稟，准知李殿元已到。秘密的埋伏下了四個人，這時見劉福走了進來，舉着名片回稟道：「李殿元求見，杜大人向焦通海一揮手，焦通海會意，四人藏起，杜尊德這才向劉福兒說道：「請！」劉福兒擎着名片出了書房，够奔二堂。由大理堂穿了過去，來到衙門口。就見李員外站在門首。劉福遂向李殿元說道：「裏面大人請。」劉福將名片一舉，轉身在前引路，李殿元和書僮翰墨，過儀門至大堂轉過屏風，將到二堂。就見杜尊德迎接在二堂之下，笑嘻嘻的說道：「噯呀，原來李員外到此，恕我未能遠迎。」李殿元見大人迎接，遂向前一拱到地說道：「民人蒙大人和約焉敢不到，豈敢勞動大人遠迎。」杜尊德笑道：「老紳士太謙了。」說着話携手攪腕

，一同進了二堂，直奔書房而來。來到書房門首。有人啓轅。杜尊德執手相讓，一同進了書房。就往裏面讓坐，再三的謙讓，仍然是杜尊德上坐，李殿元下首落坐。劉福跟着獻茶。杜尊德與李殿元茶罷攔盞，李殿元抱拳笑道：「適才呼喚李殿元，聽說大人爲討論本處的治安，在府內花廳會議，聽說並有本處的紳士，與同城舉監生員，怎麼大家還不來呢，莫非俱在花廳。」杜尊德聞聽，遂捋鬚微笑道：「老紳士，這個事情，也不必約集同城讀書的功名人，就是各位鄉紳，也不必勞動，只因本府接到上憲的公文，內開大明朝的逸臣，接連盜匪在南陽府欲謀不軌，本府接到公文遂派密探各處調察，近日屢次得報，他們在各處設立宏綠會，欲擾亂南陽府，本府得報後，甚爲驚駭，終未得有確實的消息。今有人報告，言說閣下與宏綠會很有關係，所以爲地面治安起見，也就不必驚動鄉紳父老，就把閣下一人請來，就可以商酌，老紳士若能知道宏綠會的底蘊，老紳士只管明言，本府必當格外的保護。閣下若要知悉，不肯明言，本府要按着公事辦，與老紳士的臉面上，可就不好看啦。若依着本府的主意，還是實說爲是。李殿元將杜尊德之話聽完，不由的心內暗吃一驚，自己暗想，杜尊德這句話，正戳在我的心頭。又一想，我在宏綠會作事機密，並無人知覺，莫非他以言詐我。自己心裏頭拿定了主意，我自己倒要鎮靜才是。李殿元面目上，並不帶驚恐，遂和顏悅色說道：「老大人，李殿元素日安分，府台是盡知。就是在您治下這些年來，凡有公議事情，或是與本府有益的事情，我是無不盡心竭力，就是這些年，李

殿元敢說沒有不法的行爲，老大人今日反拿李殿元取笑起來了。」將話說完，哈哈的大笑。杜尊德見李殿元不慌不忙，從容的分辯，心中暗含着佩服李殿元，真不愧宏緣會的首領。看他何等的膽量，他明知道事到當頭，你看他口齒何等的伶俐。杜尊德想到此處，不由得臉上往下一沉，說道：「李殿元，你太能分辯了，明明有人出首於你，我與你留着很大的面子，你既是不肯實說，我可以給你一個大大的證據。」李殿元聽杜尊德之言，明知道自己的事情恐將有漏，不得已就將臉一沉，跟着說道：「有何證據，明明是府台故意捏詞，李殿元并無冒犯，本身有何劣蹟，到要府台指摘。若無確實證據，便是府台敲詐鄉紳未遂，捏詞陷害，李殿元可就對不過府台，我必就要上訴了。杜尊德聞聽李殿元一片的言詞，不由得勃然大怒。口中說道：「好大胆的李殿元，汝叛形已露，欲謀暴動，被本府查覺，本府寬恕，與你留許多的體面，你竟敢在本府的面前咆哮。你所作的事情，都要與國家爲難，當然你是目無法紀，本府應當與你一個大大的見證，」遂說道：「來呀，先把他拿下。」這句話尚未說完。焦通海由後面抓住李殿元，往後一用力。李殿元如何勁得住呢。不由得往後一仰身，咕咚一聲，栽倒在地。解德山，解德海，向前搶步，他們早就預備好叢，按倒推翻，纏縛二臂，兩個人往起一摻，架着李殿元，面向杜尊德，丁字步一站。李殿元氣得顏色更變，氣昂昂的復又一陣的冷笑，高聲喊道：「好你杜尊德，你竟敢欺辱鄉紳，凌虐斯文，我把你這貪官，我與你定有個分辯的所在。」杜尊德站起身形，用手指着李殿元，說道：「

你們大家看看這個東西多狡猾，暫且把他推下去，回頭待論嚴刑審訊，那怕你不承認宏緣會的首領，左右與我推下去。外面派人看押，勿令脫逃。」這時鄭英橋，時元等，已把書僮翰墨細綁起來，同押到外面去了。

杜尊德發落完了李殿元，又回頭叫道：「焦進海，你到外面傳本府的堂諭，同你四個徒弟，外帶四十名快手，前往青竹巷搜查李殿元的住宅，勿令脫逃一人，嚴查他的來往函件，速來回稟，千萬不要走漏風聲，驚動他的牙爪。」焦進海說道：「遵諭。」轉身呼喚四個徒弟，到外面約會班頭，挑選精明強幹的四十名快手，暗帶鐵尺，鐵線，由府衙起身，一直出了北門，來到李殿元的住宅，就見大門關閉，遂命快手將李殿元宅院圍住。焦進海這才上前叫門，裏面並無人答言，焦進海急忙下了台階，施展竄房躍脊的工夫，蹙步擰腰，竄上門樓，由裏面跳下去，將大門啓開。官人蜂擁似的闖進去，欲要拿人，到了裏面一看，別說是人，連一條犬也沒有。焦進海帶着徒弟，你看我，我望你，面面相覷。焦進海向徒弟們說道：「咱們師徒奉諭前來拿人，咱們若拿不着人，怎能回府交差。」花刀鄭英橋在旁說道：「師父，大人不是那末交派的嗎，拿不着人，搜查他的來往的函件。」焦進海向鄭英橋說道：「言之有理。」復又向左右說道：「你們大家裏面去搜，千萬可別動他的銀錢什物，只搜查他的來往公文信件。」衆人聞聽，一齊答應。向裏面各處搜查，前後內外搜查追遍，並不見有來往私函。搜在後面祠堂神櫺之內，有一個

楠木小箱子，上面封鎖的嚴密。焦通海吩咐，用鐵尺把鎖振落。將箱子打開，往裏面一看，裏面却是李殿元與宏緣總會來往的公函，點了點，一共是四十七件。焦通海看見私函，心中可就放下心來啦，總算是差使有了交代。焦通海吩咐把小箱子捆好，叫徒弟解德山等用棍子搭着。又命二班的班頭郝英，帶領二十名夥計，在本宅的內外栽樁，什麼教作栽樁，這個栽樁就是在宅內安着官人，將大門一關，如若外面有人叫門，官人將大門與他開了，跟着躲到門後，只要人一進來，兩旁邊的人，由門後出來，伸手拿人，這就教栽樁，外面官人留下這十名，暗中圍着這座宅子，或是見着有人往宅子裏打探，或是面生可疑，辦案的老在遠處的看着，只要看准了，伸手就辦。焦通海把官人安排好了，這才帶着徒弟，與頭班抬着箱子，抬回到府內，見了杜大人道：「回稟大人，奉大人的堂諭，往青竹巷，李殿元家中，搜捕他的全家，他家中人口，業已聞風遠避，不知何人走漏消息，並未捕獲一人。因此搜查他的內外，並未搜查着他的贓證，只在後面祠堂，搜出木箱一個，內有宏緣會來往的公文，一共四十七件，聽候大人檢閱。」杜尊德一聽，沉吟半響，搖着頭向焦通海說道：「要按你所回稟的事，李殿元結連宏緣會，叛反事實，本府細想起來，實在是可怕，錯非是你精明強幹，外面派的人多，明查暗訪，才將此事發覺，不然南陽府必要演成殺人流血的慘劇，這總算國家有福，本地的百姓不該受塗炭之災，本府免得從中受累，都是你一人之功，本府行文之時，必當保舉你就是

啦。」焦通海聞聽大人之言，向上請安，口中說道：「多謝大人提拔。」杜尊德說道：「你先把外面的箱子搭進來，待本府查看他的來往公文。」焦通海跟着說道：「遵令。」轉身出去，將箱子拿進來，把箱子蓋揭開，將裏面的公文一件一件取出來，向上呈遞。杜尊德逐件查閱，吓的毛髮森然。裏面的事情，俱都是何騰蛟命李殿元在南陽府招納賢士，暗地招兵買馬，聚草屯糧，並有何騰蛟命李殿元在南陽府代宏緣會暗辦軍火，送往西川。杜尊德越看越害怕，隨將公文看完，向焦通海說道：「李殿元謀叛未遂，今既被捕，本府要嚴刑審訊，你到外面傳話。本府即時升堂。」焦通海答應一聲，退出書房，知會外班，伺候升堂。遂又叫鄭英橋將公文裝在箱子之內，命時元鄭英橋將箱子搭在大堂之上，放在公案桌旁，預備質問李殿元，「時元鄭英橋二人，將公文放在箱子之內，把箱蓋蓋好，二人搭着箱子，出離書房，直往大堂而來。」

工夫不大，就見焦通海由外面進來，說道：「跟大人回，外面八班人役，業已在外而伺候，請大人升堂。」杜尊德向焦通海說道：「本府知曉，你也在外面堂上伺候着。」焦通海答應一聲，退出書房。杜尊德遂吩咐左右，預備官服，跟班的大家忙亂，伺候大人將官服換好，然後四個跟班的與大人提着馬褥子，拿着水烟袋，和大人應用物件，俱都帶齊，杜大人穿上公服上了公堂說道：「帶李殿元，」左右一聲答應，喊喝聲音，未了，只聽堂下嘩啦啦鐵練響的聲音，就聽下面同事的喊李殿元帶到，此時外面將全付刑具，早就與李殿元帶好。杜尊德在上面一看，就見李殿

元身帶手鐐腳鍊，鐵鎖加身，班頭把他帶在大堂之上，將鐵練向堂上一擲，嘩啦的一聲，口中說道：「跪下。」李殿元站在大堂之上，看了看杜尊德，身形向外一轉，一陣的冷笑，口中說道：「杜尊德，我把你這貪官，只因你敲詐鄉紳未遂，今日將你家老爺，如此的作劇，帶在堂上，有何話講，快快的說來，無非仰仗你的職銜，欺壓鄉紳，你要講啊。」杜尊德在座上將臉一沉。驚堂木一拍，口中說道：「啊，我把你這大胆的李殿元，你竟敢結連宏緣會會匪，欲圖擾亂南陽府，施行暴動的手段，今被本府查覺，你來在堂上，還不從實招來，你反到咆哮公堂，立而不跪，本府就應當重責於你，無奈你的案情太重，本府寬恩，決不加刑，你還不從實招來，等待何時，你如若不肯承認，休怪本府，我可要用酷刑啦。」李殿元聞聽杜尊德口口聲聲，追問宏緣會。不由得心中心中暗想。我所辦的宏緣會之事，並無人知曉，嚴守秘密，莫非有什麼泄露，莫非是別人事犯，連累於我，也未可知。暫且跟他鬼混，看他如何問我。遂將身形一轉，面向杜尊德說道：「杜大人我把你這貪官，你若想用些個銀兩，你僅可以明說，你何必捏詞敲詐鄉紳哪。此時宏緣會正在犯禁之時，你要捏造字據壓迫於我，你說你家老爺與宏緣會結連，也不能憑一面之詞，可有什麼確實的證據。若無確實的證據，你就是訛詐鄉紳，損壞我的名譽，杜大人，我可有些個對不過你，咱們二人到開封府分辯，我可要上訴於你，你可要估量些你的功名，你可要賠償我的名譽，我問你，捏詞敲詐鄉紳，賠償名譽這個罪名，你可曉得。」杜尊德在座上一聲

嚇斷，說道：「李殿元，你這個東西着實的可惡，你所作的事情，以為本府不知道，若沒有確實的證據，諒你也不肯屈服。」遂吩咐左右先把他勾結會匪那一封秘函拿過來。跟班的在旁邊，聽大人要那封公函，遂把護書打開，由裏面把那封書信拿出來。雙手呈遞，放在公案上。杜尊德隨手將書信舉起，用手指着這封書信，向李殿元說道：「這就是你謀叛大逆的證據，我讓刑房念與你聽，大概你就認罪，無可分辯啦。」回頭叫道：「刑房，將書信念給李殿元聽，刑房書吏，將書信接過來，站在公案一旁，高聲念了一遍，書吏將公函念畢，雙手放在公案之上。杜尊德將信箋拿在手內，用手指着何騰蛟的圖章。向李殿元說道：「你來看，這是你們總會長何騰蛟的印章，這你還不招嗎，等待何時。」李殿元聽書吏念誦公函，心中早就輾轉，不由得自己納悶：這封緊要公函，如何落在他們的手內呢。回頭向左右觀看，並未有犯罪之人。心中又一想，這必是下書人不慎，沿路遺失，既無入質對於我，就憑一紙的公函，也不能算我的真實的證據。再說宏緣會的機關，我豈能說呢。只得自己咬住了牙，為大明的江山，就是死於刑下，也不能輕易的招認，只得與他設法分辯。自己拿定了主意。猛聽得杜尊德指着圖章讓他承認，李殿元笑着說道：「大人，你既要設法坑陷鄉紳，你必要作出一件假書信，再刻出一顆假圖章來，你好捏詞，不然你以何為憑呢。無非你是作出來圈套，欲設法謀害我，就憑一紙書信，你教我承認結連宏緣會會首，我可有什麼招的哪，你可以思索思索，我可以招認，怎麼個說法哪。大人你可

得與我想一想，」杜尊德聽了李殿元供詞狡猾，心中想思，李殿元這個東西，一來他是本處的鄉紳，再者他在本地呼喚的又靈通，本府沒有正式的把握，想要把他問倒屈服，勢必很難。他的口詞如此鋒利，不若給他這個證據讓他看看，他也就無的可狡展啦。」在座上盪把小鬍子一撚，叫道：「李殿元你這末一說，本府是屈賴你啦，當然是本府不對呀。那們說要是有確實的證據，你能承認嗎。」李殿元領着杜尊德腆着胸臆說道：「你若與我找出確實的證據，我也不用你三推六問。」這時鄭英橋，早把箱子搭在公案之前。李殿元此時早已然就看見，認得是自己祠堂存放重要公函的楠木箱子一隻，不看則可，一看險些嚇了個膽裂魂飛。自己定了定神，心中暗想，莫非全家被獲遭擒，家中被抄。不然這個箱子如何來到公堂。自己正然心中思想，猛聽得上面驚堂木一拍，杜尊德說道：「李殿元，這是由你家祠堂裏搜出來的木箱一隻，內有你與宏緣會何騰較來往的公函，四十七件。這是由你家中搜來的物件，大概你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你若早承認，宏緣總會設立何處，本府治下，你們的會友共有多少，你全家逃往何處，你要從實招來，如若不然，本府可要得罪你了。你自己想想，如不招認，臨到本府嚴刑審訊，那時你可也得招，不過是枉受嚴刑。最好，你還是承認的對。」李殿元他見了自己的箱子搭在公堂，又聽杜尊德這一篇話，自知禍到臨頭，無奈宏緣會重大的關係，如何能說呢。俗云，大丈夫甯死堂上，不死棚下。李殿元自己想到這裏，才發動了一定的決心。聽杜尊德這一問，住後倒退半步，仰面哈

哈的大笑，自己早就把生死二字，拋於九霄雲外。遂向杜尊德說道：「貪官，你若問我，我也不必隱瞞。我李殿元，乃是大明世襲鎮國威山公的苗裔，先朝遭亂賊之亂，滿人入關佔據大明的疆土，屠滅前明的漢族，我輩世受先朝的皇恩，豈肯坐視漢族的戕滅，遂設立宏緣總會，何騰蛟爲主腦，總會設立在各商埠羣島，所有大小都市，皆有宏緣會的足跡。就告訴你總會的住址，你也無法抄辦。皆在海外，方才書吏念的那封公函，內有山川險阻，遠隔重洋，大概我說的不假，你也不必往下追究。至於設立分會，是我李殿元要求前明川湖總督何騰蛟，在南陽府設立分會，是李殿元的要求，回函至此，不知如何落在你手。這就是機關不密，蕭牆禍起，今李殿元被捕到案，你若問會友多少人，分會未立，那裏來的會友哪。家眷在逃，我更不得而知，你去問我本意，就爲是光復前明，保全漢族，恢復大明的原狀。這就是我們本會的宗旨。」李殿元將話說完，又道：「我話已說定，任憑罰落，倘要勒令再問，你可休怪李殿元出口不遜。」杜尊德聽李殿元的供詞，見他從從容容，並無懼色。明知李殿元發下絕心，就是嚴刑苦拷，他絕不肯吐露他的牙爪，莫若讓他先書供收禁，然後脩寫行文，將搜出來的函件，一併解往鄭州，若要嚴刑審訊，李殿元刑下斃命，我又得費一番的手續。想到這裏，遂說道：「讓李殿元書供。」李殿元慨然書供。書吏將供詞獻與杜尊德的面前，杜尊德看了看原供確實，順手用硃筆標禁牌，向左右說道：「將李殿元帶下去收禁，派人看守，勿令通風。」衆差役把那李殿元推下去收禁。

杜大人退堂不久，忽有當地紳商十餘人求見，杜大人微然一愕，連忙請進，原是本地紳商聯名具保李殿元，由一位當地薛公遞上稟帖，杜尊德看完，遂向薛公說道：「老紳士，與衆位紳商原有同鄉之情，理應保釋，怎奈李殿元案情重大，就是他所作所爲，連本府也得担着一分處分，既是老紳士衆位到此，原是一分好意，無奈李殿元所作的事，連本府也不敢宣佈，講老紳士同各位紳商，暫且回家，不必担保。日後宣佈他的罪狀的時候，諸公也就明白啦。」薛公含笑抱拳，向杜尊德說道：「既是老大人不賞臉，不肯開釋，學生等斗胆敢問，李殿元身犯何罪，學生等可以明瞭明瞭。」杜尊德向薛公含笑說道：「論起他的案情，本府不敢令各位鄉紳知曉，恐怕走漏了風聲，既是老紳士勒令的要求哪。可是要到外面嚴守秘密。」說着話，順手就把桌案上這封公函，遞與薛如彬。薛公雙手接過來，由頭至尾，細看一遍，不由得顏色更變，搖頭咋舌，仍然雙手將這封公函放於案上，往後倒退，口中說道：「老大人，學生無知，打攪大人的公事，實不知李殿元，有這等不法的行爲，只知李殿元因事冒犯大人，故敢前來保釋，若要知曉李殿元有如此重大的案情，學生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具保担負，望求大人恕學生等，冒昧唐突，千萬恕過。」杜尊德帶笑說道：「不知者，不怪，再者衆位紳商，原是一片熱心，保全鄉紳的體面，本府也不怪。」說着話，將案上聯名的稟帖交與薛公，說道：「請衆位回府，千萬嚴守此事。李殿元案情，休要在外面宣佈。」薛公只得諾諾，接過稟帖，退下大堂，約同衆人出離府衙，仍回山東會

館，將此事說明。大家各自別回家。

那知杜尊德，吩咐鄭英橋時元等，將公案上這封公函，一同收在箱內，搭回書房。杜尊德將公事辦完，吩咐退堂，站起身形，離了公位，轉過屏風，穿過二堂，直奔營房而來。派人把焦通海請來，杜尊德說道：「通海，你坐下，我與你有話相商。」焦通海只得落坐。杜大人道：「通海你屢次用心幫助於我，今又訪查着如此重大的案件，本府剛才升堂審訊李殿元，他當堂承認宏綠會的首領，又訊他所供確實，惟有不肯承認他手下有多少爪牙，按本府擬用嚴刑審訊，無奈本府又怕他刑下斃命。只因奉蔡將軍圖海侯鈞扎，想將李殿元押解鄭州。本府與你商議，我辦一份呈文，把李殿元函件證據，及他的原供，一併押解鄭州，可就是沿路上危險。恐怕宏綠會黨羽，知道，李殿元被捕，怕他們在半路中，劫奪李殿元，我與你商議，想一個萬全的法子，只要押到鄭州，將李殿元交與將軍侯爺，依法懲治，咱們可就脫了關係啦。我想一定非你不可，我又怕你人單勢孤，有防範不到的地方，我打算問問你，你手下有無武術高強的能人。或是本府內，有成名的英雄，咱們也可請出來，讓他協力相幫。我這個用意，就是爲慎重起見，你與我計劃計劃。」焦通海聽了知府杜尊德的交派，焦通海不由的緊皺雙眉，心中暗想：「府台所說的話，句句是實，李殿元既是本處的鄉紳，他又結連宏綠會，他手下難免沒有黨羽，若要由南陽府押解起身，就是這鄭州的路上，可也是真危險。」自己想到這裏，不由的更慎重了，

遂向杜尊德說道：「府台大人，你老所慮的甚是，就是我焦通海，也是這個思想，如果押解李殿元，在路上有點舛錯，我焦通海也吃罪不起。府台既叫小人，約請能人，押解李殿元起解鄭州，我焦通海倒想起一個人來，此人武藝超羣，也是少林北派的英雄。他是我們本派的人，此人的武術，可就比小人勝強百倍了。如今他前來看望小弟，此人頭兩天，就打算告辭要走，被我苦苦挽留，因此他才中止行期，我打算再款待他幾日，再叫他走，這個事情可就太巧啦，正趕上李殿元的案件發生，他現在我們下處住着，尙且未走，可得小人與他商議，不定此人願意不願意，此人性傲，大人若備封公函爲是。」杜大人道：「那有何妨？此人何名？」焦通海道：「此人名叫神手大將楚廷志。」杜大人點頭道：「那末我就把這件事交付你了。」焦通海道：「全在小人身上。」商議完畢，焦通海辭別大人反回下處去了。

知府杜尊德正與曹師爺在書房談話，由外面慌慌張張跑進一人，來至杜尊德的面前，嗚呼的說道：「啓稟大人，大事不好，只因書童李進，陪着少爺在把式房閒坐，少爺一陣肚腹疼痛，李進隨同少爺入廁，工夫太大，不見少爺回來，我們不放心，直奔中廁前去觀看，並不見書童李進，只見少爺在中廁之內，不知被何人，用褲帶，將少爺勒死，我等各處尋找李進，不見蹤跡，特的前來報告，小人等恐怕是李進暗害少爺，請大人前去查看。」杜尊德一聽此言，嚇了個胆裂魂飛。杜尊德只急的顏色更變，連話也說不出來了。還是旁邊曹師爺在旁答言：

「啓稟大人得知，既是少爺被害，旁邊又無別人跟隨，只有書童李進伺候。據學生想，恐怕李進暗害少爺。這裏面還有別的情由，請大人先派人將李進捉住，一問便知，不知大人尊意如何。」

知府杜尊德聽了曹師爺之言，這才緩過這口氣來，杜尊德一世，就是這麼一個兒子。本來他素日多病，杜尊德終日就以此事爲憂，今聽少爺被害，只急得兩淚交流。聽曹師爺說得有理，急忙傳諭，你們到外面知會三班，急忙與我捉拿李進，千萬別讓他跑了。如果李進逃走，告訴他們一定要重辦，叫他們班上務必用心，如若拿住李進，本府還有重賞。」報信人轉身出去，傳大人的堂諭。捉拿李進。

李進，乃是李殿元家中管家李祿之子，皆因他七歲他娘就死了，他就在宅中跟着他父親李祿過活。李殿元愛他聰明，身體又長得健壯，李殿元早晨用工，熱練武術的時候，他總在旁邊看着。李殿元問他願意不願意練，他還是喜歡習學。李殿元時常給他鍛練腰腿，日子一長了，他也有些成效，索性讓他一同用工，由七歲上就練，直練到十六歲，他的拳法精熟，俱是李殿元的親傳，掌中一口雁翎刀，十八趟閃手花刀，真有神出鬼沒之能。李殿元那時節，正然籌備宏藝會，皆因是杜尊德任南陽府知府，李殿元暗地結合宏藝會未免在知府的身上注意，凡事留心打算在衙門裏安下一個人，作爲自己的眼線。倘若自己機謀不密，衙門內有個風吹草動，爲自己的事好有人報信。這才命李祿，在府衙內結交劉福，李祿託劉福與他兒子李進，在衙門裏找個事情作，

別的事情，李進不創作，最好在衙門裏當差，作小夥計。這個差使原是事少人多，總遇不上機會，可巧少爺的把式房，要找個小書童，一半伺候少爺，一半在把式房伺候衆人練武。劉福與李祿一商議，老管家李祿，到很願意，這個事情，三言兩語，就上工啦。其實李進在衙門伺候少爺，他不爲賺錢，就是李殿元暗派李進在府衙內窩底，衙門內凡有一舉一動，李進必暗暗的報知李殿元。事逢恰巧，今天伺候少爺到把房式閒坐，可巧就遇上劉華。搜得宏緣會的公函，拿到府衙把式房內，面見恩師汪春，因此才與焦通海相見。以致少爺來到把式房見棹案的書信，少爺杜新拿過來一看，那李進站在少爺的身後，少爺書信沒看完，李進早就看明白了。不看書信則可，這一見公函，嚇得李進胆裂魂飛，自己打算先奔李殿元住宅報信。怎奈少爺杜新命他捶腰，一時刻也不能脫離，心中暗自着急。李進見焦通海到裏面回話，又因杜新，走動人剛，李進又是一番的着急，這一封公函，大人一見着，必然要派兵，捉拿李殿元，一家老小，性命俱都不保。自己又一想我父子世受我家人養育之恩，此時正是報主恩德之際，惟有杜新這小子，非我伺候不可，難道說自己眼睜睜看着主人全家被擒，這可沒別的說的了，杜新這小子既要入廁，我趁着他在茅廁之中，將狗子結果性命，非是我意狠心毒，實爲報答主人李殿元之恩德。自己想到這裏，把主意拿定，遂扶着杜新，來到花廳的後面，李進扶着杜新，進了茅廁，杜新命李進將他的褲帶解開，又叫李進扶着他蹲在廁坑之上。杜新復又吩咐李進將他後面的衣服

，與他掖好。李進心中暗想，真是小子該死，莫若我用褲帶，將狗子勒死，然後再去報信，令我家主人早早脫逃，不然禍不遠矣。自己想到這裏，站在杜新的後面，一面給他掖起衣襟，一面把褲帶繫好了一個活扣，順着杜新的腦袋往下一套，在後面一緊繩扣。杜新以爲是李進與他開玩笑，遂說道：「李進別鬧。」這句話尙未說完。好狠的李進，兩膀一用力，在後面就是一脚。這一脚正踹在杜新的後腰上，杜新身形往前一栽，手扶在地。李進向前一趕步，用磕膝蓋，頂住他的後心，兩膀又一用力。一緊繩子。此時杜新爬在地上手刨脚蹬，李進猛聽得杜新下腳出了一個虛恭，騰的一聲，李進准知杜新已死。隨手將繩子在脖項上拴了一個扣兒，杜新再想活，除非是轉世，李進見杜新已死，時不可緩，遂即急忙跑回李家見了父親一說，李祿大驚，忙見主母，公子，小姐，說李主人事犯被捉，主母公子，小姐，也沒了主意，還是李祿有些主張，忙張羅著，收拾些細軟，找了車輛馬匹，直奔宣昌府，安縣會的會友那裏去了，那李進不走，躲在城外一個會友劉姓劉治國家中，探聽李殿元的消息。

杜尊德因此案重大辦了一套咨呈，命焦通海將李殿元並有書僮翰墨，一同押往鄭州，交蔡榮蔡將軍圖海侯爺訊辦。並密秘起解，不准外面聲張。府衙內又出了一件案子，知府杜尊德之子杜新，被書僮李進，用褲腰帶勒死，裏面杜尊德，知道了這個兇信，一面將杜新的死屍抬在後面成殮，一面痛恨李進，派府衙內的八班人役馬快手等，懸賞緝捕李進，拿住還要就地正法，如若要是叫

李進逃走，知府杜尊德，還要重辦。

過了幾日，劉宅派人打往南陽聽李殿元的情形，派去的人回來，稟明李殿元的情形，劉治國不由得雙眉緊皺，看着李進，說道：「你這孩子辦事真爽快，剛才的言語你可聽見了。」李進說道：「小人已竟明白了。不知員外怎麼設法。」劉治國向李進說道：「你不要忙，我倒有主意，回頭我派人，到外面找一套農人衣服，你把他換上，你帶點盤費錢，寫一封密書，你由此混出往潼關華陰，東關路南永勝鏢局，面見鏢主余公明，此人外號人稱龍舌劍鎮西方，此人年過花甲，問明白了，再將書信交與他，他必有妥當的辦法，你可要沿路仔細慎重，不可大意。事關至要，你千萬把我的話記住了。自己寫完了信，復又看了一遍，交與李進。李進雙手將信接過來，向家人要了一塊包袱，又把衣裳脫下來，把信包好，貼着身將包袱繫在腰間。然後將汗褂穿好，化了裝，變了臉色。劉治國又命家人取來紋銀二十兩，給他作爲路費。李進收拾齊畢，向劉治國雙膝跪倒，口中說道：「劉爺爺我主僕的性命，皆出於爺爺掌中所賜，小人也不敢言謝，小人之心中，惟天可表，今日之事，銘於肺腑，咱爺倆個，後會有期就是了。」李進將話說完，當時告辭。劉治國又再四得囑咐，命他沿路保重。李進是一一的謹遵。臨行之時，劉治國命他由後門而走，劉治國將他送出了後門，自己這才直奔前面，照常度日。

且說李進，由南陽府，直奔潼關而來。在路途之上，日夜的兼程，非只一日。這天出了潼關

，來至華陰縣的東關，遇着行人一問永勝鏢局，這才有人指引路南大門便是。李進來到門首一看，就見門前有許多，好像鏢局子的夥計。又見大門上有一塊匾，黑匾金字，上面寫的是永勝鏢局四個大字。這才上前打聽永勝鏢局，很巧就遇見了余公明正在院中站着，與夥計們談話，因為聽見外頭有人詢問永勝鏢局，他老人家才過來說道，你找誰。李進一聽有人問話，舉目一看，見余公明氣宇軒昂，這才過來接談。不料果然就是鏢主余公明。因此當面投信，余公明不看書信則可，這一看信，就知道這個鏢局開不成了，恐怕玉石皆焚，反而連累了別人，自己這才下了一個決心，做了鏢局。因而帶同李進與徒弟們，一同起程來到青雲鎮，將前後手續辦清，並送走潘景林，開發銀兩已畢。這才帶同衆人來到亂柴溝迤北樹林之內，才將劉治國命李進下書，打救李殿元這一封密函拿出來，讓衆人觀看。衆人這才明白了老師余公明的這個用意。此時孫啓華等，將書信看完，仍然交與老師余公明，向恩師說道，師傅你老人家這個用意，弟子原先不明，這內中之事，我等也不敢過問，今老師把書信拿出來，我們大家看了，雖然已經知道信內的情由，恩師你老人家對於這件事，怎樣的辦法呢？」余公明聽了，臉上當時變出一種的怒容，只見他雙眉倒豎，虎目圓睜，鬚髮皆張，咬牙切齒，說道：「唉，你若等若問，只因大明錦繡的疆土，遭闖賊之亂，旁人乘隙，垂手而得天下。吳三桂只爲陳圓圓，惹引狼入寨，不思進取。陳圓圓倒手按兵不舉，遂致失敗。他若忠心，爲國爲民，聚天下義士，早就將他們赶走，何至受今日之迫。論

起來我可不當說，吳三桂只爲一女子陳圓圓，忘却君父，遂落於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所以何騰蛟，首創宏緣會，聚明朝的遺臣，天下的義士，欲圖再舉，復還大明的原狀，保護民族，不受外人之欺，我等因之加入，就是潘景林潘師傅，也是咱朝名臣，我二人俱表同情，雖然爲師開設鏢局，一半經營，一半招聚義士豪傑，好參加宏緣會。不意亂柴溝失去鏢銀，李占成等喪命，就是爲師掌中的一隻龍舌劍，再有爾等相助，再約上幾位同志的英雄，攻打鷹爪山陰風寨，捉拿姜天雄等羣寇，好與鏢局的夥計，報仇雪恨，要回鏢銀。照舊作你我鏢行事業，這些個事到沒什麼要緊。惟有會友李殿元設立分會，會長何騰蛟，用人不當，路途失去密函，因而事發，遂遭此禍，劉治國派義僕李進，前來下書，命我在南陽路上，相機打救。還要劫搶囚車，打救李殿元，咱鏢這個鏢局，萬不能再爲設立。既不能設立鏢局，豈能再有工夫往回奪鏢銀並非是爲師，爲鏢銀，無法賠補，難見賚生祥銀號經理，鏢局這次倒閉。實係環境所迫，只得落個對不起賚生祥銀號，棄鏢局脫逃之名。我這才將櫃上所存的五千兩紋銀全數提出，辦理善後一切，將事情辦完，我才敢把書信交與你等觀看。然又恐怕事關重大，走到了風聲，倘若消息走漏，豈不成了書虎不成，反類犬，如今的事情，你們也知道了，所以就與你們商議，若劫搶囚車，不但鏢局不能開，就是連我家中老小，也得躲避。我有心率領你等前往要隘，等候囚車，怎奈無人遷移我的家眷，我打算與你們商議，你們四人，前往方城縣東，有一座方城山

野狐嶺，這條道路，是由南陽府到鄭州，必由之路。他們囚車若由南陽府起身，非走這條路不可。此處多山，道路幽僻，行人稀少。若在那裏等候，准可以搶劫囚車。我打算命你四人，帶同李進，作爲眼線，在那裏等候。如將囚車劫下，救了李殿元主僕，你們就由小路趕奔宜昌康家莊，面見康金棟，就在那裏躲避躲避。李殿元他與康金棟交誼過厚，自有關照，就不用你們分心了。我想帶着徐順，上泗水縣，擄取家眷，也奔宜昌康家莊，在那裏躲避躲避。咱們那裏聚會，再想別的法子，重整宏緣。如若你們到了野狐嶺，就在那裏等候囚車，我接取家眷，也得走方城山。你我若是見着，就讓徐順保護着家眷先奔宜昌，我帶着你們再等候囚車，如若我趕不到，囚車來了，你們要是搶劫的時候，可要謹慎，千萬不可大意，孫啓華，你們弟兄四人，就是你精明強幹，我將此事，托付在你的身上。你們要見機而作。」孫啓華等將話聽完，遂向余公明說道：「恩師既以重任相託，弟子決不敢大意，那末我們弟兄，就與恩師分手啦。」余公明點頭說道：「我也就不必再囑咐了。」余公明將話說完，這才叫孫啓華他們大眾起身，看着他們進了亂柴溝，穿溝而過，余公明這才叫徐順，告訴趕車的快奔泗水縣。

余公明回歸余家村，暫且不表。那鄒雷、姚玉、陳寶光、孫啓華，他們四人帶同李進，五個人四騎馬，由亂柴溝，穿溝而過。五個人調換着騎着，沿路之上，孫啓華想主意，告訴大眾，行在路上，有人要問咱們是做什麼的，就說是保鏢的。李小弟，可得把名字改一改，不然，他勒死南

陽府知府杜尊德之子杜新，杜尊德必然派人在各處追捕。倘若叫人看出破綻，那時候再出點幺錯，可就麻煩了。莫若叫他把名字改一改，我想把李進兩個字，改爲李有方，把咱們四人的衣裳，讓他換一換，倘若有人來盤問，就提他是販賣珠寶的客人。寫的是沿路之上，遮蓋衆人的眼目，咱們倒不要緊，就是李賢弟他身上背着案件，你們大家想一想這個主意好不好。」衆人一聽，孫啓華說得甚爲有理，大家俱都應諾。就投着孫啓華的計劃而行。沿路之上，暗地小心留神。

這一日正往前走，已經到了魯山縣，孫啓華等由瀾池縣亂柴溝起身。他倆所走的道路，由沙石山，走登封山，繞走汝水奔寶豐縣，至魯山。魯山離方城山相隔甚近，孫啓華與姚玉鄰雷，催馬前行，只見道旁的青草，配合着一片片的黃沙，遠看翠疊疊的青山，近看一遍樹木森森，行人短少，惟有樵夫，在林間伐顛的聲響。小鳥兒在頭頂上亂叫，四人馬踏征塵，李進在後跟隨，遙望遠村，聽有犬吠的聲響，孫啓華向姚玉道：「姚師兄，我們走的這條道，是魯山縣管轄，前面那個莊子，叫作寒坡嶺，靠着南邊的有一座狹嶺，這個莊子就以此嶺爲名，要再走過寒坡嶺，可就是方城縣的地面啦，離野狐嶺，也就不遠啦，莫若你我今天越過寒坡嶺，離方城山野狐嶺相近有一座莊子，咱們就在那莊子內找店一住，吃完了飯，或是早晨，你找請換着到野狐嶺瞭望，俟等囚車到來，咱們再爲動手，師兄你看這主意怎麼樣？這叫以逸待勞之法。

「姚玉聽聽完之後，說道：「此話甚佳，那末你我急忙催馬，緊着趕路。」惟有李進徒步相隨，在後面就受了罪啦，那焉能跟得上呢。好在路途之上，他們五個人倒是替換着乘馬，今天是李進的班兒。該李進步下徒行，他們一催馬，李進氣得在後面亂喊，說道：「你們四位別忙，我可是跑不動啦。」孫啓華聽後面喊叫，這才猛然想起後面李進，在馬上笑着喊道：「咱們慢慢走，把李賢弟，落下了。」大家回頭一看，也就未免的笑起來了。孫啓華四人勒了住馬。孫啓華隨着跳下來，說道：「咱們兩個人換換。」李進在後面跑得喘吁吁說道：「你們幾位真會拿我玩笑，只顧你們一催馬不要緊，我在後面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差一點就斷了氣。」孫啓華笑着說道：「得啦，老弟，誰讓我們把你忘了呢。我與你牽着馬，你先騎兩步休息休息。」李進接着說道：「也就得這個樣，不然我也實在跑不動了。」說着話由孫啓華手內把馬接過來，便隨身上馬。孫啓華在後面相隨。繞過寒坡嶺，走的小道，到了方城縣地面。靠着東面黑黝黝的有一個莊村，姚玉等四人下了馬，姚玉向前與孫啓華說道：「賢弟你來看，東面這個莊子，裏面大概有店吧，你我不如暫且住宿在此處，然後再探聽野狐嶺的消息。」孫啓華搖頭說道：「此處不好。」孫啓華看了看四處無人，向衆人一點手，五個人合到一處，遂向衆人說道：「你我衆人要住在這個村裏，如劫車事成，這裏沒有往北來的道路，必然逃往湖廣地面，若劫了囚車，難道你我還回來取馬嗎？依我說，今天天時已晚，咱們暫且住在比處，明日起身，咱們還是往野狐

嶺迄南，再找下處，你們看這個事情如何，按這個主意怎麼樣。」姚玉抬頭一看，紅日已墜西山，天果然是不早啦，遂向孫啓華說道：「那麼就這末辦吧，很好，咱們就投奔這個莊村啦。」

第五章 羣 雄 敗 走

孫啓華，鄒雷，陳寶光，李進等，衆人落了店，到了夜間，五人聚在一起，秘密計議。規定了計劃，這才輪流打探囚車的消息，一連十餘日，才探聽囚車明日准能由此經過，第二天，天還似亮不亮的時候，陰雲滿天，細雨凄風之下，正趕上囚車暗度野狐嶺。五位小英雄，正趕上囚車到此。論起來這個囚車早就應當過去，他們五個人，非誤事不可。這裏面有個原因。前文表過，南陽知府杜尊德，與焦通海商議妥當，約同楚廷志，保護囚車，若論起楚廷志的武術，實在是天下無雙。掌中一對畫杆大叉戟，受過高人的傳授，可算的起是魁首。這天杜尊德下密令讓焦通海帶着自己的四個徒弟。」劫江鬼解德山，矮脚鬼解德海，花刀鄭英樞，閃電腿時元，又在本府外班，挑選了五十名快手，一個馬快的班頭，一個步快的班頭。奉知府杜尊德的面諭，並有親筆的提牌，在外面預備大車兩輛，趁著人不知鬼不覺，捧著各呈押解李殿元及謝儻翰墨起身。這個意思是不走容呈，也不等候鄭州的回文。怕是走露了風聲，路上出險。迅速急快起身，焦

通海就讓他們大家收拾收拾兵刃包裹。領取盤費，焦通海又把公事交代明白，叫外面班頭預備起身，焦通海帶着楚廷志，同他這四個徒弟，直奔後面花園把式房。只因鐵算盤汪春主意多，所以找他要個妙計，大眾這才奔了花園。由西邊角門過去，來到把式房，焦通海啓簾走進，就見汪春在屋中，手捻鬚白鬚鬚坐在那兒發愣。汪春一見焦通海進來，向焦通海說道：「賢弟，李殿元的事情怎麼樣？」焦通海與楚廷志隨着落坐，焦通海，就把大人審訊李殿元，當堂供實，並將大人的分派，細講楚廷志協力相幫，帶領徒弟預備差役押解的情由，向汪春說了一遍。汪春聽着點頭，向焦通海說道：「焦賢弟，事情你辦的總算是很好，可有一件你看看我這個事情够多難，總算賢弟你成全我，給我找了這麼一個養老的所在。應名教給少爺練武術，其實任什麼事情也沒有。如今衙內出了這種事，少爺又被李進勒死少爺已然是死啦，大人派人各處捉拿李進，如今李進脫逃，其實這個事情，與我沒有關係。可有一件，我在衙門裏頭算幹什麼的呢，這一來我在衙門裏頭也幹不了啦。再者賢弟你與楚廷志，也是藝高之人，就帶着幾十名快手，由此解押鄭州，倘若道路上有點舛錯，你準能顧得過來嗎。其實我這是多說，你想怎麼樣。」焦通海回頭看着楚廷志，沉吟半晌，遂向汪春說道：「汪大哥，小弟沒有兄長深謀遠慮，我帶着楚廷志到此，爲的是把所有的事情，告訴你老人家。就怕是有漏空的地方，要是出個主意，小弟實是在是比不了兄長你，因此小弟特來向兄長您請教，您給我個主意，但願平平安安把差事交

到鄭州，小弟我可卸了責任啦，不然，道路之上，眞要是有點舛錯，小弟我可担不起。求您給小弟想一個你萬全之策。」汪春將話聽完，向焦通海說道：「賢弟你不用說，方才我坐在這兒發愕，我算計兄弟你一定來，我早就把主意給你想好了。要依着賢弟你的主意，由此起身，趕奔鄭州，道路上沒有事便罷，倘若有事，准保兄弟你，照顧不及。不用說別的地方，就說由此起身，最難走的是方城山野狐嶺，那個地方太幽僻。那一條道，正是匪人出沒之地。眞有點懸心，那個地方又是山路，又是要路咽喉，樹木又多，容易窩藏匪人。兄弟你想，要押解囚車由那裏一過，前面若有人打搶囚車，後面再一堵截，賢弟，你到那個時候，可就進退兩難，受了包圍啦。你雖有擎天之能，也是首尾不能相顧，無法用武，豈不落在人家圈套之內，賢弟你想想我說得對不對呀。」焦通海聽汪春這一片言詞，不由得一怔，遂「哦」了一聲，說道：「老哥哥，小弟的淺見，兄長你老所想的這個道理，比小弟高的太多，若是，依您的主意應當怎樣辦才好。」汪春聽焦通海之言，笑嘻嘻捻着鬚鬚說道：「焦賢弟此事我與你熟思已久，我早就想出主意來啦。你還得見見大人，請大人調本處的官一兵二百名，由本處守備帶領。你先帶着四個徒弟，五十名快手，在前面押着囚車，經過野狐嶺。沒事便能，若在前面遇事，我與楚廷志賢弟，帶着我徒弟劉華，捧着杏呈帶領二百名官兵，與守備大老爺，隨後接應。那怕他搶劫囚車，這是萬無一失之計，我們在遠遠的跟隨，匪人若要搶劫囚車，他看着前面人少

，若用來攻之計，我們趕到，豈不將他們困在核心，大概連劫囚車的匪人，也難以脫逃，就勢當場拿獲，就在本處管轄的縣境內，討要車輛一併押往鄭州，又是一份好差事。再者用麻車押解李殿元，也不是事。再說這個事，也不是忙的，我這裏有張圖樣，按着這圖的樣式把囚車做出來，把李殿元裝在囚車之內，就把囚車放在那兒叫他們搶，他們也是束手無策。何況咱們在路途之上，嚴密保護，他們匪徒們要打算搶，勢比登天。也讓他們知道咱們弟兄的能為，到那時差使也就交代了，你在大人面前也露了臉啦，雖然咱們弟兄可是有交情，我不能不與你細心籌劃。賢弟你想想，是按着這個主意呀，還是按着你的個主意呢。」焦通海把汪春的話，全都聽明白了，自己也是越想越怕，遂說道：「依着您這個主意，莫若我通盤與大人回稟明白，那麼這個囚車的圖樣，您拿出來我看看。」汪春說道：「你先稍爲候一候。」說着話站起身形，伸手把桌子抽屜打開，由裏面拿出一張圖樣，回身放在桌案之上，把圖樣打開。焦通海楚廷志，走到近前觀看，正當中畫着一輛囚車，就在囚車旁邊寫着字，四柱多寬，車的尺寸多大，怎樣製造，寫得清清楚楚。兩個人看着點頭，焦通海笑着說道：「難得兄長您怎麼想的，這個囚車真要按着這樣造成，沿路就是遇上匪人搶劫，他也是萬無一失，怎麼您想起這個主意呢。」汪春先笑嘻嘻的說道：「兄弟們還是少見，並非是我想的主意，這是按着古時的囚車，無非我是改造而已，你先把這張圖樣，呈與大人觀看，然後再定日起身。」焦通海說道：「哥哥，你在此等候，我先拿此

圖回稟大人，就手動工，打造木籠囚車。」汪春說道：「那麼我就在此聽候。」焦通奉本起圖畫，奔往裏面書房，回話去了。

過了很大的功夫，就見籠子一啓，焦通海由外面進來，汪春迎問道：「賢弟怎麼樣。」焦通海一面落坐，一面與汪春談話，說道：「大哥，我到裏面去啦，大人已上內宅，原來是大人到裏面，照看少爺成殮，裏面太太痛子的心切，兩口子俱哭得像淚人一樣，裏面太太，還跟大人鬧了一場，非教大人把李進拿住，替少爺報仇不可。方才大人下來，我又不好意思往上回，恐怕大人見怪。容大人把悲慘之際過去，我把哥哥您這個主意，與大人當面說明。大人很贊成，並親自告訴我，約請大哥隨同前往，並且大人請南陽府總鎮商議，調官兵遣守備亦隨前往，必須等囚車造成了，再爲起身。可得多等幾天。」汪春將話聽明，點頭說道：「那麼看你就傳喚木匠，按圖趕造木籠囚車。」焦通海說道：「兄長，這件事您交給我吧，您不用管啦，您與劉華，收拾手下的兵刃，等候起身就是了。」汪春說道：「那麼你急忙去辦好了。」大家將事議定，焦通海吩咐木匠鐵匠，打造囚車兩輛。把囚車造成了，直費了七八天的工夫。焦通海這才約同衆人，與大人回稟明白，官兵預備齊全，命汪春帶着徒弟劉華，會同兩個守備，一名張猷，一名何輝，率領二百名官兵，在南陽府北門外，集合。焦通海帶着四個徒弟，用提牌由監獄之內，將李殿元與雷儀輪盤提出來，摺入囚車。這個囚車五尺見方，四圍四顆立柱，俱是五

寸見方。高三尺，四圍作出就彷彿籬條一般模樣，皆是核桃粗細般的鐵條。四個車輪子，車輪都是鐵的，車軸還不是整根的，是兩截拚在當中，有三個通眼，上面穿着三個穿釘，穿好了穿釘，是一根整軸。若要遇見劫囚車的，把三個穿釘一撤，車輛往兩下一劈，車是不能動啦，人抬也抬不動。兩根車轅子是活的，頭裏用兩個牲口拉着，把犯人裝在囚車之內，裏面是一個椅子，令犯人坐在裏頭。這個囚車的蓋兒，是一面枷，兩隻手與脖頸，用這面枷枷好，把項鎖順着這面枷穿下去，鎖在車軸之上。囚車裏有兩塊卡子板，把兩隻腳卡住，腳撤不出來，連上面枷帶下面的卡子板，俱都鬆大，四圍釘上鐵子，怕把犯人脖子磨壞了。也不能把腿磨壞。要是長途遠路，真要犯犯人磨壞了皮肉，押到鄭州，不好往上交代。再說他這是要緊的案子，道路之上，還不能叫他受屈。外面早有車夫預備了兩輛大車，拉着他們的行囊，並在李殿元家中搜出來的箱子，還有宏緣會來往的公文要件。魚通海帶着四個徒弟，把一切都收拾齊備，這才令神手大將楚廷志先在北門外與汪春集合，楚廷志帶好自己雙戟，把小包袱背在自己身上。魚通海帶着徒弟各執兵刃，外面兩個班頭，帶着五十名快手，在衙前等候。看見囚車，由衙門裏頭出來，衆人在兩下裏一分，跟隨囚車，一同起身。囚車由署衙順着大街，走鼓樓奔北門，這一走不要緊，驚動闔城的百姓。衆人不敢近前，俱在兩邊站立觀看，暗地議論，有人議論的是李殿元爲人忠正，和陸炳里，鎮近四鄰，但是李殿元加入宏緣會，應該保守秘密，杜尊德，怎麼會得着了這個消息呢，把一

位爲國爲民的士紳，當場捕獲，押往鄭州，一定性命難保，眞可惜。也有在旁邊議論，可惜這樣的家產，又是本地的精神，又有財勢，入的那門子宏緣會呢。現在各處嚴拿宏緣會，這一定是被人引誘的，這一入宏緣會，直落得家敗人亡，妻子離散，放着好好的日子不過，自我家敗人亡。他們那裏曉得，李殿元因爲不願見大好河山亡於異族之手，乃起而復明，爲保全民族起見，別說是家敗人亡，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足爲憾。這看熱鬧的還有這麼議論的，李殿元無事要造反，這不是自找倒運嗎，一個紳士，你還反得了，這不自白的把生命財產全都餽上了嗎，我要有這麼大的家當，我決不造反，躺着吃也能吃幾輩子，何必呢，入宏緣會自己找死，若大的家業白入了官啦，要把這份家業給了我多好。其實這小子是做夢未醒，天生來資格淺薄，他那裏能够深明大義，他那裏知道，明朝錦繡的疆土，大好的民族，受人的壓迫。他那裏知道李殿元深明大義，不顧家財，捨身就義，到如今只知有保全民族，光復前明，一死尙不足惜，何況是財產呢。

再說如狼似虎的差役，押解着兩輛囚車。囚車內坐定兩個血性的男兒，由大街，直奔關鄉，看熱鬧的人，還是人山人海。由北門經過十里坊，焦通海在手前引路，遠遠望見樹林之內，站着三個人。一個是鐵算盤汪春，帶着徒弟劉華，後面的是神手大將楚龍志。樹林裏頭隱隱的軍聲。就見汪春衝着焦通海打手勢，是叫囚車在前面走的樣式。焦通海也接着打了個手勢，作爲沒看見。囚車由此經過，在路上趕站，沿路上打尖的時候，囚車一打駐。焦通海命四個徒弟，解德玉，

解德海，時元，鄭英橋，擎着軍刃，帶着官人圍護着囚車。焦通海買來吃食，命徒弟端着，往李駁元主僕嘴裏頭喂食。李駁元自己是個明白人，自知身被繮絏，押往鄴州，是決無性命。見焦通海獻上酒飯，在囚車之內，就是一吃一喝，仍然是談笑自若。這就是一死不足惜，酒飯足安然。至於後面書信翰墨，見主人慨然就義，他也就把死擲在九霄雲外。焦通海等候李駁元主僕吃喝完畢，然後他們大家輪流吃飯，打完了尖，往下站趕路。及至晚間，到了住店的時候，找大鎮店。開店的看見差役押着住店，開店的就怕囚車進了店，他們一見囚車就覺着頭疼。因為什麼呢，但凡開店遇見押着差使的住了店，什麼房子好，他住什麼房。什麼好吃，吃什麼。第二天早晨，人家都起不了身，他們就起身，白吃白喝白住房，一個錢也不給，開店的還是不敢得罪，真惹不起。真所謂：「官人下鄉，百姓遭殃」，這句話真說的不假。店裏頭見他們囚車進店，就得忍倒運，還得設動伺候，若不然稍有一點伺候不到，張口就罵，舉手就打，還得忍受。已至他們進了店，焦通海還是處處細心，先把囚車上的鎖開了，把差使起下來，擡着溜一溜，帶到廁所裏，叫他們大小便，這個別名叫放茅。然後擡進上房，讓他們坐在炕上，內外屋門口，俱都派人把守。四個徒弟把犯人圍在當中，瞪着眼睛，手裏還拿着兵刃，然後這才預備飯，伺候犯人吃完了。喝完了水，他們才調換着吃飯。夜間輪流坐夜，真稱得起時刻防範。及至第二天起身的時候，焦通海先派人在前頭打探，前面沒有別的危險的地方，這才敢起身。行在大道之上，處處留神，後面還有

汪春帶着官軍，在遠遠的瞭望。就這麼趕在路途上，早行晚宿，嚴加防範！好在還有一線，李殿元在路上飲食住宿，到不用焦通海操心，晚喝到是自然，焦通海這一樣兒還放點心，真要是李殿元在路上不吃不喝，到店裏頓頓，那可真得把焦通海急煞。這個差使比不了平常的差使，平常押解着犯人，說打就打，說罵就罵，要不然擠兌差犯的銀錢。這個差犯可不行，皆因李殿元的案情太重，事關重大，他是安撫會的首領，國家的要犯，倘若在路上，一個飲食不調，道路上染病，真要鬧出點釀來，到了鄭州將軍署，無法交代。也難爲焦通海這小子，押解起身，不但這路上留神，還是一點委屈也不敢給李殿元受。在道路之上，殷勤伺候。

這一日已離方城山野孤嶺，約有一站之地，前面有個莊村，名叫楓柳村他們就在這村裏住下啦。頂到夜晚事情全都辦完，這才與他四個徒弟，暗地計議，明天一起身，可就是野孤嶺，要按着起身的日限，可走就過野孤嶺去啦。皆因是汪春的計劃，等候打造囚車，一來方城山山路難行，囚車又走的慢，這一來不要緊，却就誤了途程。不怕別的，這個野孤嶺我是知道的，道路最崎嶇，行人稀少，正是匪人出沒的所在，咱們幾個不得不小心。雖然後面有官兵接應，我們想個萬全之策。我打算與你們四個人商量商量，今夜晚三更時分，不論你們誰，先到野孤嶺探聽，探聽前面有沒有意外的動作，趕緊回來報信，咱們是四更起身，如果把野孤嶺渡過去，咱們可就放了心啦。倘若野孤嶺這個地方，若有意外的變動，咱們可就別走，知會後面的官兵，咱們再商議

防範之策，你們哥四個，誰肯辛苦一趟。閃電腿時元在旁邊答言，說道：「師傅，那麼三更時分，我到野狐嶺探視一趟。」焦通海閉聽，說道：「很好，你的腿比他們還快一點，可是千萬要謹慎小心爲妙。」時元說道：「不勞師傅囑咐，您就在店內等候就是了。」他們師徒五個人，將主意拿定。三更時候，閃電腿時元，收拾利落，手持齊眉棍，知會焦通海，叫店裏夥計把店門開開，這才由楓柳村，出東村口，直奔野狐嶺而來。

時元剛到野狐嶺相近，越看這個地勢越害怕。也兼着夜深之際，又是天如墨染，兩旁邊的漫山坡，林草迷離，山坡上黑暗暗樹木叢雜，愁雲濃濃，黑霧漫漫，似雨非雨，陰慘慘的天氣，道路上無人。腳底下坑坎不平，偶一失神，幾乎把自己栽倒。好容易低頭尋路，才來到野狐嶺山口。時元站在山口，往東北上觀看，當中是道，迷離不真，因無月色，又無星斗，怎麼能看得真呢。道路兩旁的樹林，是雲環霧鎖，那裏看得見一個人影，左手背棍，右手打着涼棚，往四外一看。心中暗笑，師傅如何這樣的胆小，此處雖險，那裏會有匪人，莫若我回去報信，這個地方平平安安就走過去啦，我師傅這真是多想啊。自己想到這裏，一轉身形，尋找舊路而回，趕到他來到楓柳村，天尙未到四鼓。來到店房門首，上前叫門，店裏夥計將門開放，一看是時元，差役大老爺們，也沒敢問。時元進來，一看上房屋燈光明亮，自己來到上房門首，啓簾走進，此時焦通海，早就知會差役，叫他們大家收拾齊備，淨等候時元回來好動身，這時就見簾兒一起，時元由外登

進來，到把焦通海吓了一跳。遂問道：「時元，你去這鐘怎麼樣，時元微然含笑，口中說道：『你老太細心啦，弟子前往野狐嶺，我看看沒有什麼動作，連個人影也沒有啊。可是你老細心是好啊，前面任什麼事也沒有的，就是這路不平，都是些個石塊，可就是黑點。咱們得多點幾盞燈籠。』」焦通海含笑說道：「傻小子，只要平安過去，我就認爲萬幸，還點燈籠，若要夜間一點燈，不是給賊人按眼嗎。你先休息休息。」焦通海回頭叫道：「英橋，你到外面知會他們，咱們起程，就此起身，你們可把兵刃預備手底下，別等着臨陣磨槍，總是要謹慎。」鄭英橋答道：「師傅您不囑咐，弟子知道了，」鄭英橋轉身出去，工夫不大，就聽外面人聲嘈雜，車輛馬匹的聲音，喧嘩了一陣。就這麼個工夫，鄭英橋啓簾進來，說道：「啓稟老師，外面都預備妥當了，等師傅起程了。」焦通海這才將自己鬼頭刀背在背後。劫江鬼駱德山，矮脚鬼解德海，二人在身後背好虎尾三截棍。鄭英橋手提金背刀。時元手擎齊眉棍，跟隨焦通海奔了上屋，叫看差使的人們，起差使。大家聽了焦通海的吩咐，立刻七手八脚，將李殿元及書童翰墨，由炕上揀下來。這主僕二人是手鐮腳鐮項索纏身，身披罪衣罪裙，披惡狠狠的差役，連摻帶架，拉拉扯扯的，由屋中帶到院內，李殿元舉目一看，在院中兩旁站立的索差役，一個個雄糾糾，手擎鐵尺，惡狠狠站立兩邊。正當中擺設着兩輛囚車，車夫持鞭，在旁邊站立，在前面暗慘慘點着兩盞燈。又兼青天如墨靛，對面看不清，店門此時已然開放。李殿元看着心中暗想，什麼叫作起解，什麼叫作地獄天堂，我

李殿元今爲光復大明，保全民族，今事犯押，看起來，兩旁邊衆差役情同惡鬼，在這淒風慘雨之下，深夜起程，何異人間地獄。李殿元，正站在院中發愕，那一般情同惡鬼的差役，早就向前伸手把李殿元主僕二人，摺入囚車。焦通海在旁看着上下鐵鎖俱已收拾完畢，囚車馬匹備好，又叫過兩名差役，在耳邊低言耳語，說道：「你們二人千萬告訴他們起程，可別誤了事。」兩名差役，答應一聲是，轉身走出店房。抱頭獅子焦通海往下傳話，夥計們一同起身。趕車的車夫搖鞭，出離店門，順着大道，直奔野狐嶺而來。他們由此起身，可就苦了開店的啦，由昨夜白吃白喝白住店，還不敢得罪他們，等他們走了之後才長吁了一口氣。

焦通海師徒，帶領差役，押解囚車，由楓柳村起身。道路越走越不平，真是山路崎嶇，坑坎不平，天地黑暗，好容易走得東方將然發亮。焦通海吩咐將前面的燈光熄滅，定睛一看，前面正是野狐嶺的山口。焦通海吩咐夥計快走，千萬不可就誤，此時天尚未發亮，正往前走，一陣陣的涼風，細雨兒紛飛。囚車正往前走，焦通海在後面一看下起雨來了，又一想，囚車正行在險要的所在，雖然是秋冷沒有多大雨，倘若再下大點，囚車走的必要慢。這一慢可不好，要在前面有了意外的變動，這個事情可就不好辦啦。想到這裏，在後面高聲喊道：「夥計們，咱們的車輛趕緊往前走。」夥計們在前面答言，說道：「慢不了，您只管放心。」趕囚車的車夫搖着鞭，只顧往前趕路。焦通海帶着四個徒弟，只顧催着快走，正走到東邊樹林前面，猛然間就見東面樹林裏

，竄出五條好漢。只有一人擋住去路，前面非是別人，正是那鄒雷，姚玉，陳寶光，孫啓華，李進。弟兄五人！

這弟兄五人，奉師傅之命在野狐嶺等候囚車，由牛家屯起身，這時天氣正在似亮不亮的時候，又趕上深秋的景况。在凄風冷雨下，恰巧遇見囚車，只因孫啓華，看見囚車來到，心中又驚又喜。驚得是彼衆我寡，若要動起手來，勝負難定。喜的是，事太恰巧，適過其時。錯非四駿起身，不然就把囚車放過去了。自己這才與弟兄們商議，教他們不要猛撞，自己打算上前答話，他們若是關面子，把囚車留下，萬事皆休，倘若不肯，那時動手，也不爲晚。這就教先禮後兵。孫啓華這才手中亮劍，墊步擰腰，向前一竄，口中喊了一聲，說道：「呀，行人住脚，把囚車與我留下。」一面說，一面用目觀看。就見前面的差役，將囚車打盤圍住。由對面，走過五個人來。一字排開，站立面前。下首一人，身量不高，五短的身材，身穿一身藍布襖褂，脚下白襪酒鞋，青臉藍兩道棹錘眉，一雙圓睛，大鼻頭，火盆口，手擎一條齊眉木棍。上首，左邊站立一人，細條身材，身穿一身白布襖褂，足登白襪酒鞋，打着裹腿，白臉膛，兩道細眉，一雙小眼睛，小鷹鼻子，薄片嘴，兩耳無輪，手捧金背刀。正當中站着這三個人，俱都穿着一身青，左右兩個人，俱都生得凶眉惡目，每人擎一條虎尾三節棍。正當中這個人，長的甚爲凶惡，手擎金背鬼頭刀。書中暗表，正是那抱頭獅子焦通海，挨着他那兩個人，就是那劫江鬼解德山。矮脚鬼解德海。在上首站的，

正是花刀鄭英橋。在下首站立的是，閃電與時元。孫啓華雖然看出這五個人的凶猛，他是一個也不認識。孫啓華向前說道：「朋友們，別走啦，在下我有幾句話，同你們幾位，講在當面。囚車裏面，正是我們宏緣會會長，因下書人不密，此事犯在贓官杜意德的手內。我們本會得到了消息，特派我們弟兄，在此等候囚車。我們是奉總會的差遣，在此等候多時，你們雖是公事，我們也是差使。朋友你們若是講面子，將囚車留下，衆位轉身一走，可免傷和氣。如若不肯，將囚車獻與我們弟兄面前，可別說我們哥幾個，不講交情，那時動起手來，可別說我們手下無情，你們幾位也白把性命饒上。我說對面的朋友，趕快答話，別讓我們哥幾個費事。」焦通海其實早就看見他們啦，先命馬步的二位班頭，帶着夥計們，把囚車保護住啦，這才吩咐，各處兵刃，把前面擋住。見這五個人，雄糾糾各擎兵刃，爲首的站在面前，對着自己，說了一遍場面的話。焦通海一看孫啓華年輕，只是五個人，也不敢大意，不知樹林裏還埋着多少人，暗示餘人休得妄動，他自己帶着四人，越乘上前向着孫啓華，一陣冷笑，手中擎刀，用刀尖向前一指，聲厲聲道：「對面賊人，好大膽量，你等竟敢在此攔住囚車，還要搶劫宏緣會的會匪李駿元，你們的膽量可真是不小。依我相勸，爾此即刻閃開道路，如若不然，你等可知到抱頭禱子焦通海，掌中鬼頭刀的利害。」孫啓華聞聽焦通海之言，一陣冷笑，口中說道：「焦通海，某家是良言相勸，鼠輩竟敢口出大言，趁早把囚車留下，倘有爾等一條生路。如若不然，那一個前來買先納

命。」焦通海聞聽孫啓華之言，不由的，大吼一聲，向左右說道：「那一個前去捉拿這個賊匪。」這句話尚未說完，一旁有人說道：「弟子願往，捉拿這個小輩。」隨着聲音，向前一竄。焦通海一看正是閃電隱時元，手拿木棍竄到對面賊人的面前。

此時閃電隱時元，來到敵人面前雙手把棍一橫，丁字步一站，這個架式名叫將軍橫下鐵門拴。衝着孫啓華大聲喊道：「呸，大膽賊人，竟敢目無國法，搶劫囚車，口出大言，還不受死等待何時。」孫啓華手中舉劍，傲然冷笑，說道：「無名之輩，還敢與我動手。」孫啓華用劍尖向前一指說道：「待我先結果了他。」話言未住，旁邊大吼一聲，說道：「師弟靠後，特兄殺却這個小輩。」淅淅聲音向前一竄。孫啓華一看，正是師兄鄒雷，此時鄒雷踏步擰腰，竄到時元的面前，口中喊道「小輩着刀。」左手向時元面前一恍，右手舉着鬼頭刀，向時元斜肩帶背就是一刀。時元見刀來至切近，往回一撤步，將棍一橫，用右邊的棍頭，向鄒雷右手腕便打。鄒雷見棍已到，隨手往回撤刀，將刀一橫，順着時元的棍將，刀刃向上，一刺時元的右手腕。時元趕緊往回一撤棍，用棍一掛鄒雷的鬼頭刀，左手棍向前，直奔鄒雷的頭頂便砸，「這一招名泰山壓頂。」鄒雷隨即抽刀往回一撤身，用刀使了一個裏剪腕，一刺時元的左手，如果對上，時元的棍可就撇了手啦。時元趕緊往回撤棍。鄒雷刀的招數急快，遂往上一反手，鬼頭刀平着向上一挺，直奔時元的脖項。時元趕緊又步，住下一矮身，用了個縮頂藏頭，這一招真險，刀順着時元的頭頂

砍過去。時元雙手擎棍一矮身，用右手攢住了棍，往自己身後一掄，直奔鄒雷的左腿，這一招名叫掃堂棍。鄒雷是手急眼快，刀往回一撤，用了個夜戰八方的架式，見棍臨身切近，脚尖一碾勁，用了個張飛扁馬，身形往外一縱，一扁腿，順着時元的棍跳將過來。鄒雷心中暗想，這個賊，這條齊眉棍真利害。見他棍使兩頭，雙手攢棍使的是陰陽手，這個招數倒換得急快。鄒雷認得這招數的門路，他用的招數、名叫潑風八打棍，暗藏三十六招行者棒，錯非是鄒雷，要換個別人，早就敗在下風。對面時元，見鄒雷刀法精奇，也認得他的刀花，這招數是閃手刀的招數，用的是閃手劈劍，剪鬚擦扎，刀法門路，隨手亂轉。時元心中暗想，這個賊人這口刀，錯非是我這條棍，不然必喪在他的手中。這兩個個人動手各自留神，分不出高低，論不出上下。

焦通海見自己徒弟時元，恐怕不是鄒雷的敵手，遂向左邊說道：「你們誰敢前去相助。」話言未了。旁邊一聲答言，弟子願助師弟。剛要向前動手，就聽面前一聲喊嚇，說道：「小輩，爾等竟敢仗仗人多勢重，爾休要逃走，待我來結果你的性命。」解德山舉棒棍一看，心內暗中羨慕，此人長得美如少女，年紀不大，掌中擎着一口柳葉雁翎刀。解德山不容陳寶光動手，右左手捧着虎尾三節棍，兩邊一邊搭着一節，棍環子都是銅的。雖然是木頭的三節棍，這種木頭最堅固，三節均是黃檀木做成，拿在手中分外的沉重，若要打在頭上，就得腦漿崩裂。他衝着陳寶光，用左手棍一挑，右邊這一節掄起來向太陽穴便砸，這一棍名叫單貫耳，遂喊了一聲：「小輩看棍。」陳

寶光見棍，來的甚猛，將刀一順用了個夜戰八方藏刀式的架子，見棍來至到切近，自己用刀向解德山手腕上一砍。解德山見刀來得甚快，急速向回撤右手棍，左手棍趁勢掄起來，向陳寶光右邊耳根便砸，這一招名叫十字插花。陳寶光見棍來得勢猛，遂將身往下一矮，棍順着頭頂過去。陳寶光趁勢一順刀，伏在地上，刀往回一撤，使了一個外纏頭，這一刀直奔解德山腿部便砍。解德山見陳寶光刀臨腿部相近，他把棍往回一擡，陳寶光趕緊往回撤刀，一長身，用刀尖向解德山咽喉便刺。解德山見陳寶光的刀到，趕緊相還，這二人，也就殺在了一處，勝負難分，這邊小黃龍姚玉擎刀向前一竄，打算幫着師弟陳寶光動手，對面焦通海派解德海迎戰姚玉。這三人刀棍並舉，也就殺在一處，勝敗難分。焦通海自己擎刀，直奔孫啓華，口中喊着，說道：「小輩，我先把你結果性命。」孫啓華一見焦通海，不由得氣沖斗牛，遂說道：「小輩看劍。」說着話隨用了個舉火燒天式，這一劍，直奔焦通海頭頂便刺。焦通海用刀相迎，這二人也就打在了一處。此時只剩下花刀鄭英橋，見師傅與賊人動手，難定勝負，各施絕藝，恨不能把賊人全數結果了，谁知道賊人爲救李殿元，俱都是宏綠會匪，自己想到這裏，莫若協助恩師，把這個使寶劍的先結果性命。手中擎刀，往前搶步，就在這回時候。就聽對面吶喊，說道：「賊人，你休要暗算，小太爺與你比個雌雄。」鄭英橋舉目一看，來的這個孩子，歲數不大，身上一身藍布褲褂，抄包紮腰，脚下酒鞋白襪，打着裹腿，藍布巾包頭，一隻手擎着一把七首尖刀。鄭英橋細看，趕情是這小子，原來是南陽

府署衙內勒死了少爺，逃走的李進。

那鄭英橋見是李進，心中暗想，連劫囚車的一定也是他勾來的，真要把他拿住，可是件好差使。想到這裏高聲叫道：「把你這棄凶逃走的李進，還不束手就綁等待何時。你將少爺勒死，就應當遠遠脫逃，爾今日反倒前來送死，今天你還想跑嗎，待我將你拿住。」話言未了，話到人到聲音到，嗖的一聲，鄭英橋向前一竄，縱至李進面前，擡頭蓋頂就是一刀。李進看見賊人兩隻眼睛都紅了，恨不能將賊人全數結果性命，打救主人李駿元，早脫危難。見鄭英橋的刀離自己頭頂相近，隨將身形向左邊一閃，用右手七首刀，向鄭英橋脇下便擱，鄭英橋心說這小子好快。遂將刀往回一抽，用了一個撲膝護脇。李進將七首刀撤回，左手使的七首刀，跟着向右一轉，直奔鄭英橋的胸膛，鄭英橋將刀一反手，跟着向前一上步，將刀一推，够奔李進的脖頸便剝。李進忙一伏身，鄭英橋的刀，順着頭頂過去啦，李進換式進招，這二人是仇殺惡戰。此時兩個班頭。帶着五十名快手，保護着囚車。最難過的就是那囚車之內的李駿元，早看見李進率眾到此，搶劫囚車，最可怕的是焦通海帶着四個徒弟，竭力的抵抗。這五位英雄，與焦通海師徒五個人戰在一處，真是刀光閃閃，三節棍環子的聲音，又兼着那無情的老天，把天陰得如同墨色，陰趁着四外的青山，滿目秋白的百草，含雨帶露，濕滿了路旁，兩旁邊的樹木叢雜，愁雲密佈，陰慘慘細雨紛飛，在這大道之上，拚死仇殺，就見那義僕李進，小小的年紀，我在平常時傳習這些

武藝，不料想，今日捨命前來救我，但願上蒼見憐，早把焦通海師徒五人結果，成全李進，爲他的一片忠心。李殿元正在觀看之際，就見前面仇殺惡戰，誰也不肯相容。孫鄒五人是拼命惡戰，焦通海師徒方面人雖多，無奈不知敵人有多少，也決不敢教他們離開囚車一步，一面就心，一面爭戰，又盼望後援速來。心懸兩地，手脚未免遲慢，就在這個時候焦通海師徒五人，堪堪敵不過這五位小英雄，眼看得焦通海，且戰且退，堪可不敵，李殿元暗中禱告上蒼，但願這五位小英雄，當時成功，殺却焦通海等輩，暫解我一時之恨。」

這時勝負已分，那閃電腿時元，棍法雖精，怎勁得了鄒雷猛勇，這口刀上下翻飛，時元的棍，右手棍抖開了向鄒雷頭頂便碰，鄒雷見棍來得切近，將刀一順，向右邊一上步，將棍躲過去，反手趁勢用刀背往下一砸，時元用棍住回一掛，向右邊一轉身，稍爲一慢，鄒雷是手急眼快，趁自己往回撤刀之際，一反手，此時時元的右腿，未能抽回，這一刀反背一碰刀尖。正圍在時元的右腿之上。時元喊聲不好，抽棍往圈外一跳，好在傷痕不重，當時鮮血直流。鄒雷趁勢追趕，時元無奈，咬牙忍疼，與鄒雷招架。就在這個時候，就聽那邊噯呦了一聲，時元用目斜視，原來是解得山帶傷。解得山虎尾三節棍，與陳寶光戰了多時，陳寶光這一口刀，真是神出鬼入。解得山的三節棍上下翻飛，雖然是棍招熟練，怎奈陳寶光，少年英勇，又兼着刀法精奇。陳寶光的刀向解得山的頭上一剝，解得山掄三節棍由下面往上一擦陳寶光的刀。陳寶光的招數是，虛虛實

實，這刀看着是實招，其實他是虛招。解德山用棍往上一擦，來勢甚猛，陳寶光遂扭身，往後撤步，刀隨着住回撤，一轉身，用中刀往後一掃，這一招名子叫作退步擦陰刀。只因解德山用力過猛，手中可就露了空，再往回撤棍，可就撤不回來啦。陳寶光的刀，直奔自己小腹，真要是掃上，肚腹皆崩。解德山一着急，身形向左一斜，雖然躲過小腹，可是大腿上，就着了刀啦。刀尖入肉，約有一寸有餘，噯呀一聲，撤棍往圈外一跳。陳寶光豈肯相容，將身一轉，用了個夜叉八方藏刀式的架式，高聲吶喊：「小輩你想脫逃，將首級留下。」此時解德山，腿部疼痛，見陳寶光竄過來就是一刀，斜肩帶背的劈來。自己只得忍着痛，用棍招架。這時對面鄭英橋，帶傷敗走，鄭英橋他的外號，稱爲花刀。今天可遇見對手了，鄭英橋與李進要仇殺惡戰，正趕上孫啓華提劍轉身，兩個撞了個滿懷。鄭英橋這才擺刀向孫啓華頭頂便砍。孫啓華見刀來到切近，向前一邁右步，用掌中劍斜着直奔鄭英橋的右手腕。鄭英橋的刀就不敢往下砍了，恐怕自己手腕子受傷。急忙往回一撤，只顧往回撤刀，他焉知道孫啓華的劍術高強。雖然未挑着鄭英橋的手腕，順着勁一反手，寶劍一平，用了個順水推舟的招數，直奔鄭英橋的脖項。鄭英橋是閃躲不及，只得將身往下一矮，用了個縮頂藏頭法，雖然把首級保住了，孫啓華的劍尖，正挑在鄭英橋單頭的絹帕上，劍尖在鄭英橋頭上，劃了一道，雖然是微傷皮肉，血可就流下來了。鄭英橋吃了一驚，不敢再戰，隨撤刀向圈外一跳，孫啓華那能讓他逃走，捧劍由後面

追來。焦通海正與李進交鋒，猛然見鄭英橋帶傷，只得拋却李進，手提鬼頭刀，擋住孫啓華。孫啓華是一語不發，心中暗地歡喜。押囚車五個爲首的，倒有三個帶傷，這個囚車就在掌握之中，伸手可得，再把這個爲首的賊人，結果性命，去一心腹之患。遂照着焦通海胸膛，舉劍便刺。焦通海見寶劍臨近，遂將身向右一閃，用鬼頭刀衝着孫啓華手腕便砍，孫啓華見刀來的甚急，左手一推自己的右臂，身形向右一閃，寶劍的劍鋒，直奔焦通海的右肋下刺來，孫啓華此時動手，是心中坦然，明知道物在必得不覺得意，一招比一招緊一招比一招快，真是劍劍狠毒而快，直奔焦通海殺來。

惟有焦通海心中着急，一面動手，一面心中暗想，我奉南陽府杜大人重任之託，押解要犯李殿元，老哥哥汪春說過，野狐嶺這個地方危險，真有這等事。匪人在此，果然打搶囚車，我師徒五人，三個帶傷，只剩我師生二人，豈能敵擋這五條猛虎似的賊人。心中一想後面的接應，因何不到，倘若來遲，差使如果丟失，如何交卸重責。焦通海一面動手，一面看着荒山野草，風雨甚急，這成全人的老天，這小雨怎麼反到下緊了呢，倘若腳下一滑，更不好用武了。自己一着急，未免掌中的刀，招數可就顯出遲慢。孫啓華一看焦通海的刀，心內說，招數要慢，老東西今你要想逃走，恐不可能。想到這裏，衝着焦通海遞兵刃，一招緊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恨不飽一劍，將焦通海劈爲兩段，方才趁心。這一場仇敵惡戰，真是難解難分，惟有李殿元，在囚車之

內，雖然官人擋著，看不甚清，却也看出官人要敗，一面看著他們動手，一面暗想焦通海未曾害
人先害己，彼只知貪功要賞，不顧大義，陷害我李殿元，實指認將我主僕二人押到鄭州，擊功受
賞，爾等怎麼也沒想到我宏緣會血性的男兒，不怕死的英雄，在此等候，就像如此的動手，必將
焦通海等輩，送入幽冥之路。想到這裏，自己唉了一聲，遂說道：「人見利兒不見害，魚見食兒
不見鈎。」自己打着喚聲，用目一看，惟有押囚車的二位班頭，五十名快手，人家是久慣辦案，
剛才前面一劫囚車，彼此都吓了一跳，今見焦通海師徒五人，難以抵抗，堪可不保，二位頭目就
知道要壞，暗含潛知會夥計們，預備好了，保護差事，焦通海正然力不能敵，心中潛急之際，孫
啓華心中暗喜，若不趁著此時下手，等待何時呢。孫啓華便高聲喊道：「弟兄們，馬前着點，把
柴把點，結果性命。」這是怎麼話呢，孫啓華吊的是江湖的坎兒，吊坎就是江湖黑話，向衆弟兄
們說馬前着點，就是叫弟兄們快當着點，把柴把點，結果性命，柴把點就是辦案的官人。孫啓華
這麼一喊，鄒雷姚玉陳寶光李進等聞聲聽，一個個抖精神，一齊向前用力加攻。焦通海一看，事
情不好，師徒五個人且戰且退，正在危急之際，猛然間就聽一齊吶喊，順着東西兩邊的樹林內，
轉出無數的官軍，把一千人家，圍在當中。

官人援軍趕到。焦通海一見不由精神增長，氣力倍加，孫啓華此時，也就看見啦。爲官的這
個人手捧一對畫桿方天戟，旁邊站着一個年老的，形容枯瘦，手中捧着一口雁翎刀。下官站着一

個尖嘴猴腮的小子，手裏頭提着一口撲刀。帶隊的，一邊一名守備，手下的官軍，一個個刀槍順手，寒光閃閃。順左右向前一抄，把五個小英雄圍在當中。此時焦通海，可就放了心啦。爲首使戟的，非是別人，正是神手楚廷志。使雁翎刀的白鬚鬚老人，是鐵算盤汪春。尖嘴猴腮使撲刀的，正是汪春的徒弟，快手劉華。在外單有兩名守備，一個叫張祺，一個叫何輝。只因前次汪春與焦通海所定的計劃，由南陽府集合，汪春打手勢，看着焦通海帶着徒弟，並由馬步的二位班頭，帶着五十名快手，跟着焦通海等，押送囚車前進，他們後面保護。前後，相隔總在一二里地遠近。他們等着焦通海下店動身之後文停了一會，便也動身啓程，請二位守備老爺調齊了官兵，又囑咐衆人預備好了，帶着官兵出離店房，順着村內的大街，向正東而來。此時天也就在五更已過。頭裏隊伍，打着號燈，在頭前引路。出離了楓柳村，向東走越走天越亮，正走之間，汪春總覺着方城山危險，自己心神不安，便先派劉華騎馬先去看看前面的囚車，劉華依言催馬而過了一會，汪春忽覺着雨點飛在面部，自己在馬上抬頭一看，濃雲滿天，西北風大吼，颯得道邊小樹來回亂恍，汪春一看這個雨恐怕下大了，遂在馬上與楚廷志說道：「楚賢弟，你看老天爺多們不湊巧，單趕上今天下雨。真是越怕什麼，越有什麼。這個地方要是下大了，還真是沒有地方避雨。咱們不備就誤，還得往前趕，看起來當這份差使够多門難。」楚廷志在馬上含笑說道：「汪大哥，你這個鐵算盤，全都算得好，這個下雨，你怎末就沒算出來呢，你不許請老天爺

別下嗎。」汪春聽着楚廷志之言，遂說道：「這個你可不對，你與老哥哥開玩笑，我若有這麼大的道行，我也不愛這個罪啦。」說完了，大家彼此就是一笑。就在這個工夫，就見前面蹄蹄踏踏跑來一人。汪春一看，就是一怔，此人，正是三叉手劉華，汪春一看見劉華變色。趕緊問道：「前面野狐嶺的事怎麼樣？」楚廷志在前面也看見了，就見劉華跑的喘吁吁的向汪春說道：「果然不出師傅所料，小徒，前去打探野狐嶺，尙未到達，就見囚車停住，前面有人正在劫車，我焦二叔已經跟賊人動上手了。小子不敢少停，趕緊回來報信，請老師定奪。」劉華把話說完了。旁邊衆人，聽着一怔。汪春回頭向楚廷志衆人說道：「賢弟，你德見了沒有，剛才你還說，哥哥的鐵算盤不好，你看怎麼樣，頭裏有事了吧。看起來哥哥這個算盤不錯吧！」楚廷志聞聽說道：「哥哥應該怎麼辦呢？」汪春說道：「兄弟你先別忙。」回頭又向劉華問道：「劉華，你既前去探信，賊人多寡，賊人可曾帶了多少賊兵。」劉華忙答道：「前面賊人不多，大約就只五六個人。可是來得甚猛，我焦二叔，正與賊人動手，小子未敢耽誤，急忙返回。」汪春聽了點了點頭，遂向楚廷志說道：「賢弟，這個事情也不用我細算，焦二弟細心，先命時元打探野狐嶺，前面沒有危險的動作，焦二弟才押着囚車前往，到了野狐嶺，可就遇上了。若嫌我想，這些賊人，在此搶劫囚車，他決不是早有預備，若是早有預備，時元不致於探聽不出來。這些賊人，不是今天在此巧遇囚車，是早在店內等候，天天在野狐嶺瞭望。若是早有預備，他必要多帶手下

人，至少也得有個百八十名，據我想，他們一定是洽遇。熊二弟這幾個徒弟，能力倒是不錯，若真遇見能人，這幾個徒弟，可是有點不行。他們這幾個的能力，可都在我心裏裝着，咱們若不是在後面預備，這個囚車還是非丟不可。」楚廷志聞聽汪春之言，遂說道：「依着老哥您的意見應該怎麼辦呢？」汪春說道：「你先別忙，我先把這鐵算盤打一打。」說着話仰面一想，不立刻說道：「有啦，准要是幾個人在前面行劫，這個主意，管保叫他們一個跑不了。他們後面若是有的接應，那可沒有法子，那只好把囚車給了他們，咱們逃走。不然也得白白饒上。我出這個主意，叫官兵不要聲張，多預備撓鈎套索，叫劉華帶着張祺，順着右邊繞至囚車前面，擋住賊人的歸路。咱們哥倆同着何輝，也多預備撓鈎，順着左邊抄到前面，把賊人圍住，叫小子們插翅難飛，一同擒住，押往鄭州，也不枉你我弟兄在大人的面前，告了奮勇，拿住賊人，也算我的功勞。事已至此，不能不這麼辦，動手的時節，是一齊向前，得力可就在撓鈎手的身上。只要搭住了一個，那幾個也跑不了。賢弟你想這個主意怎麼樣？」楚廷志聞聽，說道：「兄長之旨甚是，事已至此，咱們就得這麼樣辦。」

大家商議已定，催隊前行，此時天已亮了，前面也把燈籠熄滅，正往前走，就見前面兵丁回稟說道，前面已來到野狐嶺的山口。汪春向前一看，兩邊山勢險要，道路不平，路旁的石堆疊，渾身上下的衣襟被雨打透，衣服都單薄，颯得週身發涼，又兼着在這濃雲密雨之下，前面又說

編着殺人的戰場。汪春在淒涼風雨之下，心中暗想，我汪春年過花甲，又赶上這麼一種險惡的斷殺。想到此處，把心一橫，只可調動官兵向前動手。遂向前面兵丁說道：「你們閃在一旁，聽我調動。」遂向楚廷志說道：「楚賢弟，你帶隊在後接應。」劉華你同張老爺帶隊依計而行，千萬不可錯誤。自己忙下馬，各打開包袱，亮出兵刃，衆人俱都收拾齊畢，分兩路而行。汪春劉華，各分一百名官兵，暗進野狐嶺山口，往兩下一分。汪春帶着官兵，順着左邊往前抄來。一面走着，一面用目觀看，就見遠遠的大道上，好像動手的一般。汪春這時自己想着主意。臨到囚車的左面，楚廷志他也跟着來到前面。汪春一打胡哨，命兵卒一齊吶喊，向前面一抄，把群雄困在當中。

此時孫啓華等，見囚車的後面，有接應的官兵到此，並將自己的歸路擋住。此時孫啓華等衆人，遂高聲喊道：「弟兄們，大家一齊努力，把這羣害民的官兵，一個可別叫他們走了，俱都把他们，結果性命。」說着話首先仗劍，向前便闖。這時候焦通海正在危急之際，四個徒弟，到有幾個帶傷的，堪堪囚車不保，徒弟們性命難逃。在危急萬狀之時，後面官兵趕到，當時把精神又振作了起來，遂高聲吶喊：「你等大家努力，休要放走擒囚車的賊人。」這一聲吶喊；後面五十名快手。兩個班頭，也幫助吶喊聲威。此時野狐嶺就成了殺人的戰場啦，兩個守備張祺何輝，帶領着二百名官兵往上一圍，各擎軍刃，喊道：「別叫劫囚車的逃走了。」刀槍亂響，鄉響響中擊力，

見官兵手持長槍，堪可臨近，扭身向右一閃，刀順着槍杆進去，官兵想要脫逃，那焉能來得急。這一刀斜肩帶背，將官兵劈死在地。將要往前殺，就聽後面金刃劈風的聲音。鄒雷一轉身，使了個鷓鴣子翻身，將後面暗算自己的官兵，連人帶刀劈為兩段。官軍往後倒退，復又往上一圍。鄒雷見官兵槍刀亂遞，雷這口金背鬼頭刀，就彷彿是瘋了一般，殺的官兵死屍橫臥，血染道旁。這哥五個，不亞如生龍活虎。神手楚廷志，在後面督隊，見鄒雷驍勇無敵，官軍難以進前，自己手捧一對方天畫戟，一聲怪叫，遂喊道：「爾等閃開，待我捉拿這個小輩。」官軍往左右一閃，楚廷志正與鄒雷衝個滿懷。鄒雷見前面闖進一人，手擎一對畫杆方天戟，鄒雷並不答言，向前就是一刀。楚廷志見刀臨切近，左手戟，往上一穿，遂向右一邁步，左手又往回一撤，此時鄒雷刀可就落了空啦。楚廷志趁着他的落空，左手戟像月牙峨嵋針，正掙在鄒雷的鬼頭刀窟上，右手戟一輪月牙子，直奔鄒雷的脖項，鄒雷的刀是撤不回來，被楚廷志戟上的月牙子咬住，只可撒手。向後一撤步，打算轉身逃走，雖然躲過楚廷志的方天戟，未提防後面的攔鉤手一齊向前，密若麻穰，將鄒雷衣襟鉤住，鄒雷此時想逃萬難，撓鉤齊上，將鄒雷搭倒在地。孫啓華在遠遠的看見鄒雷被擒，被官人按在地上網綁。自己已知道不好，有心向前解救，怎奈官兵勢大人多，再苦戰久，又恐被官軍捉獲，莫若暫且率衆人逃走，再設法搭救鄒雷。就在這個時候，孫啓華抖丹田一聲吶喊，弟兄們休要動手，隨我來。一面喊著，一面衝殺。幸得陳觀光，

與孫啓華三人抱在一處，分三面敵住官軍，一面動手，一面向東南退去。就把那個小黃龍姚玉，落在後面。姚玉打算向東南逃走，與孫啓華合在一處，這官兵如何肯容，四面包圍，死也不放。姚玉正在不能逃脫之時，迎面來了一人，正是神手楚廷志。姚玉一看急忙抽刀，向對面來人，嗖的一聲就是一刀。楚廷志一閃身，雙戟往上一支。姚玉往回撤刀，想要逃走。未防備由後面來了一人，向姚玉腰上一棍，打了個正着，姚玉身形向前一栽，爬伏在地。此時官兵向前，一齊動手，遂將姚玉，當場捕獲。楚廷志威嚇聲音說道：「焦二弟帶着徒弟保守囚車，待我捉拿逃走的三個小輩。」楚廷志將話說完，舉目一看，孫啓華，陳寶光，李進三人，已竟殺出重圍，向東南逃下去了。

第六章 怪龍嶺高僧賜寶

楚廷志雖看着他們三個人逃走，有意要追，自己又害怕，如若追趕，野狐嶺地勢危險，倘若再有別的意外，這個事可就不好辦了。只可回頭，這時汪春正派人將姚玉縛着，細綁着推推擁擁，各官兵各擎刀槍威嚇。就見汪春站在他二人面前，指手畫腳，因為離着遠，又兼着人多聲音衆，所以聽不見說的什麼。自己只得倒提着靈杆方天戟，向人羣而來。臨到切近，就見這兩個，人，橫眉立目。楚廷志向前叫道：「汪大哥你先別問這兩個，那逃走了的，咱們還是追，還是

搜查呢。」汪春聽楚廷志之言，遂說道：「楚賢弟，你先別忙，你只顧與賊人動手，你還沒看見呢，焦二弟的徒弟好幾個帶傷，這一千人還是真厲害，錯非你我弟兄趕到，這個囚車非讓他們搶了去不可。兄弟你先別忙，官兵還有好幾十名受傷的，咱們此時先辦理這個善後的事情。」楚廷志聽了汪春之言，遂說道：「大哥，你打算怎麼辦？」汪春說道：「要依着我的辦法，拿住這兩個賊人也不用問，這個時候也沒工夫問他們，把他們網好了，咱們後頭不是有兩輛大車嗎，把兩個賊人放在車上，請張祺，何輝，帶着二十名官兵，看守受傷的，再叫張祺帶領十名官兵，到前面村莊，找村長副，跟他們要人預備繩扛籬籬，把受傷的官軍，搭在棚內將養，然後再請治外科的先生治傷。我回頭派劉華奔東南追趕逃走的三匪，隨後墜着他們，可千萬別抓，倒看他們窩巢在那裏，讓他回來報信，咱們再設法。因為野狐嶺這個地方危險，倘若再有賊人前來劫掠，那可就不好辦啦。我想帶着五十名快手，所有的官軍，與兩名班頭，押着囚車早離開這個險地。咱們趕到葉縣再跟縣裏頭掛號，叫本縣裏頭預備刑具，派官人預備大車，協同保護囚車，再押解鄭州。張何二位，讓他們在後頭慢慢的辦理，咱們是先走的爲是。」汪春將話說完，鄧齋張何二位說道：「你們看着怎麼樣，何輝張祺二人在旁邊早就聽明白啦。又見汪春調度有方，只得在旁答道：「汪老既然如此分派，咱們就那末辦。你老到了鄭州，千萬等候着我們，這事求您可千萬別把我們哥兒倆忘了。」汪春眼滿說道：「那裏能够呢，咱們在鄭州會齊就是了。」

汪春等人，把主意商定，遂吩咐官軍，將拿住的姚玉鄒雷按倒，四馬攢蹄式網好，搭在車上。焦通海命受傷的三個徒弟，解德山，鄭英橋，時元，等人在傷口上，敷好了金傷鐵扇散，叫他們在車上看守那兩個被擒的賊人，把兵刃預備在手下。然後叫徒弟矮脚鬼解德海携帶着兵刃，帶着官兵在那左右樹林裏面，搜查搜查，有無賊人的餘黨。解德海答應一聲便帶着官兵搜查去了。

焦通海然後吩咐官軍，將那地上所拋棄的兵刃俱都拾起，放在後面大車之上，一面叫官軍整隊，一面與汪春商議就此起身。正在這個工夫，就見解德海帶着官軍後面牽着四騎馬，來到面前。解德海向焦通海說道：「弟子奉命搜查，並無賊踪。只有四匹馬，上面俱繫着小包袱，大概必是賊人遺棄下的，聽師傅的諭下。」汪春在旁，跟着說道：「你看那包裹裏面可有公函書信嗎。」解德海遂即說道：「弟子已竟查驗過了，裏面只有隨身的衣服，與散碎的銀兩。並無別的東西。汪春聞聽點了點頭說道：「那倒無關緊要，把馬匹繫在車後。」汪春看事，俱都辦完，又看了看張祺何輝帶了二十名官軍，往道旁扶受傷的官軍，並有當場喪命的，那受傷官兵。週身血跡模糊，哼咳之聲，慘不忍聞。遂回頭看見自己徒弟三叉手劉華，在那旁站立。汪春遂向劉華點手，劉華一見，趕緊走至近前，說道：「老師有何事分派，汪春向劉華說道：「剛才我交派的話，大概你也聽見啦，沒有別的你辛苦這一遭吧。三個賊人向東南逃下去了，你在後面

跟蹤涉跡，看准賊人的窩巢，不可打草驚蛇，探准賊人紮足的所在，直奔鄭州報告，我們在鄭州聽你的回信，你可要小心留神。」劉華說道：「老師差遣，弟子謹遵師命。」劉華將話說完，汪春看着他奔了東南，追趕三個賊人去了。汪春這種調遣，真是老而深謀，汪春站在那裡揚揚得意，只顧他在這裏心滿意足，他那裏知到在囚車之內的主僕二人。剛才李殿元在囚車之內，看見李進帶着四位小英雄如生龍活虎一般，只殺得焦通海的徒弟三個帶傷，只剩下焦通海與解德海師生二人，雖然迎敵，堪可落敗。若要戰敗焦通海，五位小英雄，必當砸毀囚車，救我主僕二人早脫繯練。李殿元看至此處，頓覺心中一喜，不啻重睹天日，不料汪春楚廷志帶領官軍趕到，將五位小英雄包圍，那倆英雄當場被獲。這一來不要緊，嘆壞囚車內披枷帶鎖的，恢復前明設立宏緣會的首領李殿元，見二位小英雄被獲遭擒。想二位小英雄不能救我，反倒被擒，被押到鄭州，也難以有命，事不能成，怎奈天不人愿。幸而李進同那二位小英雄，得脫虎口。救自己的，那幾位少年英雄，我連姓字也不曉得。這二位小英雄也隨我身入樊籠。自己想到這裏愁腸萬轉，心若刀割，正在思想之際，猛聽得前面喊叫，抬頭一看，就見兩旁，衆官軍刀槍齊擺，衆差役面目猙獰，一齊吶喊起差二個字，不知不覺囚車往前行走。李殿元在囚車內往道旁一看，鮮血滿地，與那受傷的官軍倒臥道旁，呻吟呼喚，並有那斷頭折臂的屍屍，橫倒駁臥，慘不忍觀。不題李殿元囚車向前行走。

再說那逃走的三位小英雄，奉師命前來打劫囚車，事而未成反折了兩條膀臂，難見恩師。含羞帶愧，悲憤交集，恨蒼天不趁人愿。那位小英雄孫啓華，領着年幼的師弟陳寶光，與那不怕死的，年幼李進。殺開血路，脫離了重圍，落荒而走。一面走，一面回頭觀看，幸好，後面官軍未能追趕。弟兄們不敢順着大道脫逃，只得順着小路穿林越嶺，向東南而走。此時正值秋景，又兼着愁雲密布，凄風冷雨，三位小英雄在仇殺惡戰之際，只累得偏體生津，那裏還顧的了冷雨寒風。今脫重圍，又行在山僻之處，滿腹愁腸，孫啓華怎禁得這一種雨冷風寒。不由得回頭看了一看在李進面上發現出一種悲慘形容。孫啓華看了，不由得心中一陣難過。只得壯着精神說道：「二位賢弟你我弟兄雖然事已如此，總算是我孫啓華一時的痴愚，誤中了賊人的奸計。」鄒雷姚玉二位師兄，又被擒獲，今總算靈虎不成，可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雖受恩師之重託，怎奈你我寡不敵衆，又將奈何。孫啓華說到此處止住了脚步，轉身復又說道：「有負恩師重任，實難與恩師見面。本欲橫劍自刎，奈因二位賢弟將何以歸，今愚兄轉留無用之身，令恩師傷心。我打算與二位賢弟相商，你我將兵刃暫爲解下，尋山中小路找一個棲身之所，再問明道路，不知二位賢弟意下如何。」李進未及答言，就見陳寶光站在對面冷笑，遞向孫啓華說道：「師兄何出此言，自古及今，成敗難定，雖然你我弟兄一時失算，誤中賊人奸計，未劫成囚車，反倒折了你的膀臂，總算你我弟兄逃出賊人的羅網，大丈夫既有三寸氣在，何以爲憂，就按師兄意所

說的話，我們急忙，尋找棲身之所，再作商議，何必作此爲難之態。師兄您難道忘了，事到臨頭須放胆。再者說今日之事，你我弟兄未能得手，若要得手，焉有這羣鼠輩的性命。這總算是不該事成，勝者何榮，敗者何辱。咱們行在深山，就是說話亦得留神，倘若後面有人跟下來，若把咱們這話聽了去，豈不是，反爲不美。師兄難道說就忘啦，君子防未然，依我之見，咱們就往下尋路，找相當的所在投宿，明天再起程。雖然有這未點小雨，似乎你我這條漢子也不要緊，何必您發出這種悲慘之詞，叫小弟聽着不入耳，咱們可是走哇。」說着話陳寶光把刀鞘由身上解下來，將刀插入鞘內。孫啓華聽陳寶光說的這些話，復又把精神壯了起來，說道：「賢弟之言甚是，爲兄一時痴愚，反不如你。」一面說着話，一面將劍匣由身後解下來，將寶劍插入鞘內，懸於脇下。」遂順着山道，直奔了正南的山嶺。

衆人等，穿過山嶺，孫啓華止住脚步，向東面一看，一片黑黯黯的松林。在正南重疊疊的亂山。扭頭往西觀看，遠山在目，山坡下一條小道，直奔了正西的山道。孫啓華在前，陳寶光李進隨在後回。此時李進早就把匕首尖刀藏在衣襟底下。孫啓華順着山坡下來，來在小道，回頭向陳寶光說道：「此地愚兄實在道路不熟，你們弟兄倆那一位認識這條道路？」陳寶光看着孫啓華搖頭，將要閉言。李進在旁邊說道：「少鏢頭您要問這條道，我可是實在沒走過，您看東面樹木叢雜，恐怕沒有大道。此時天可又不早啦，又赶上陰天，天更黑的早，倘若再迷了路

途，咱們可就不好辦啦。若是依着小人之見，咱們還是往正西走的對，不怕多繞幾里，那到沒什麼。只要找着相當的住處，再打聽道路，咱們可就不怕啦。我記得由南陽到宜昌，是斜着一直奔正南，走山路，總得繞道，沒有一直的道路。」孫啓華聽了李進之言，說道：「那末咱們還是往正西走的對。」陳寶光在旁答道：「兄長，事已至此，咱們就奔正西，何必猶豫呢。」孫啓華聞聽只得點頭，先往四外望了望，看看是否有人暗中跟着，這才領頭邁開大步，順着小道，向正西走下來了。走了約在二里之遙，這個天就漸漸的黑了。看了看天，雨却停住了，滿天的黑雲已散，看前面一片松林，這三人穿過松林。這天已經黑啦，到掌燈的時分了。在東閃出一輪的明月，照耀得滿天浮雲亂走，星月之光，被浮雲所遮，行隱行現，往四外觀看。山嵐障氣，遍滿山坡，一陣陣西北風，吹得身上遍體發涼，孫啓華一面看着山谷中淒涼的秋景，一面急忙赶路三人行走。借着朦朧的月色，一看正西有一座矮山坡，遠遠看着山坡上隱隱好像民房一般。孫啓華遂向李進說道：「李老弟，你看，那山坡上可有民房，現在天色已晚，不如你我到那裏暫爲投宿，就便問路，賢弟你想如何。」此時李進身上衣服本來單薄，又蒙着夜間清冷，再加上拚殺了半日，早就身體勞頓不堪，恨不能尋找一個下榻的所在。遂接着說道：「既是這樣也倒好，莫若咱們到那裏看看。」三人議定，便順着小路奔了山坡而來。

臨到山坡之下，就見上面有一條小路，順着小道，來到坡上一看。前面有幾顆古柏，直入雲

霄，此時正是月明如畫，借着月色一看，前面的房間，並不是住宅，乃是一座失修的古廟。孫啓華等來在山門之下，舉目一看。當中的山門，兩邊的角門，有口無門。四外矮牆破亂不堪，裏面東西配殿已然坍塌。當中正殿也是破壞不齊。並沒有門窗，看這個樣式，恐怕沒有住持的僧人，弟兄們看着，這冷落的廟宇，孫啓華向陳寶光說道：「賢弟，咱們既來到此處，咱們就到裏面看看，裏面若有住持的僧人更好，若沒有僧人，咱們就在這大殿棲身，也免得露宿。可不知道這個廟叫什麼名字。」說着仰面往山門上一看，上面有一塊匾，字跡模糊，細看才看出，上面寫的是勸建白骨寺。孫啓華看罷，邁步進了山門。李進陳寶光相隨在後。正當中的甬路，兩旁邊的丹墀，裏面臥着斷磚殘磚，孫啓華順着甬路來在大殿廊下，往裏一看，上面神像模糊，看不甚真。回頭再看，見師弟帶着李進站在身後。又見階前流螢蕩草，星光亂飛，不由邁步進殿，順着神櫺向後面觀看。原來是一座穿堂的大殿，隨着轉過神櫺，就見裏面東配殿，俱已坍塌，正中的大殿，殿前的月台，就見月台之上，一片火光，細一看，原來是一個七八歲的孩子，跪在台前，面向正西。那孩子的前面有一個炭爐，上面坐着水壺，這個孩童半爬半跪，在那裏吹火，又見大殿之內，隱隱的燈光。孫啓華看見廟內有人，心中暗喜，爲的好在這裏投宿。遂邁步上了月台，再一細看這個孩童，長得是眞好看，看着面目就彷彿很熟，像在那裏見過似的，可是一時想不起來。就見這個孩子身量不高，約有七八歲，身上穿着藍布褲褂，足下小皮鞋白襪。往臉上看，圓臉龐，頭上梳着

齒天杵的小辮，繫着青頭繩，前髮齊眉，後髮鬢頸，白淨面皮，兩道濃眉，一雙俊目，鼻如玉柱，唇似塗硃，牙排碎玉，大耳有輪，借月色看得分外真切，剛要跟這孩子說話，似乎這孩子知道外面來人，站起身形，回頭一看，高聲說道：「你們幾個人是作什麼的，因何深夜來到我們廟內？」孫啓華將要答言，就聽大殿之內有念佛的聲音，舉目細看，孫啓華暗吃一驚。就見由大殿之內走出一個和尚。這個和尚長象古怪，大身材，身穿灰色的僧衣，外罩昆盧褂。（昆盧褂就是和尚穿的大坎肩，錯非有道行的和尚，不能穿此昆盧褂）腰中繫着黃絨繩，燈籠穗飄擺，藍中衣，白高桶襖子過膝，足登開口僧鞋，手拿着拂塵，乃是十八節羅漢竹，上面相襯樹棕，往臉上看，黑漆漆的一張面孔，光頭頂未帶僧帽。頭上亮中透光，前面頭髮已然脫落，只剩兩道白鬚，兩隻鬚眉，壽毫多長。深目高鼻，唇似丹砂，額下白鬚鬚，新刮的日子不久。耳垂肩，就是瘦的難看。伸出手來，似乎鷹爪一般。胳膊上搭拉着鐵皮，約有一寸多長。孫啓華一看，原來是一位怪僧。

。孫啓華見和尚走出大殿，合掌問心說道：「那裏來的檀越，姓字名誰，因何深夜到此，請道其詳。」孫啓華趕緊抱拳，口中說道：「這位禪師若問，我等乃行路之人越過宿頭，誤至貴廟，打算在這廟內，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不知禪師可肯慈悲方便。」和尚聞聽，口念南無阿彌陀佛道：「檀越說的那裏話來，此廟也非是小僧的住持，小僧也是行腳的僧人，原是行無定所，只因此處幽僻，廟內清雅，此處又無住持，因此帶着小徒在此權住，暫為棲身。如若不嫌殿內污

續，請到裏面暫爲休息。」孫啓華弟兄三人一齊抱拳說道：「長老方便，我們可就要打攪了。」和尚回頭對那孩童說道：「徒兒趕快燒水，預備供客。」遂轉身說道：「三位請，待小僧頭前帶路。」說着話和尚邁步進殿。孫啓華弟兄三人，相隨來到大殿。就見迎面的佛廚，上面的神像，並無五供，只有一個香爐。在佛前鋪些蒿草，上面放着一個蒲團，靠着佛榻放着一個大黃包袱，在包袱外面放着一口戒刀。在東面兩邊有一塊青石，在青石上點着一盞油燈，旁邊架着，火石火鏢，雖有這盞半明半暗的，油燈，也很黑暗。和尚伸手相讓，請衆位屈尊，在蒿草上休息，休怪老僧不恭，實在是廟內清苦，休要見怪。孫啓華說道：「禪師那裏話來，請坐談話。」孫啓華一面說着，三人一齊坐在蒿草之上。此時和尚在下首相陪。孫啓華抱拳說道：「請問高僧怎麼稱呼？」和尚含笑答道：「小僧上悟下通，乃陝西人氏。皆因帶着弟子，遊行至此，小僧觀看此地山青水秀，廟內清雅，就在此打坐，就便傳授徒弟兩手笨拳。不料今日三位擅越賞夜到此，小僧款待不恭，未領教三位貴姓高名家鄉何處？」孫啓華見和尚問他們的姓名，自己一想我們做的事，深山幽僻之處，焉能知道呢，何必隱瞞名姓，就是說出真名實姓，也沒有什麼妨礙。」孫啓華想到此處，遂說道：「在下名叫孫啓華。」又用手往下首一指，說道：「這位叫陳寶光，他是我的師弟，我們是河南泗水縣的人。」又一指李進道：「此人姓李單字名進，乃南陽府的人，與我們弟兄都是莫逆之交，因爲一同貿易，貪趕路程，越過鎮店，想不到與禪師

有緣相會。多蒙禪師收留，我們在此打擾了，還有一事，要與禪師相商。」和尚聞聲說道：「什麼事，閣下當面請講，小僧願聞。」孫啓華說道：「只因我們趕路所走的俱是山場，並未經過村鎮，因此無處打尖，整整餓了一天，老禪師這廟內若有吃食，今日暫與我們充飢，明日我們臨行時，必然有份人心。不知禪師意下如何。和尚聞聽，遂說道：「三位擅越，沿路既未打尖，我們廟裏可沒有什麼好的，只有些饅首還是冷的，外面有燒得開水，還有幾塊鹹菜，恐怕你們幾位吃不下去。如若實用，那倒現成。」孫啓華聞聽將要答言，旁邊李進，早就饒腸亂鳴。遂在旁邊答言，說道：「禪師既有饅首就能充饑，倒是很好很好。」和尚聽李進說話透急，明知他們三人是餓啦。遂笑道：「這位擅越您稍候一候，待小僧取來大家一用。」說話間站起身形，邁步轉至神像的後面，一伸手取過一個白布口袋，放在衆人的面前。遂說道：「衆位既未用飯，你們幾位包含着吃吧。」說着話又由神像後面取出一碟子鹹菜，也放在衆人的面前，還向外面叫道：「紹先，你看那個水燒開了沒有，把他提來。」就聽那孩童回答，聲若銅鐘，說道：「水才燒開。」隨着聲音，就見這個孩童，手提着水壺，從外面走進來，將水壺放在衆人的面前。又由佛龕之內，拿出四個黃沙盃來，孩童用揩布，把盃擦乾，然後斟了四盃水，先遞與孫啓華每人一盃。這時和尚坐在孫啓華的對面，這個孩童站在一旁，垂手站立。和尚就見孫啓華把白布袋的繩扣解開，由裏面將饅頭取出，看這饅頭每個重有半斤，隨手先遞與李進，然後又取出兩個。陳寶光

隨手拿來就吃，孫啓華看着他二人，心中暗想，要在鏢局內，這個乾饅頭他們絕對不吃。看起來是饑不擇食，渴不擇飲，到了今日這個時候，白水就饅頭也行啦。孫啓華看着他們，自己不由得把饅頭放在口內，用咀一嚼，分外復香。借着半明不暗的油燈，一看饅頭裏面就彷彿有樹葉似的，嚼到咀裏，越嚼越香，還透着有點甜味。遂回頭向和尚帶笑說道：「這位禪師，」這個饅頭裏面有什麼材料，怎麼這末香甜好吃呢。」和尚帶笑說道：「衆位搜越有所不知，這種饅頭平常人許多的吃不着，這是老僧在天不亮的時候，提着籃子出廟，在後山採得百花的花蕊，百草的草尖，帶着露水把他採回來，用刀將他切碎，加上少許的白糖，用麪將他攪在一處，再用乾麪將他搗在一處，擱上少許的白鹼，然後團成饅首，用鍋蒸好，無論擱放多少日期，他也不乾，此名叫做如意百草糕。人要終日食用。可以健脾養胃，生津化痰，還能強壯筋骨，又能耐饑，所以我們出家人，應當吃這個才好。你們衆位吃着覺得怎樣呢？」聽老和尚所說，點着頭心中暗想我們弟兄奉命打劫囚車，舍死忘生爭殺半日，冒雨突風，不顧性命殺出重圍，逃至萬山幽僻的僧寺，討和尚一頓饅頭充饑。想起來名利二字，何如老僧這麼清閑瀟灑。

孫啓華手拿著饅頭正自發怔，猛聽得旁邊有人說道：「權越你吃老僧這個饅頭怎樣呢？」孫啓華抬頭一看，見和尚與他說話，這才猛然想起，剛才與和尚說話之時，自己一時的忘神。遂趕緊着說道：「這個饅頭實在是可吃，總算我們與老師傅有緣，討得您這百草糕。」孫啓華說着話，

就見這位老僧，目光炯炯，雙眸似電，不由得心中一動。看這個和尚，神色也是江湖上的高人，孫啓華看着，雙手一揖道：「我看禪師儀表非俗，定然是得道的名僧。剛才我看包裹上有戒刀一口，我想禪師必定通達武術，一定是世外的高人。小子有緣在此相會，何妨禪師明言，我等可以請教請教。皆因我等也練過幾手笨拳，方敢大阻直問。」和尚聽孫啓華之言，合掌含笑說道：「閣下既問，實不敢相欺，老僧原是出家少林，拜玄同長老爲師，習學少林的拳脚。因小僧年邁氣衰，何敢再言武術二字。今錯非禮越相問，小僧實不敢言及於此。請問三位受過那位明師的指教呢？」孫啓華見和尚一問，不由得心中躊躇不決，將然一怔，就和尚說道：「此處幽僻，我看三位必有要事在懷，老僧早就看出來了。皆因不敢冒然動問，今說至此，方敢動問。就是閣下明言，也沒有什麼妨礙。」孫啓華看和尚說話誠實，遂將饅首放在蒲團之上。雙手抱拳說道：「適才聽禪師之言，是我等所學的武術，也是少林西派，與禪師同宗。我之恩師他在華陰開設永勝鏢局，論起來爲弟子不當言講師名，今承禪師動問，小可不能不說。我的恩師他姓余雙各公明，江湖人稱龍舌劍鎮西方。」和尚聽孫啓華話說至此，遂舒左臂，用手扶着孫啓華的肩頭，上下細看。跟着說道，汝之禪名莫非少林僧上悟下空。（這上下二字原是和尚的稱呼，若問和尚的名字，應當請問師傅貴上下，所以著者才用上下二字）孫啓華仰面看着和尚，遂說道：「禪師何以知之？」和尚聞聽駭掌大笑，遂說道：「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老僧名叫悟龜，江湖人

稱渾號鐵臂禪師，汝之師祖悟空禪師，乃是我之師弟。你等休要見怪，此乃是門戶的關係，並非是老僧攀大，你們休要多想。」孫啓華陳寶光李進，一齊站起身形，遂向和尚說道：「我當是何人，原來是師祖。弟子等多有衝撞，望老人家寬恕我等。」說罷遂即下拜。此時和尚早就站起身來，將身一閃，合掌當胸，口念南無阿彌陀佛。說道：「你等先坐下，有話再談。」孫啓華請老和尚先落坐，然後大家才敢落坐，孫啓華遂向禪師問道：「師祖不在少林，因何在此？」和尚遂向孫啓華說道：「我在頭三年前，行在河南陸安府湯成縣，我遇見一個人。論起來也是我的師侄，原是南派的人，後來也受少林的教訓，此人根底很好。」

此人名叫潘景林，江湖人稱賽李廣。並有家傳的一條五鈞神飛槍，在步下一口金背砍山刀，若論此人能爲俱都不弱，就是此人命運乖蹇。家中雖有些個餘資，又遭了一場回祿，家業蕩然，我遇見了他，便把我讓在他的家中。我看他家道艱難，我才問他，因何落到這般景況，自己打算欲謀什麼生理。他曾對我言，因朋友介紹，如今在華陽縣永勝鏢局，鎮西方余公明手下，充當一名鏢師，現在請假回家。只因余公明待他很好，由櫃上支與他紋銀五十兩，外贈與他路費十五兩，命他將銀兩放到家中，趕緊返回鏢局子，皆因鏢局內人少不敷。只因老僧很愛惜他，所以他備酒款待。吃酒之際，我看他妻子徐氏娘子，懷抱幼子，五官像貌甚好，我才一問此子生辰八字，那潘景林對我說明，我才細細的占算，此子命大福洪。我在飲酒之際誇獎此子，潘景林對我說

道：此子將才三歲，他若長成，再過幾年我又是一番的爲難。我那時就問他，因何爲難呢？他說皆因家中無人，此子難得教育，我又不在家，終歸如何。那時也兼帶我有些酒意，我與潘景林首說此子若到七歲，我將他帶至少林，傳授他技藝，你還有甚麼不放心嗎。那時潘景林離席與我叩首，向我說道：你老人家既然成全您這師孫，就是如同成全我潘景林一般。我伸手把他摻起，他又將他的妻子喚至面前，當面說明。倘若潘景林不在家中，此子若到七歲，如師叔到此，命他妻子將此子交付與我，我將此子帶回少林，傳授他文武技藝，並讓他妻子放心，絕無舛錯。他妻子當面許可，這才與他分別告辭。我自己覺着到很後悔，如若將此子帶至少林學藝，豈不與他母子分離。我若不領此子，一來有悞此子的前程，此子必當荒蕪廢學。再者出家人不說詭語，我豈能食去前言。無奈這才由上半年到潘景林的家中，將此子帶走。那徐氏娘子，到很滿意，並無難辭。將子交我帶回少林，我又想少林人多。我若偏袒傳授此子，恐廟內人多物議。我這才想起，纔來到了此處，此山，名叫怪龍嶺，廟名白骨寺。這座廟宇年久失修，行人絕跡，這廟中正好傳授武藝。」說着話遂用手一指那孩童道：「潘景林之子就是他，他名叫潘紹先，今年才十歲，這也是我自找其累。遂叫道：「紹先你過來，你見見這三位師兄。」這孩童轉身來至三人面前，和尚悟通禪師，遂與孫啓華，陳寶光，李進三人引見。孫啓華見紹先過來行禮，伸手相診，各通名姓。彼此大家見禮已畢，然後和尚讓坐。

大家歸坐後，和尚吩咐叫紹先過來每人各獻白水一盞，此時孫啓華等，已竟知道和尚前後的來歷，一面喝水，就聽悟通禪師問道：「你們弟兄三人，據老僧看面帶倉皇之色，身上又有血跡，你們一來的時候，老僧早就看得明白，並未敢問，皆因不知你們的來歷。今既叙起不是外人，但不知你們因何到此，只管實說，老僧可以與你們劃策。」孫啓華見悟通禪師這一問，遂長嘆了一聲說道：「我們弟兄是奉師命前來搭救李殿元，在野狐嶺劫搶囚車，弟兄五人與官兵動手，一場鏖戰，鄒眉姚玉被擒。遂又將鏢局子在亂柴溝鏢銀被劫，永勝倒閉，直到如今弟兄三人如何逃走，誤入白骨寺，前後始末，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不想在此，巧遇師祖，方敢明言，還萬望師祖指引道路，我等趕奔宜昌……」。

只見悟通禪師向孫啓華一揮說道：「慢着，你往外聽。」說着話和尚用手往大殿外面一指。孫啓華隨手向外面一看，側耳聞聽。只聽得大殿的外面，秋風颯颯，只見殿外明月在天，浮雲遠退，冷瀟瀟毫無聲響，惟有那風急吹動的聲音，充滿了耳鼓。孫啓華看罷，荒山古寺，遠望無涯，惟有秋景在目。遂低聲向和尚說道：「師祖外面只有秋風吹樹，並沒有別的聲音。」和尚微笑說道：「弟子短練耳音，所以練武術所學的，就是一個靈字。練成武術，人體與天體相合，得天地鍾靈之秀氣，取日月之精華，練得清氣上升，濁氣下降，不怕我坐在屋中，外面有風吹草動，應當知曉。何況外面有若大的動作，你尚自不覺，怎稱得起武術家。待老僧與你變幻一個法術與

你來看。」說着話站起身形，一轉身向外一躬，脚下碾勁，順着門口往外一縱，縱到外一挺身，直竄上大殿的房簷下，用手向上一點。就見房簷上一物墮落，撲咚的一聲，見老和尚隨聲而下，用手輕輕的提起，一轉身縱至殿內，用手提着一物放在孫啓華等面前。

孫啓華借殘燈細看，嚇得目瞪口呆。今見地下放着二人，僵臥不動，細看此人身量不高，身穿藍布褲褂，藍布巾罩頭，背後勒着口短刀。不但孫啓華看着發愣，就是陳寶光李進也看着咋舌。孫啓華吃驚問道：「師祖如何知曉外面有人？此人是誰，師祖到要指示明白。」和尚一聽孫啓華之言，啞然而笑。遂說道：「方才我正在談話之際，我就聽見有人順着大殿東面牆梁，往上爬的聲音。我就並未理他，誰想到他竟敢斗胆竄上大殿，順着瓦籠爬在前簷；偷聽你我談話。他以爲我不知，其實我早就知曉。就是我往外縱身的時候，這個小輩打算耍跑，被我一伸手，用的是點穴法，把他點落於地。今把他放在面前，你們把他綁上，我把他喚醒，問問他因何來此竊聽。」孫啓華聞言，向與李進說道：「你過去把他綁上。」李進答應一聲，站起身來先把他脊背上短刀撤下來，然後解他身上的絨繩，就式把他綁好，用手往上一扶他，李進細人的這個時候，孫啓華向悟通禪師說道：「師祖這個事容易明瞭，不問可知是我們弟兄劫搶囚車未成，反倒失去兩條膀臂。我弟兄三人闖重圍，逃走的時候，必是他們，命這人追蹤跟下，不問可知，大概此人還是他們得力之人，請師祖將他喚醒，我把他問個明白，好作防竊之計。」和尚聞言說道：

「也可以，遂說着話，在這個胸膛用手一拍。就見這個人愛嘞一聲，緩過氣來，孫啓華向前將身形一滾，借着燈光往臉上觀看。這個人長的其貌不揚，尖嘴猴腮。」孫啓華含笑說道：「朋友，今日你被獲遭擒，你姓字名誰？你奉何人差遣？，大概李殿元遭難，所有的事你必盡知。你要說了實話，我們必當酌情放你，如若不說實話，你自己想一想，我們能饒你不饒你。你如若不肯實說，我們也有法子制你，你何必還讓我們費事呢；朋友你說吧：」被擒的人抬頭看了看，又低頭看了看自己。嘆了口氣說道：「得啦，什麼話也別說，我是錯翻了眼皮啦。皆因我沒看起這個和尚，沒想到如今反被拿住。你要問我。我姓劉單字名華，李殿元的事，也由我身上所起。說着話就把自己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原來劉華是奉他的老師鐵算盤汪春所派，暗地跟蹤，追趕下來。若論起這小子的武藝，可沒有多大。頭一樣兒就是黑夜之間，撥門撬戶，偷盜竊取，再者就是白晝行竊。若論黑白兩道，總算他說的出。若論探探聽什麼事，也可數一數二。今奉師父之命，追趕孫啓華他們三人。在劉華追的時候，可就看不見孫啓華他們的蹤跡啦。這小子他並不追趕，順着道上的足跡，他先把脚印認准，看着這個脚印，一直向東南而去。他這才沿道進了山路，他可就看不見足印啦。皆因地下都是山石，越過這段矮嶺，爬在嶺上，往正南都是亂山。正東是樹林。惟有往西是股小道。劉華這小子，也真難爲他，冒着風雨，此時雖然雨停，可是秋風的寒冷，也真够這小子一受的。他一

想逃走的人絕不能奔往東南，一定是奔正西啦。劉華遂順着山道向西而來。一面變着身形向西外溜神。猛見前面一片樹林，只因孤身一人心中胆怯。將身往地下一爬，順着樹林往裏看。恰巧。正看見孫啓華弟兄三人在林內談話。事情真巧，若是孫啓華他們三個人不在林中談話，一直奔了怪嶺白骨寺，這小子還是找不着。所以他爬在地下，看見樹林內站着三人，他算着定是逃走的那三個人。原因是，四外荒山，並沒有行人在此經過，他才暗暗的在後面追下來了。直跟到怪嶺白骨寺，看着他們三個人進了廟，他並未敢走山門。順着東面坍塌的破牆，隱在大殿東面牆梁之下。皆因看見和尚把孫啓華三人讓進大殿之內，他就在牆梁旁邊蹲着，聽不見大殿裏面說些什麼。劉華這小子，一着急他才想起，不如順着壞梁犄角向上爬。要按着綠林中竊盜調坎說，這個名叫作盤角子。他以為沒有人聽見，他才順着前槽的瓦籠，爬在大殿正當中，對着門口用了一個夜叉探海的架式，兩手扶瓦簷，探身形向大殿內觀看。和尚與孫啓華所說的話，可把他吓了一跳。他這才知道搶囚車的這些人，原來是華陰縣永勝鏢局鎮西方龍舌劍余公明手下的牙爪，他還打算往下聽，正趕上孫啓華將話說完，和尚用手向外一指，叫孫啓華注意外面的動作。劉華一見這風頭不順，打算要逃跑，他沒想到和尚這麼快，在剛一抬身的時候，和尚伸手一指就點在他的氣穴之上，連哼也沒哼出來，就隨和尚的手掉下來了，雖然被點住，心裏頭可明白。就跟岔了氣的一般，渾身不能動轉，嘴內說不出話來，就是緩不過氣來，和尚用手在他

胸臆上一拍，他這才緩過這口氣來。劉華將氣一順。可就讓人給擱上了。今被孫啓華一問，自己一想若是不說也是不行，無奈，只得把奉汪春之命，跟踪涉跡，追趕下來的情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孫啓華聽了，復又問道：「朋友你既然是鐵算盤汪春的徒弟，你又說李殿元的事，從你身上所起，莫若，你也說說李殿元的前後詳情，我們也明白明白，反正你也是得說。」劉華被孫啓華問得急迫，又一想剛才一時的失言，說出李殿元的事情，此時不說也還不過口來。又一想反正是活不了遂向孫啓華說道：「此事雖由我身所起，所作之事，與我無干，剛才您會說過，我若說了實話，您必放我逃走，可是這麼着，君子須言而有信。」孫啓華接着叫道：「劉華你放心，我一定放你就是啦。你趕緊着說吧。」劉華也就不不能不說啦。遂把自己，無非是夜間竊取偷盜，後來皆因案情太多，才拜鐵算盤汪春爲師。因爲他在南陽府知府杜尊德衙內，教習武術，我是借着他的勢力，做白道兒的買賣。白道兒就是白晝掏兜竊取，那李殿元未遭事之先，有一天我在西大街，要想幾個錢做份買賣。我看見一個行人走道慌張，一身的塵垢，看他像個行竊路的人，腰中囊裏沉重，我可就綴下來啦。可巧他要購買食物，見他從腰中掏錢，我順手由他腰中掏出一個紙包。我以爲是錢鈔，我找了個僻靜所在，將紙包打開，却是一封書信。信封的上面，有交付李殿元的字樣。我知道李殿元是本地的鄉紳，我這才把書信拆開，我一看這封信有關係

，我又不敢讓別人看，我就把這封信拿到衙門裏頭，而見汪春。正赶上，人稱抱頭獅子焦通海與我師傅正在一處閑談。我師傅問我有什麼事，我就把這封信交給汪春啦。我師傅與焦通海一看，我才知道李殿元是宏緣會的首領。這個工夫，少爺杜新帶着書僮李進。劉華剛說到書僮李進，他見李進在那邊坐着，臉上遂即帶出一種不敢說的样子。李進在旁答道：「劉華，你只管說你的，我不怪你。再者這個事情都是我親眼得見，你就是說實話，往後還怎麼樣，你說。」劉華，遂又說道：「因為少爺來到把式房，看見了那封書信，後來少爺腰疼，都是這位李爺伺候。少爺要入廁走動，這位李爺可就隨着少爺上茅廁去了，焦通海與我師傅汪春商議好了，焦通海這才拿着書信，奔了裏面書房回稟知府。所回稟的事情，我可就不知道啦。後來知府把李殿元騙到府衙，升堂審訊。那時節知府杜尊德隨着暗派焦通海，捉拿李殿元，暗中押往鄭州。在野狐嶺擒獲了你們的二位英雄，我師傅命我追蹤涉跡，跟下你們三位爺台來的。實望跟到廟內，探聽虛實，不料被擒，小子一片實言，既然被獲遭擒，衆位爺台，格外施恩，寬釋我這條性命。」孫啓華聽完，隨冷笑一聲說道：「劉華，我倒有心放你，不過怕你回去告訴汪春對我們不利。簡直的說你不死我實在不放心。劉華一聽知道活不了啦，遂說道：「唉，我就知道活不了啦，可別讓我零碎着受。」孫啓華答言說道：「你放心吧，刀鈍不了。」回頭向和尚說道：「師祖，我把他捉到廟後結果他的性命，您看如何。」和尚聞聽，口念阿彌陀佛說道：「此人是萬不可留，非是老僧不慈

，事到如今只得將他殺了，何必你前往。遂叫道：「李進，若沒有此人，你家主人李殿元，豈能遭受這場災禍，他就是你主僕的仇人，你還不與你家主人報仇雪恨。」

李進聞聽，不由雙眉倒豎，二目圓睜，牙咬的咯吱吱的亂響。厲聲說道：「師祖之言，却到有理。」說着站起身形，將劉華一手提起，出了大殿，放在甬路的當中，回手拔出七首尖刀。此時衆人俱到，要觀看李進怎樣雪仇，就見李進把七首尖刀往口中一合，讓劉華雙腿着地，倒揀着二臂，如同跪着的一般。李進，右手把刀舉起，用手一點劉華，口中說道：「我主僕與你遠日無寬，近日無仇，爾白晝竊取，巧得宏緣會的公函，你不應該，將公函獻與臧官杜尊德，致害得我主僕家敗人亡。你也無非落一個害人的名目，也沒有多大的好處。今可稱得起是未曾害人先害己，你害我主僕，我今天也叫你嚐嚐我的七首刀。」李進說到此處，鋼牙咬定，把腳一頓，聲色俱厲，手擎七首刀，厲聲說道：「我恨你有二目能以竊取，竊我宏緣會的公函，我今天先挖你的眼睛。」說着話手起刀落，此時劉華被綁不得動轉。正在心驚胆怯之際，就見李進惡狠狠手擎七首尖刀，光閃閃向面部刺來，一陣發暈，他這一暈不要緊，李進可就得了手啦，一手揪住他的髮髻，右手七首刀扎在劉華右目之內，疼的劉華癡呀一聲，李進用手向外一挖，把個血淋淋的眼珠兒挖將出來，又用刀尖挑着，向自己口中一送，咬的咯吱咯吱亂響。隨着抽刀又將左眼珠挖出放在口內，一邊嚼着眼珠順着嘴角流血，面目改色，餘怒未消。此時的劉華，身形亂恍，兩個血淋淋

的紅洞，看着實在是難看。此時李進用刀尖指着他的胸膛說道：「我把你這倚賴官府陷害好人的惡賊，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紅的是黑的。」話言未了，七首刀早就刺入劉華的心窩，劉華只一喘氣，李進腕子一用力，用刀順着胸膛往下一劃，來了一個大開腔，裏面腸肚崩出。遂將刀向口內一含，用兩手的二指，扣住他的左右兩脇，用力向左右一分，只聽澎的一聲，將劉華左右的脇骨撕開。用刀尖照裏面的人心，向外一挑，伸左手用布捻着把劉華的赤心捏住，右手刀割斷裏面的心管，將心取出來。和尚在旁邊，口念阿彌陀佛。和尚因為什麼念佛呢？皆因看見李進年幼心狠。和尚遂向李進說道：「如今你已拿住仇人，將他挖目摘心，難道說你還有什麼不出氣的嗎。」李進聽了和尚之言，將七首刀在死屍的身上擦了擦，插入鞘內帶在腰間，然後向和尚雙膝跪倒，口中說道：「錯非禪師將賊人拿獲，弟子何能報仇雪恨，此皆是禪師所賜，弟子這裏參拜。」和尚向李進說道：「你且起來。若按江湖綠林的規矩，大英雄殺人滅跡，我命紹先，幫着你將賊人的死屍搭在後面掩埋，我等在大殿之內等候。」和尚把潘紹先叫過來，又告訴他一遍，和尚悟通，這才帶着孫華啓，陳寶光回歸大殿。

衆人來在大殿之內，和尚又把青石上的油燈剔了一剔，然後就坐。和尚用手一指說道：「你看劉華前來送死，非是出家人妄開殺戒，此人是萬不能放。今將他結果性命，總算是大快人心。總算由賊人口中間出李駿元前後被害的情由。若不拿住此人，他在後面跟隨，終歸也是你

「師祖，這劍一煉便是剪草除根，以絕後患。」孫啓華說道：「師祖，錯非你老在此，我們弟兄必爲劉華暗算。這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報應循環，他是自投羅網，也難怪李進的心狠。他是報仇的情切。……」這裏和尚正要答話，此時李進潘紹先由外面進來。李進向前說道：「奉禪師的法諭，將死屍掩埋，殿前的血跡打掃乾淨，我帶着潘紹先回來的時候，走到山澗，借着山泉，我二人就便洗了臉。您看看臉上都沒有血跡了吧。」和尚一聽，笑向李進說道：「你沒看看，你們三個人衣服上的血迹，誰的身上也不少。就這個樣兒走在街市之上，豈不令人生疑。應當把衣服脫下來，都得用水洗一洗，不然你們也是走不開。」說罷，和尚叫潘紹先，把開水給每人斟上一盃，跟着大家把百草糕的饅頭拿起來，衆人飽餐一頓，吃喝已畢，和尚命潘紹先在神榻後面取出一個瓦盆，叫潘紹先他們輪流着把衣服洗淨，到了半夜之後衣服晒乾了，讓他們穿戴齊整。和尚向孫啓華道：「皆因此山幽僻，我才在這廟內棲身，爲的是傳習潘紹先的武術，皆因你們到此，又殺了劉華，此處廟內不潔淨，我們也不能在此久住。我帶潘紹先別尋山場棲身，你們意欲何往呢？」孫啓華聞言，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們先投奔宜昌康家村。」孫啓華遂又把亂柴溝失去鏢銀接濟李進的書信，奉師命在野狐嶺搭救李殿元，事畢在康家村相會，所有與師傅相定的計劃，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和尚聽了此話，遂說道：「你既有前定之約，那末到了康家村，想什麼主意呢？」孫啓華聞聽說道：「師祖有所不知，我們弟兄五人

原定的計劃，如若將囚車劫下，救了李殿元老先生，無非是先到康家村，不料囚車未能劫成，反中了賊人的奸計，我兩個師兄鄒雷姚玉被獲遭擒，當時雖不至有性命之憂，必然和李先生，一同押往鄭州，我們此次到了康家村，可就不能說逃災避禍。見着我的恩師，趕緊商籌妙策。還得奔往鄭州，搭救他們出了虎穴，然後再想主意，恢復安豫會，擴充勢力，大家努力，保全我們的漢族。」和尚聞聽孫啓華的言詞，口中說道：「壯哉血性的男兒。」復又說道：「你們若是由怪龍嶺起身，可認識道路嗎？」孫啓華說道：「弟子等並未走過這條道路。」和尚說道：「此處屬方山縣管轄，你們若是由此向西南，是奔南陽的大道，這條道你們是萬不能走，由南陽奔襄陽，過江城奔宜昌，可是一條最近的道路，你們不如奔東南，可是淨是山道。奔泌陽縣經過確山，直奔信陽州，由崇石山直入湖北，由湖北漢陽乘江船轉道宜昌，這末走可是避免不少的是非，你們三人可有盤費嗎？」孫啓華聞言，皺眉說道：「只因我們劫車之時，貼身的衣服包裹路費，現在都已丟失，只因我等戰敗棄馬逃走，那裏來的路費呢。」和尚一聽說道：「那倒不要緊，我與你們找兩塊布，把兵刃包好，我再給你們點路費。孫啓華，我還有一件事，尚且未能問你，你師傅余公明，所傳你們的武術，都是什麼工夫呢。」孫啓華遂不慌不忙，就把師傅所教的各種的拳腳，各樣的兵刃，與竄高縱矮小巧之能，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又把師傅親傳青龍劍術一百單八招，從頭至尾說與和尚。

悟通禪師聽着點頭，遂說道：「老僧我本當見着你們隔輩人，我應當傳授你們本領的秘訣，如今我有一事，當與你等說明，你們到了康家村，與你那恩師余公明相見之後，必得設法到鄒州搭救那被罪的李殿元，與你那兩個師兄，他們必是肘拷加身，項帶鐵練。你們怎樣的搭救呢？」

「孫啓華聽到此處，不由得雙眉緊皺，口中說道：「師祖，有何高見，弟子願聞。」和尚聞聽點頭笑道：「我有一口得力的寶刀，就是尺寸太短，待我取來與你觀看。」和尚說着話，站起身來出神櫺旁邊，將那包袱上的戒刀拿下來，放於地下，把包袱打開，由裏面取出一個小黃綾包裹，看着倒也沉重。只見和尚把這個小黃包裹放於地下，仍然將包袱包好，老禪師又將小黃包裹拿到孫啓華的面前，孫啓華一看，裏面原來是一口匕首。長約一尺二寸，約有三寸的刀把，龍頭的吞口，刀形若龍尾。真金的飾檢，綠紗魚皮的刀鞘，杏黃帶子勒的刀把，相襯兩個皮疤痕。就見和尚將刀拿起，叫道：「孫啓華你來看。」孫啓華趕緊雙手將刀接在手內，一看上面有崩簧，右手握住刀把，左手按住刀鞘，順手捏崩簧，哧的一聲將刀掣出來，留神一看。這口刀冷嗖嗖光閃閃，奪人二目，繞眼光芒，電光灼灼冷氣侵人。用刀鞘往刀面上一敲噹哪噹，的聲音，正如鐘磬之聲，真可稱得起龍吟虎嘯，希世之珍，愛不釋手。孫啓華遂叫道：「師祖，此刀真乃寶器。」和尚一聽，微笑道：「老僧留此無用，情願相賜與你，孫啓華趕緊答道：「此寶乃祖師心頭之愛，弟子豈敢擅奪。」和尚哈哈大笑的說道：「你見利思義真不愧俠義的門徒，此寶刀雖為希世之

珍，究屬殺人利器，出家人最戒的是殺盜淫妄酒。殺爲第一戒，要此凶器何用。古人云，寶刀寶劍贈與烈士，孺子正在少年得意之秋，與民族爭先之際，瑤佩此寶，故而割愛相贈。」孫啓華說道：「請師祖賜教。」

和尚笑道，提起此刀年限太古，此刀乃出自大禹時所造，禹王愁做孟勞刀。只因禹王治水擒水獸之時，內有一丈毒猿，被禹王所擒，用寶鍊鎖住青猿，押在揚州天心井中，惟此鍊經萬年不朽，寶刀寶劍不能斷之，因而坐靜沉思，此鍊無寶器可降，愁思終夜，猛然間想起製造大夏龍雀刀所餘下的良質，就質鑄了孟勞刀一口。此刀刀小玲瓏，可惜就是尺寸太短。此刀可能剪金削銀，切鐵斷玉，吹髮可過，迎風斷草，此刀在戰國之時，落於季孫氏之手，後來此刀落於少林，汝師祖將刀賜我，隨身佩之已久，我未嘗用此刀殺過生命，無非是護身而已，今見汝天生英俊，真可稱良材良器，我將此刀賜汝，寶而藏之，不可輕視此寶，日後遇急難之時，可以作護身之用，平時不可妄用，爾可要牢記心頭，孫啓華聞聽此言，緊轉身形，將此刀雙手呈與和尚，遂即撩衣拜倒，口中說道：「多蒙師祖賞賜寶刃，弟子不敢言謝。」說罷向上叩頭，遂說道：「弟子大禮參拜了。」悟通雙手捧刀，身形向旁一閃，口中說道：「爾且免禮。」孫啓華站起身來，將刀雙手遞與孫啓華，孫啓華用雙手接了過來隨身帶好，此時大殿以外星月滿天，風清月朗，估量着這天快亮啦，和尚一看，東方堪可發曉，又見孫啓華陳寶光李進，三人已竟飽餐已畢，遂

吩咐潘紹先將饅首，仍然收在布袋之內，水盂撤去。復又向孫啓華說道：「天氣不早，非是老僧不款留你等，此處也不是你等久居之所，老僧現有散碎白銀數兩，可以作爲川資，你們還是依着老僧之計，拋却南陽繞走武漢奔宜昌，等到天亮，再登程不晚。」此時悟通由佛櫃內，取出零碎紋銀一包交與孫啓華，和尚又與他們找了兩塊包布，命他們將兵刃包好。此時天就亮啦，大殿內的殘燈暗淡，和尚遂向孫啓華等說道：「天可不早啦，待老僧相送爾等出廟，指引你們的道路，休悞途程。老僧在此怪龍嶺恐不能久住，咱們是後會有期，你們要沿路保重就是了。」孫啓華三人聽了悟通之言，險些落下淚來。孫啓華所想的是落難脫逃，身臨荒山，饑腹無宿，今天治遇師祖，蒙師祖這一番款待，得其飽暖，顧念同門，並賜寶刀，恩深義重。黎明忽然分別。孫啓華三人臉上現出一種不捨的情況來。老和尚合掌當胸，口念阿彌陀佛，遂說道：「你們隨我來。」說着話出了大殿。孫啓華等三人，只得後面相隨。出離了大殿，就見天色大亮，斜月西沉，東方曙色已升，孫啓華三人出了山門，那潘紹先也在後面相送，和尚在前，繞走古栢蒼松。順着山坡的小道。躡了怪龍嶺，往前行走數步，前面樹林。和尚率領衆人穿林而過，和尚站在樹林之外，用手向正南一指，叫道：「孫啓華陳寶光李進。」三人立在和尚面前，一齊答言說道：「師祖有何話講。」悟通禪師手指着正南說道：「由此向南轉東，離此不到五里之遙，前面有一段山溝，過了這段山溝，便是大道，直奔漢陽。你們沿路之上千萬謹慎小心，你們所作的事，你們自己

還不明白嗎。」孫啓華聞聽唯唯稱是，口中說道：「勿勞師祖遠送，弟子等就此拜別了。」說罷，三人一齊跪到叩頭。和尚將身往旁邊一閃，口中說道：「你等免禮登程去吧。」三人一聽，站起身來，退身告別，轉身向正南，順着小道走下來了。孫啓華走出數步，回頭觀看，見和尚仍然站在樹林之外合掌目送，看意思也是戀戀不捨。孫啓華不敢回頭再看，直奔正南。和尚自領潘紹先回廟去了。」

第七章 青陽鎮奇人示警

單提孫啓華三人，往南走了不到三里之遙，就見大道往南岔去，只得順着東南的小道往前行走，道旁山石堆疊，猛聽得山歌高唱，牧童方出。弟兄三人進了溝口，孫啓華走至此處，觸動亂柴溝的感想，想起與恩師余公明話別之時，如今劫車未成，落荒而走。雖遇悟通禪師，從中成全，如到了宜昌府，見着恩師，有負重任之託，反倒折去兩條膀臂，有何面目與恩師相見。自己想到此處，面帶憂容，心中一陣難過。孫啓華正在思索之際，後面催促快走，孫啓華只得點頭往前趕路，孫啓華正在思索之時，早被那陳寶光看出情景，故耳以言語相催。弟兄們說着閒話，已然出離了溝口，遠望山坡之下，短籬茅屋，又聽得鷄鳴犬吠，才看見道路的行人。孫啓華等喘吁吁行步倉忙，弟兄們過了這段山莊，才到了大道。

大道上人煙稠密往來的客商，一個個肩負行囊，往前賸路孫啓華猛一抬頭，不知不覺。就見那正東，現出黑暗暗一帶村莊。遂回頭說道：「二位賢弟，你們來看，紅日東升，正到打尖的時候，你我弟兄在前面鎮店打尖，然後咱們再問程趕路，你看如何。」陳寶光未及答言，就聽李進在旁說道：「少鏢頭言之甚好，你我打完尖再作商議。」孫啓華，遂止住了脚步，看了看四外無人，遂叫道：「李賢弟，你我弟兄患難扶持，同生同死，從今後把少鏢頭三個字抹去，如若如此稱呼，恐沿路之上令人見疑，遇事諸多不便。再者你我這是什麼時候，依我說不如你我呼兄喚弟，省得旁人猜疑，又顯着無拘無束，你說好嗎。」李進說：「小人怎敢。」那孫啓華執意不肯，李進推辭不得，只得回答說道：「既然如此拾愛，小人謹承尊命。」陳寶光在旁答道：「應當這麼辦，李賢弟太愛拘禮，就憑你所做的事我們就佩服你，你一客氣，倒把我們拘住啦。」陳寶光說着話往前走，孫啓華李進後面相隨。不多時，已然進了西鎮口，弟兄三人進了鎮口，用目一看。好熱鬧的一個鎮店，大概還是集場。就見東西的街道，南北對面的舖戶，往來的行人，十分熱鬧。弟兄們正往前走，就聽北面有人往裏相讓。孫啓華一看，原來是一個小飯館。門口對面放着十幾條板棹，就在條棹的外面站着一個夥計，正在那裏讓客，見他們三人像是行路的模樣，孫啓華見夥計往裏讓，遂說道：「二位賢弟，莫若在此打尖，我看到也方便。二位賢弟怎麼樣？」陳寶光在旁答道：「咱們先到裏面看看。」孫啓華尙未答

言，夥計上前說道：「三位裏面請吧，到裏面看看，不合式您再到別處去。」孫啓華弟兄三人進了飯館，灶上掌灶的正在煎炒烹炸，刀勺亂響，屋子裏面擺着棹椅條凳，甚是乾淨，後面是穿堂門，有一段花瓦牆，當中一個月亮門，來到後堂，見兩旁的棹子條凳倒是很齊整。孫啓華道：「夥計，你們這裏有雅座嗎？」夥計道：「有有」遂將孫陳李三人讓進雅座，三人先要了些酒菜吃箸。

此時李進早就把杯箸擦抹乾淨，提起酒壺先與孫啓華將酒斟滿，後給陳寶光斟了一杯，彼此他們大家擎起酒杯，各自飲酒。這個時候跑堂的可就忙啦，外面不斷的進來飯坐，工夫不大，這個後堂的飯坐已然賣滿。孫啓華見飯坐很多，弟兄們又不好商量正事，只可飲酒說些不相干的話。就在這個工夫，聽跑堂的站在堂口嘯叫，口中喊道：「你早不來晚不來，你單等着上座時候來，衆位爺台尙未吃完，誰能給你呢。你先到外面轉個灣再來，回頭若有了剩菜給你留着。」又聽有人在外面接聲說道：「得啦，你不必難爲我，我要的是客人們的錢，給我不給我與你相干，你何必往外趕我呢。」說着話就聽有響啣的聲音，孫啓華順着聲音往外一看，就見外面進來一人，看着心中好生不忍，就見這個人年紀太大，中等身材，身穿藍布褲褂，足下穿着一雙舊酒鞋，白襪子還是高桶。腰裏頭繫着一根藍鈔包，右手拄着一根半截竹竿。伸出手來炭條相似，胳膊上皺皮有一寸多長，左手提着一個小包袱，包袱上帶着好些個塵垢。往臉上看，形容枯瘦，

黑漆漆的臉膛，頭上旬頂。後面白剪子股的小辮，繫着藍頭繩兒，兩道殘眉，裏面長的壽毫堪可遮目。塌眼皮，看不見眼珠。準頭豐滿，兩撇掩口鬚鬚，海下鬚鬚約有半尺多長，根根見肉，大耳垂輪，低着頭，一面說着話，一面往裏走。夥計怎麼攔，也沒攔住他。就聽他說道：「何必呢，那不是修好哇。」說着話進了後堂，向各桌上的客人討要。就聽他說道：「衆位吃不了的剩菜剩飯，賞給我點吃。實不相瞞，我兩天未嘗吃飯，衆位可憐可憐我吧。我是落魄的，萬般無奈，實在是腹中飢餓，求衆位爺台們賞賜賞賜吧。衆位不嫌棄我，可以管我一飽，生世不敢忘報。我還不白吃，我送給您一相，我看過麻衣相，水晶集，董柳莊，不敢說深通相法，不信我與衆位說說，可以能斷，當時的吉凶。那位先賞給我頭一份，衆位不肯看相，我絕不要求。那一位願意看，我就當時在衆位面前獻醜。」就見他將話說完，仍然挨着去討。走了好幾桌連一個給他錢的都沒有。轉來轉去，轉到正起。這張棹不但不給錢，還直趕他，嫌他身上襤褸不堪。吃飯的客人大聲說道：「你這個乞討的，你也得看看，你够多末污穢，滿臉的鼻涕，又是眼淚，一看你，實在令我嘔心。我們還讓你相面，你趁早兒躲開，別讓我們看着你嘔心了。」就聽這個老人說道：「爺台別生氣，既不相面，又不賞給我甚麼，何必這樣嫌我。諺云：『莫笑他人老，轉瞬白頭翁。我也不願意這麼老，誰讓我上了年紀，這有什麼法子，看起來人可別老，人要是老了，討要都不值錢。』這個老人口裏叨叨念念，就轉到孫啓華他們的桌案之前。口中說道：『這三位

公子，您看見了沒有。那邊那幾位爺台，也不相面，也沒有賞賜，還說了許多的閒話，三位公子爺，您相面嗎。」看陳寶光那個樣式，就要闕開這個老人。

孫啓華忽然心思一轉，想和這老人問問道路，當時便止住陳寶光向這耨老頭說道：「老人家，若大的年紀，何必生氣，他若不賞給你錢，你不會再上別處去要嗎。」孫啓華將話說完了，就聽這個老人嘆了一口氣道：「三位公子，只因我自幼愛讀相法，以相面爲生，我也很賺過些錢，開了一座相館，不過相醫不能自醫，卜不自卜，我也曾算過我的八字，流年不旺，未想到回祿逞兇，一把火，把我的相館並所存的積蓄皆成灰燼。萬般無奈，只可賣卜爲生，與人家細批八字，善觀氣色也倒可以糊口。不想時運乖蹇，年老氣衰染病在床，以至病體痊癒，衣服當賣一空，還拖欠下店飯賬無力償還。多蒙那店房主東，慷慨仗義不加催討，我得以脫身。我想往鄰池縣尋我弟子，因無盤費，遂落到乞討之中，至今兩日未能一飽，我剛在那邊桌上討要，反招惹出一套閒話。公子看我年老無依，實在可憐。三位公子成全我一飽嗎。」孫啓華聽了老人悽慘的話語，遂觸動惜老憐貧之念，遂問道：「老人家您貴姓。」老人聞聽咳了一聲，遂說道：「我身貧至此，還敢掛貴字嗎。不才老朽姓譚，原籍安徽海洲的人氏。因事流落在此，也算奔忙一世，如今行無定所，三位公子見笑見笑。」孫啓華聞聽，含笑說道：「老朋友何必這樣的客氣，富貴乃人生之定數，今日與閣下在此見面，總算是有緣，何在乎這一頓酒飯。你老人家只管放心，我

願你與我同桌而食，你老可能賞臉嗎。」老人一聽，嘆了口氣說道：「唉，若能待我一飯之德，只要我有三寸氣，不敢忘報。」孫啓華帶笑說道：「這算的了什麼。」遂向跑堂的說道：「給我們這裏添一雙杯筷。」跑堂的趕緊的過來，向着老人道：「得啦，你真能跟人家三位公子坐在一處，這倒好啦，省得你討要去啦。」老人家一聽正色說道：「將心田放在當中，處處都有好人。夥計遂帶笑說道：「我給你老把杯箸預備好啦，請你人坐吧，小心別吃多了。」

這位老人也不理會他，遂即落坐，孫啓華拿起酒壺來，給老人滿上了一杯酒，又向跑堂的說道：「你再與我們來兩碟菜，再來兩壺白酒。」孫啓華張羅這位老人喝酒，陳寶光在旁，看着心裏很不滿意。心中暗想，我們這個時候遇的是什麼事，那有工夫管別人的閒事。自己又不好攔阻，只得隨着。大家吃酒。李進看着這位老人酒量還甚豪，孫啓華不住的添酒要菜，惟有這個老人大吃大喝，和他說什麼話，只是一語不發。孫啓華問了幾句，見這老人不答，心中生氣，有心上火，心中又想，作好人索性作到底吧，也就不再問了，那知酒過三旬，菜過五味之後。老頭將酒杯往前一推，不住的定睛細看，孫啓華被他看的臉紅耳燥。遂向老人說道：「譚老先生，閣下目不轉睛看我這是何意。」老人點了點頭說道：「未領教公子貴姓？」孫啓華見老人問，又不得不說，遂說道：「在下姓孫，這是我兩個兄弟，一個姓陳，一個姓李。」老者將話聽完，點頭說道：「三位公子休怪老朽言語勞叨，休怪老朽冒直口爽。方才我到並不理會，也搭着我吃了這

幾杯酒，再猛然一看，三位公子印堂發暗，眼角發青，臉上氣色不正，下眼皮發黃，若按着相書上的說法，下眼皮的下邊名曰臉部，若是發青，必有口舌是非。若是發黃，有官司當頭，眼下發赤，必有血光之災。何況三位少公子，眼下發黃，印堂發暗。據老朽來看，三位滿面暗淡，又透出悽慘的形像。休怪老朽口直，這個相法，往遠者說不過十日，十者爲實數，這是往遠處說。往近處說不過終日，終日就是今天哪。不出今日恐怕有橫禍臨頭。三位可要慎之，休怪老朽口直，別把老朽之言作爲兒戲。」這位老者將話說完。一仰脖喝了一杯酒。

陳寶光在旁邊一聲冷笑，心中想道：「孫師哥這是自我煩惱，吃完了飯就走够多麼好，非要多管閒事。請這老頭子一頓飯，其實他吃這頓飯也不要緊，還給人心裏添堵。」真是花錢找攪扭。不由得冷笑說道：「譚老頭，您說這話好沒有道理，我們弟兄三人，與你初次會面，再者我們是行路的人，又不做犯法之事，您就吃您的酒，我們又不求您相面，您何必說出這種的言語，讓我們弟兄，心中不安。你偌大的年歲說這無稽之談，有什麼用呢，也就太不自諒了。」說着話臉上帶出不滿之色。」李進在旁一看忙勸道：「師兄您吃您的酒，這位老者又沒跟您說話，咱們管這個事幹嗎。有孫師兄陪着他說話哪，咱們喝咱們的酒。反正……你又如何和他執氣呢？」陳寶光一想吵一回，老頭也是白吃，又何必呢。遂伸手舉起酒杯滿飲了一杯。陳寶光遂不以此事介意。惟有那孫啓華，定睛細看那陳寶光與李進的面部，面上的氣色與老人所說的相法相同。自

已暗想不問可知，我的臉上氣色也是如此。自己想到此處，不由的毛髮森然。心中暗想，倘若我們弟兄再有遭遇，這便如何。自己一想，不由得一着急，酒往上一湧，險些出酒。只覺得頭沉自眩，手扶着桌案，自己心中後悔，不當多貪幾杯。那老人說道：「三位公子休以老朽抽口爲是，不過我按着相法的批判，但願無事，倘若相法有驗，老朽必當面質事實。說罷，哈哈，鼓掌大笑。」跑堂的在旁邊一看這個老頭子吃飽了，樂起來啦。孫啓華見老人說罷，鼓掌大笑，雖然是落魄的形容，雙目開闔之間，精光彩蘊，隱含着放蕩形骸英雄的氣態。遂接着向老人說道：「這位老者所說之言，不過是我們弟兄臉上現出一種晦氣，叫我們弟兄謹慎。錯非是您熟識相法，豈能看得出來呢。但凡我們行路之人，雖然不招災惹禍，我們自當遵守謹慎二字，雖然我還二位兄弟不懂相法，我也覺得我們弟兄氣色晦暗。我這裏先謝謝你老的金石之言，天也不早啦，咱們吃飯吧。彼此都要往下趕路。」孫啓華說着話叫道：「堂倌，夥計一聽。趕緊來到桌案之前，笑嘻嘻的說道：「衆位爺合要什麼飯菜，請您分派。」孫啓華說道：「可口的飯菜，來兩盤，隨着來飯。」夥計答應一聲，轉身出去，工夫不大，將飯菜一齊端上，孫啓華大家將飯用畢，叫夥計算賬。在這個工夫就見那譚老頭站起身來抱拳說道：「多蒙厚賜，知老朽口直，我要與衆位告辭了，咱們前途再會。」說着話提起小包袱抱拳告辭，出了飯館揚長去了。

孫啓華自己覺着吃酒過量，又蒙這幾日的奔波，覺着身體勞頓，自己打算在此住上一宿，明

天趕路。遂與陳寶光李進說道：「二位賢弟，劣兄我飲酒過多，身體不爽，我打算與二位賢弟相商，在此店內住宿一宵明日再走，咱們可以住得嗎。」李進一聽，手扶着棹案看了看左右無人，低言說道：「兄長，咱們離開這是非之地，不如強扎着向前趕路，我看此處危險。」李進這句話將說完。陳寶光在旁接着說道：「李賢弟，你也太小心啦。據我想這個地方後面有店，也很清靜，再說我師兄身體不爽，就是在此住一宵，也沒有什麼妨礙。」孫啓華聽了，看了看李進，自己心中又添上一分的難過。明知李進這個人謹慎，又想陳寶光不樂意走，他因我身體勞倦。實在難過。遂向陳寶光說道：「論起來應當遵着李賢弟之言爲是，怎奈我酒住上湧，不如咱們在此暫宿一宵。明早趕路。」李進道：「師兄既然身體不爽，休息一日又有何妨。」孫啓華遂叫道：「堂館。」夥計趕緊的過來向孫啓華問道：「爺台什麼事。」孫啓華向夥計問道：「你們這店裡，後面有閑着的房間嗎。夥計笑道：「天將過午又不是讓客人住宿的時候，裏面的客房全都開着哪。您請隨便住吧，你老願意住那間，您就住那一間。有得是房子。」孫啓華說道：「既然如此，很好，你同我們到裏面去，連飯賬算在一處，明天早晨我們再開付。」夥計一聽謝道：「就是吧，衆位爺台隨我到後面來吧。」

孫啓華等三人隨伙計到了後邊挑了三間上房，那伙計連忙打了一盆臉水，請三人淨面。孫啓華等淨面以後，就想要坐在炕上休息休息，只見伙計又抗了六床棉被，放在炕上俱都鋪好，又

泡了一壺茶放在炕掉之上，將盃斟滿。遂向孫啓華說道：「衆位爺台喝茶吧，我到前面照看照看，到用晚飯的時候，我就來伺候您哪。」孫啓華擺手說道：「你去吧，我們也得歇歇啦。」伙計轉身出去。孫啓華站在屋內用目一看，雖然是土房後面有三個後窗戶，到覺着屋中很清亮，孫啓華遂脫鞋上炕，在當中盤膝一坐。陳寶光李進一邊一個坐着喝茶。陳寶光喝了兩杯茶，自己想着，這些日子，連一天舒服覺也沒睡，今天好容易坐在炕上，底下鋪着棉被，又喝着熱茶，比較在荒山古寺之中，淒風冷雨之下，真是天淵之別，想到這裏，不由得向孫啓華說道：「師兄您看今天較比荒山古寺……」這一句話未說出來，將說到這個比字，孫啓華手快，一反手把陳寶光的嘴擰住，孫啓華用目睨了陳寶光一眼，向外一呷嘴。陳寶光自知失言，臉上覺着燒得發赤。孫啓華低言說道：「二位賢弟，這事是隨便說的嗎。你真不謹慎，不過你我住在店房，明日還得早走，皆因小兄身體不爽，若不然咱們一刻也不能在此逗留。怎麼着我們也得往下趕，等到用完了晚飯，咱們是早些安歇睡覺，在這個店裏，你們是少說閒話。」陳寶光往外看了看，只得低頭不語。孫啓華向陳寶光李進說道：「你們哥兒倆要是勞乏，你們就隨便歇息，我覺着這個酒喝得很難過，你們睡一覺吧。」李進此時坐在那裏，前仰後合有些困倦，嘴裏唧唧咕咕，也不知說了些什麼。孫啓華看他歪在那裏沉沉睡去。陳寶光這幾日也沿路勞乏，隨着也就躺在炕上睡着啦。

雖然孫啓華酒沒喝得甚多，只因譚老頭的一句話，心裏一煩，酒就湧了上來，酒一湧，就彷彿像喝醉了似的。雖然看着他二人倒在炕上，自己覺着一陣心中難過，就要嘔吐。隨就聚由炕上下來，出了屋門，打算找個避靜地方，把酒吐出來。站在台階上看了看滿院幽雅，非常潔淨，不好意思吐，遂即下了台階，不由得身形亂恍，腳底下如同踩着棉花一般。就覺着頭上發暈，蕩蕩悠悠的不好受，遂歪歪斜斜的奔了西邊夾道，來在夾道內一看，也是掃的乾乾淨淨，怎麼好意思的吐呢。遂又順着夾道往北，後面還有一個院子，靠着西面牆角有一個小門。自己一想大概這門裏必有廁所，倘若嘔吐不出來，到可小便。自己想到這裏用手扶着西牆，慢慢的走到門口，往西一看，在小門裏邊有一個慢八字的木頭影壁。在影壁當中掛着一個木頭牌子，上頭寫着黑字，上邊寫的是武學二字。孫啓華本是練武的，不由心中一動，莫非這裏面還有把式場子，心中這裏想着，兩腿早不由己的走了過去，就聽裏面有人大聲喊道：「用心好好的練。」

孫啓華一聽，就知道有人練武。有心退出來，又想看看。正巧這個木頭影壁有一道板牆，緊走兩步，隔着板牆往裏一看。就見裏面好寬闊的一個空場子，四週圍的土牆。滿都是栽種的柳樹，當中地勢平坦，靠北面五間土房，在上房門口外面放着一張八仙棹子，兩旁擺着條凳，在八仙棹中間有個茶具，在上首放着一個羅圈式的椅子，在椅子上坐着一人，長的像貌凶猛。大身材，穿着青綢子褲褂，脚下驚腦酒鞋、白襪子、着裹腿。往臉上看，青中透暗，兩道抹子眉

，一雙金睛，大鷲鼻子，四定開口，兩耳如錐。花白剪子股小辮，額上連髮落腮半部花白鬚，坐在椅兒上腆胸疊腹，帶出一種兇惡的形像。在身後站着五六個人，高矮不等，年歲不一，個個都是雄糾糾，威風凜凜。在條凳兩旁，也有站着的，也有坐着的，都是三十來歲，個個俱都透着雄壯。每人穿戴打扮都是一樣，都穿的是藍布褲褂，脚下酒鞋白襪，鈔包紮腰，藍布巾包頭，斜勒麻花扣。長的都是脖短頸粗，兩旁約有五六十個，俱是精神百倍。孫啓華看這個樣式當中坐的必是教師，兩旁一定是徒弟。這個意思是教徒弟練工夫，我倒要看看練的是那 하나의拳脚。仔細一看，在西面擺着兵刃架子，上面十八般兵刃件件皆全。刀槍劍戟斧鉞鈎叉，鞭鎚錘抓鑊鏈拐棍棍棒，在旁邊花槍單刀擺列兩邊。孫啓華正在觀看之際，就聽椅子上坐的，那個教師向徒弟們說道：「你們這些孩子們，教與你們打一趟拳脚都打不好。一點工夫也沒有。腰不是腰，腿不是腿，可惜了我這點工夫。你們不想用工夫，只想多學，一趟拳都打不好，還想着多學，一趟拳要是打好了，比練十趟還強。你們要這樣，不把我氣死嗎，怎麼練來的；這拳打了半趟就會忘噫，我再看看你這個小紅拳，還記得住嗎。」孫啓華就聽那人叫道：「金魁你過來。」那人這句話未說完，由下首轉過一人，身量不高，身穿也是一身藍布褲褂，脚下酒鞋白襪，腿上打着裹腿，頭上藍手巾罩頭，臉上長的凶頑，黃白的臉面，一臉的橫肉，兩道棒錘眉，一雙吊角的二目，大蒜頭鼻子，薄片嘴，連鬚絡腮的鬚鬚，兩耳扇風，看着就不是良善之輩。就見這個人站在教師

的面前，口中說道：「老師喚弟子有何吩咐。」就見那位沉着臉說道：「我叫你做什麼，你練的那趟大紅拳，是怎麼練的，把一趟拳全都練散啦，一點勁也打不上，我叫你來是怕你的拳再忘了，你打趟小紅拳我看看，練不好回頭我讓你在樹底下跪着，我看你還要臉不要臉。下場子去練。」就見這個人答應一聲：「是一就來到場子當中，兩腳並齊，雙手往外一伸。孫啓華隔着影壁牆一看，不由得好笑。就見他伸腰拉胯，打出來的拳，不是拳，腿不是腿，可惜這一趟拳，讓他練了個亂七八糟。那人糊裏糊塗練完了之後，站在當中，向着教師說道：「師傅你看這趟拳打的好吧。」就見那個教師用手把桌子一拍，險些把桌子上的茶盤震落，把雙眼一瞪，將要責罰練拳之人。就在這個工夫，由裏面條凳後頭奔過一人，爬在教師的耳邊低言耳語說了幾句，就見這個教師，點了點頭，站起身來說了句：「今天不練了，你們先別走，過一會還有話和你們說。」說完，那個人奔了後面去了。

孫啓華見場子要散，恐怕叫他們看見，多有不便，自己就撤身順着角門往回走，由夾道來到上房門首：慢慢的進了屋門。就見陳寶光李進倒在坑上沉睡未醒。自己在外面走了一走，覺着心中很舒服。自己也脫鞋上炕，斜着身枕着包袱，稍微的倒了一倒，覺着一迷糊。就聽陳寶光那裏說道：「天不早啦吧。」孫啓華睜睛一看，就見李進坐在那裏揉着眼睛。孫啓華往外看了看跟着說道：「大概是要黑啦，這時李進問道：「大哥，你身體好點了吧，孫啓華點頭說道：「這回

時候心中很爽快，你們大概也睡够啦，咱們該用晚飯了。吃完了飯，咱們是早睡，明天還要起早赶路。」李進聽了孫啓華之言，遂轉身由炕上下來，到了外面，站在門口喊道：「店裏的夥計呢。」這句話尙未說完，就聽前面有人答言說道：「來了您哪。」李進一看，仍是前面那個跑堂的伙計。笑嘻嘻就來啦。伙計說道：「爺台您喚我有什麼事？」李進接着說道：「你到屋裏再告訴你。」說着話伙計跟着李進來屋內。孫啓華一看伙計來啦，遂說道：「我們叫你沒有別的事，你給來兩個炒菜，一個湯，隨着就上飯，酒我們是不用啦，吃完了，我們還要早些歇着呢。飯菜一齊來才好。」伙計聞聽，笑嘻嘻的走出，不大的工夫端上飯來，三人將飯用完，孫啓華向伙計說道：「店飯錢明天早晨再算，你把桌上收拾乾淨，我們要睡覺啦，沒別的事，你也別驚我們。」伙計聞聽，答道：「是了，爺台你請早點安歇吧。」說着話就將桌上一切飯俱，趕緊收拾完畢。伙計說道：「還有事嗎。」孫啓華說道：「你去吧，我們收拾就要歇着啦。」夥計，答了一聲，直奔前面去了。

孫啓華叫李進把房門關好，將門門插上，重又把被褥收拾收拾。孫啓華由炕上下來，將鞋穿好，低聲向陳寶光李進說道：「你們睡覺，可別將衣服脫去，枕着兵刃包裹，頭衝着裏面，咱們是小心爲妙。」陳寶光李進二人點頭，孫啓華轉身將桌上的燈燭熄滅，復又轉身來在炕沿旁邊，看了看看他二人已竟倒下啦，自己坐在炕沿上，深爲後悔。離開是非之地不當貪酒，若不貪酒，那能

住在此處。自己應當儆戒自己，從今後酒要少吃。又回思白晝，老人與我們談話，看那個老人，又有些個奇怪，看起來江湖道上無奇不有。又想起，店房的後院，又有這末一個把式場子，不問可知，這個開店的在本鎮裏，一定是個人物，自己坐在炕上，正然思想，又聽得村鎮上更鼓齊敲，天交初鼓，自己一想，莫若早些安歇，明天也好赶路，想至此處，往炕上一歪身，枕着包袱剛要睡，猛聽得前面的窗戶紙，就彷彿有人用手彈的一般，騰騰的亂響。

孫啓華一驚反身爬起來，坐在炕上側耳一聽，只聽得外而聲音微細，有人說話，說道裏面有人嗎？」孫啓華不語，就要推陳李二人，又聽外面低聲說道：「別言語，我是白天相面的，你們住的是賊店，快快開門。」孫啓華聽着耳熟，好像是白晝之間，相面的老者聲音，遂用手按了按腰間所佩的兵刃。剛要答言。就聽外面說道：「你把門開開，我有要緊的事情。與你相商。」孫啓華在屋中答道：「你稍等一等。」孫啓華由窗縫偷看，果然是白天那個姓譚的，遂慢慢的來在屋門，輕輕的把門門撤去，將門一開，身形向旁一閃，斜着身按着刀往外一看。外面明月將升，借着月色一看，果然是白晝的老叟，赤身軀僕而入，向裏面擺手。老者低言說道，聲音輕點，有話到屋中再談。孫啓華按刀將身往後一撤，就見老者邁步進入，形若猿猴，就見他一轉身，將門照樣的關好。衝着孫啓華點頭，低言說道：「你們三人禍到當頭，還在這裏盹睡不醒。」孫啓華低聲說道：「譚老者，你夜間來此何爲。」譚老頭低聲說道：「我是特來報信，只因白晝之間

，一飯之恩，我豈能忘報。此處乃蛇蟻之窟，豹狼之地，不可久留在此，遲則有禍，你先把他們二人喚醒，待我一同說知，你們好作防範。」孫啓華一聽，明知這位老者，必是異人，遂點頭說道：「您稍等一等。」孫啓華走到炕前，用手將陳寶光李進推醒，此時這二人皆因連日的勞乏，倒在那裏酣睡正濃。被孫啓華一推，二人坐起身來，就見白晝間那個譚老者，與師兄站在炕前。他二人睡眼朦朧，遂問道：「師兄，什麼事。」孫啓華遂低聲說道：「譚老者前來報信，說此處危險，命我把你們叫起來一同說明，你們休要高聲，恐怕別人竊聽，多有不便。陳寶光遂向譚老者問道：「老先生有什麼事只可請講。」譚老者聞聽，湊至三人的面前，低聲說道：「你們三位大概不認識我吧。」陳寶光說道：「我們弟兄實在是眼拙，請問大名。」譚老者帶笑道：「在下名叫譚光緒，我祖上乃事前明功臣之後，只因滿清入關，佔領中原，我才由家中起身，欲訪致友，行在湖廣的地面，巧遇我一個當年的老友，此人已出家作了和尚。他本是大明的宗親，此人姓朱雙名德嚙，只因大明的江山，一旦付於東流，他遂在福建雙龍山少林寺削髮爲僧。人稱禪上人，他的法名上宗下與，我與他多年未見，此次一見，他就將明朝川湖總督何騰蛟，在西川設立宏緣會，在福建建寧府，設立分會，並有先明的遺老功臣良將之後，協力輔助。必要時，恢復前明疆土，我們的保全民族，免受外人的壓迫。事情將有頭緒，尙未完全有效，他就問我欲往何處。我就對他說道：「此事不宜宣傳，理當嚴守秘密，閣下暫找一個幽避之處，

聽候我的伴音，倘若事成，宏練會會友，天下都有，倘若同志羣起相應，闕下望風尋我，豈不是我的膀臂嗎，何必你奔馳徒勞無益。我一想深爲有理，我就問他，闕下欲想何往呢。他對我說，機密之事，豈能輕易洩露於人。闕下不必多問，請各自便。我也未敢往下深問，那痛禪上人，揚長而去。不料更先於我。我見他去遠，我就由湖廣地面，來在此處，我看此地幽避，我在山坡下結草豎屋、暫爲棲身之計。我遂作出放蕩形骸，貌同乞丐，終日裏胡言亂語，伴爲瘋癲之狀，好令人不疑，作爲隱匿藏身之計。不料今日清晨，由茅屋走出，欲到青陽鎮。行在途中看見一人，面貌相熟，想了多時，我才把他想起，他本是甯陽府一帶之大賊。此人姓汪單字名春，外號人稱鐵算盤。他今已年老，鬚髮皆白，我當時不敢相認，我想此賊，來到此處，必然有事。我在暗中就跟了下來，沒想到，他就奔了這裏而來。我早就知道這個店房的掌櫃，不是安善良民，我在這裏住了多日，這鎮店裏所有的人，沒有我不知道的。這個掌櫃的名叫趙如虎外號人稱野毛太歲。他有五個兒子，名叫趙金龍，趙金魁，趙金彪，趙金光，趙金雄。本莊人稱趙五虎，本鎮上沒人敢惹。前面開着飯館，後邊是店。他由前二年設立一個把式場子，招聚鎮上的土棍，在場子裏面練習棍棒刀槍，還有江湖之中的幾個小賊。明着在他這裏學藝，其實是在他家內躲藏。後來我打聽出來，他是北派黑虎門的門徒，那個門戶，原來講究偷盜竊取，斷道劫財。可好的，他在本地面沒有案，我是深知，今天我在暗中跟着汪春，等我跟着他進了西鎮口，就見他進了這個

院內。我就想起來啦，他也是北派黑虎門的人。汪春到了店門，他正要往裏走，忽然聞又止住了步。他站在門外往裏看，他往你們那個桌上一看，我就多了一點心兒。我可不知道，你們跟他有什麼事。我就見他問外面的伙計，問你們是剛來的還是早來的。那伙計跟他說道：「你們是剛來到，工夫不大。」他這才轉身由飯館前面繞到後院，雙手敲門，就見裏面出來一人，問了他幾句，這人就進去啦，想必是與他通稟。我在暗中觀看，這時趙金魁就由院內走出，倆人見面非常親熱，可就把他讓進去了。他們只顧讓人，可就没把後門關上。我在外面看着，我一想莫若我也跟着進去，暗中聽聽他們說些什麼。就是有人看見我，都知道我瘋瘋癲癲，把我往外一闕，也沒有什麼說的。我想到這裏，我就溜進去了，就在你們住的這個上房的後面，還有一個院子，也是上房三間。兩邊還有東西配房。西邊就是把式場子，我就在上房的後面，後窗下竊聽。聽他們說完了話，嚇得我魂飛魄散。原來他在南陽府，杜尊德署衙內充當教師，傳習少爺杜新的武術，後來我聽到陷害鄉紳李殿元，并有焦通海助紂爲虐，把個堂堂宏蘇會的表帥，誘獲押往鄧州，行在方城山野狐嶺，遇見搶囚車的五個人，汪春設計，在後面接應，還有神手楚廷志，當場拿獲二人，逃走了三人。汪春就派他徒弟快手劉華，在後面追蹤跡，追趕下來。汪春這個時候，把受傷的官兵連差使，先送到牛家屯住宿，然後聘請名醫調治。所有殺死的官兵，讓鄉正地保找大車拉到牛家屯，備棺掩埋，各立標記。汪春把事辦完，告

與張祺何輝兩個守備，並通知焦通海，楚廷志，帶着受傷的徒弟，押着囚車，趕奔鄴州。留下官兵扶持受傷的人，並請外科名醫調治。汪春他不放心快手劉華，他打算跟衆人商量明白，如要追上這三個人並不動聲色，看着這干人，受何人所使爲何搶劫囚車。他這主意是想一網打盡，免去後患，他要獨立其功，這才與官軍分手，由牛家屯起身，一路上也沒追上劉華。他打算趕到青楊鎮，再者他與趙如虎又係同門，來到店前，可巧就看見你們三位啦，他沒敢進來，怕你們看見他。他這才繞到後門，拜訪趙如虎，並將前後事和趙如虎說明，並懇求趙如虎竭力幫忙。如若拿住你們三人，他還要在知府杜尊德的面前，保舉趙如虎。我在後窗之下，聽得明白，不知你三位是誰，我又一想，你們三人既劫囚車，搭救李殿元，必與宏緣會有關。在這個時候。我就由後門出來，繞到前面進到飯館之內，仍然作出乞丐的形骸沿桌乞討，沒想到你們弟兄三人，慷慨大義，恤老憐貧，贈我一飯。我在吃酒之間，看見你們弟兄三人，印堂發暗，目下發青，我這才開口亂說相法，叫你們弟兄三人見笑。飯後我與三位告辭，其實我並未走，我就在外面暗中留神。你們三人，不但不走反倒住宿，你們這豈不是自蹈虎穴嗎。我在外面看着不忍，繞到西院，我看四外無人，我才越牆而入，借着樹影遮住我的身體。我這才由西面，奔了後房，我看了看四下無人，就在後室外竊聽。我在外面聽他二人商議已妥，他們打算在三更時分，趁你們睡熟之際，率衆到前面一同下手。我又聽了，並沒有別的主意，仍然順着北面轉至西面，我恐怕你們不知消息

，特此前來與你們三人送信，早作防範。你們千萬不可大意，還有一件事，若不然你們斟量着，趁此遠逃，也是一條妙計。走爲上策。我還得到後面去看看。」驪光韜將話說完，轉身來到屋門口，聽了聽外面沒有動作，隨手將門一開，探身往外，由門口之內，一縱身竄到院中，脚尖點地，縱身房上，直奔後面去了。

此時孫啓華，陳寶光，李進，弟兄三人一看譚老頭，雖然年邁，形若猿猴一般，一轉眼蹤跡不見。孫啓華一面關門，暗自嗟嘆，低聲向李進說道：「這就是你我弟兄的奇遇，臨難的救星。他老人家着大的殘年，尚能如此的靈便，你我弟兄正在年青，若講究小巧之藝，咱們真比不了他老人家。看起來，強中自有強中手，剛才譚老者前來報信，我有一句忘神未答，所說的讓你我趁此脫逃，早離開這是非之場。可是我我弟兄，還是等候聽那譚老者的回信呢，還是趕緊走呢。」孫啓華這句話尙未說完，那陳寶光初生犢兒不怕虎，冷笑道：「師兄你好胆怯呀，就是你我弟兄逃走，賊人，豈肯相容，一定是他們也得分頭追赶，莫若依小弟的主見，禍到臨頭須放胆，咱們遇上了這個事，莫若先下手的爲強，不如咱們大家亮兵刃分頭放火，見了賊人便殺，先給他個措手不及，反正咱們也是一個跑，不如殺他幾個也解消解消我們的怨氣。孫啓華道：「你太任性了，你不想想，彼衆我寡，倘有疎失悔之晚矣。」陳寶光一聽此言：「不由得怒形於色，遂冷笑說道：「師兄，你我若不下手制人，必得受人暗算，再者說想這個開店的

又有多大木領。」譚老者前來洩機，此時正是天授於我，你我還不趁此下手，等得何時。」孫啓華緊皺雙眉，並不以陳寶光的話爲然，那陳寶光尙未答言。就聽李進在旁說道：「孫師兄，或走或戰，快拿定了主意。難道說你我坐而待斃嗎。」孫啓華說道：「就是你我弟兄由此逃走，也得把兵刃預備在手下，將身上收拾利便了，倘若動手，也省得誤事。」陳寶光李進二人一聽，把包袱拿過來，打開包袱把兵刃取出，背在身後，把長衣服摺疊好了，包在包袱之內，勒在身後，弟兄三人才收拾齊畢，聽外面村鎮上更鼓三敲，正要窺窗而走，就在這個工夫，耳聽外面有脚步的聲音。陳寶光一擺手，衝着李進低聲說道：「來啦。」孫啓華回手亮劍，爬在門縫往外看，借着月色的光亮，看着東西兩邊的夾道，人來了不少，就要上房包圍。

鐵算盤汪春與野毛太歲趙如虎，他二人在後面商量計策，爲的是捉拿他們三人。他那裏知道有人在背後偷聽，他們一字不覺，仍然還按着所定的計劃進行，趙如虎讓他的五個兒子趙金龍，趙金彪，趙金彪，趙金光，趙金雄等五人，還有五十餘名徒弟，個個都帶着隨手的兵刃。惟有這五位少莊主，每人一條齊眉棍，武藝高強。棍的招數是撥風八打，三十六招行者棒，都是趙如虎的親傳，都有萬夫不當之勇。

此時汪春見趙如虎，將事吩咐完畢。汪春說道：「賢弟，此事可千萬不可打草驚蛇，晚點兒倒不要緊，回頭打發夥計到前面看看，等他們睡着了，再設法拿人。不過他們三個。也是籠中之

鳥，跑也跑不了，回頭先叫夥計到前面看看，只要他們睡着了，咱們大家再奔前面，先將上房圍住，大家一擁齊上。」趙如虎說道：「兄弟，只管放心，這事都交給我啦。」說着話，看見小夥計周三道，你到前面上房，探聽探聽，他們三人睡着了沒有，只要是上房沒有動靜，趕緊回來報信。」周三接着說道：「遵命。」轉身出去，輕輕的奔了前面，順着西邊夾道，轉到前面，上了台階，往屋中一看，見燈光已熄，側耳細聽，一聽屋內有人說話。就聽裏邊有人說道：「天際不早，你我還是早睡的爲是。」再往屋裡聽，什麼也就聲不見啦，這就是周三誤事的地方，你到要聽明白了，你再回來報信哪，裏面人是睡熟了沒有，別看周三透着機伶，其實他是沒辦過事，就是這末一點兒小事，也未聽明白。他就奔了後面報信去了，來到後面，正赶上趙如虎與汪春坐在那裏說話。趙如虎見周三由外面進來，遂問道：「你到前面探聽得消息怎麼樣。」周三跟着說道：「小子奉命，到前面打探，正赶上他們三人要睡，再聽可就沒有什麼動靜啦。請東家自己定奪。」趙如虎未及答言，汪春在旁說道：「俟等他們睡熟了，咱們的人也就聚齊啦。然後再爲下手。」趙如虎點頭說道：「也好，周三你到後面看看，如果人都到齊了，趕緊稟報。」周三答應一聞，轉身出去。汪春趙如虎正在吃茶說話，就在這個時候，猛聽得更鼓三響。周三由外面進來，向趙如虎說道：「外面，已然把人調齊，都在後院等候。並有五位少爺帶着五十餘名徒弟。將兵刃俱都預備在手下，專聽庄主爺的分派啦

。趙如虎一聽，急忙說道：「汪大哥，外面人齊啦，怎們樣？」汪春說道：「既是天已經到時候啦，你就讓他們進來吧。」趙如虎向周三說道：「你告訴五位少爺，叫他們衆人進院。千萬不可大驚小怪，將脚步放輕着些，在院中等候。」周三轉身出去。趙如虎派他的下人，預備他的齊眉棍，工夫不大，有兩人抬着齊眉棍，趙如虎接了過來。這時就聽窗外有脚步聲音，回頭向汪春說道：「大哥，你老預備兵刃，後面人都到齊啦。」汪春把自己包袱打開，將雁翎刀取出來，又拿出一根絨繩，放在一邊，這才把身上的大衣脫下來，摺疊好了，用包袱包好，然後又用絨繩把刀鞘捆好，往背上一指，在胸前斜勒麻花扣，把自己小包袱也攆在身上。趙如虎手提着齊眉棍，汪春緊跟在後，二人雙足墊勁，來到院中，見衆人各擎木棍站立兩邊，在院中站着的，約有百十餘名，俱都是藍布褲褂，抄包紮腰，腳底下酒鞋白襪，打着裹腿，各擎木棍刀槍，一個個都是相貌猙獰，虎視眈眈。

趙如虎向衆人，低聲說道：「汪老兄帶着龍兒，魁兒，由西面繞到前面院內。我帶着彪兒，豹兒，雄兒由東面夾道，繞到前院集合，趙如虎將話交代完畢，大家一同起身，奔了前院而來，雖然可是脚步兒輕，人多也是聲音大。這時屋中孫啓華，陳寶光，李進，三人把兵刃收拾齊畢，正要越簷而走。就在這個工夫，汪春他們已經趕到，孫啓華一聽院內有脚步聲音，遂低聲說道：「二位賢弟，你聽外面有了動作。」李進聞言，隔着門簾往外觀看，借着的月色光亮一看

，「人都滿啦。」陳寶光回手亮刀，遂向孫啓華說道：「師兄，您看外面這些人，可都是衝着我們來的，您打算怎末樣。」孫啓華說道：「莫若你我由後窗脫逃，還是不動手的爲是。」陳寶光皺着眉說道：「師兄您說什麼，由後窗逃走，我想前面這些人，堵着屋門，後窗外面，也必有人把守。如今焉能逃走，據我看咱們就禍到臨頭須放胆，您打算在屋子裏頭等着嗎，人家都擁上來啦，如若闖進屋中，那時候你我再想動手，也施展不開，到不如咱們給他個先下手的爲強。」說着話陳寶光就將門門撤去，把門一開，先扔出一個瓦子，緊跟着二搥刀，竄到院內。就聽院內吶喊一聲，嚷道：「不好他們有預備，竄出來啦。」孫啓華知道難免動手便與李進各亮軍刃，也就跟着竄到院內。

陳寶光由屋中竄出來，就聽前面喊道：「小子們不必亂動，待我派人擒他。」陳寶光舉目一看，見說話的這個人，五觀相貌在月下看不真。只見他，手中擎棍氣派雄威，身旁站着五個人，俱都拿着齊眉棍。在他身後站着二人，頭上額髮蒼白，手擎雁翎刀。兩邊的人，刀槍密擺，就聽當中擎棍的那人說道：「雄兒，你還不上前等待何時。」就聽下首站立最末的那人，答道：「父親，休要性緊，待孩兒上前捉拿此賊。」說話之間，直奔陳寶光而來，陳寶光與對面之人相近，借着月色一看，這個來人身量不高。身穿青袖子褲褂，脚下洒鞋白襪，打着裹腿。往臉上看，素絹帕罩頭，斜拉麻花扣。青中透黑，一張臉面，兩道錘眉，一張火盆口，酸棗的眼眼，大鼻

子，兩耳扇風，項短脖粗，手擎齊眉木棍。陳寶光一看，高聲一喊，大聲說道：「賊，來者報名，你爺刀下不死無名之鬼。」說着話將刀一擡，用了個外擺頭，按刀塌腰，夜戰八方藏刀式，說道：「小子進招，刀下納命。」來人聽了，不由的氣得高聲亂喊，大聲罵道：「少爺趙金雄的便是。小輩着棍。」趙金雄雙手舉棍上左步，左手棍一恍，單手往上一舉，右手棍，用了個泰山壓頂的架式，照准了陳寶光擡頭便砸。陳寶光見棍臨頭切近，將身向左一閃，邁左腿，雙手捧刀，斜着向趙金雄的肘下用刀刃一劃。趙金雄見勢不好，往回撤右步，用右手棍往回一帶，跟着跳了起來，左手棍衝着陳寶光頭頂便打。陳寶光見棍來的甚急，將刀往回一撤，隨着一翻手，用刀尖向趙金雄的左胳膊便挑。趙金雄的刀來得急快，左手棍往回一撤，用了個二郎担山，右手舉棍一矮身，向陳寶光腿部便掃。陳寶光脚尖一躍勁，身形向上一縱，順着趙金雄的棍跳過來，一矮身將刀往後撩，直奔趙金雄的脇下便砍。趙金雄隨手將棍一掃地，這一招名叫支搞趕船，陳寶光的刀，險些磕傷，只聽噠的一聲。猛然一驚。陳寶光復又翻身與趙金雄殺在一處。

此時孫啓華早已亮劍，要協助陳寶光。不料身旁跳過一人。孫啓華一看，此人身量高大，細腰扎背，雙肩抱攏。身穿藍純子褲褂，酒鞋白襪，素絹單頭。對面相近看得很真。黑漆漆的面孔，一臉的風癬，兩道細眉，大鼻子，薄片嘴，兩耳無輪，手提一條齊眉棍，見孫

啓華由屋中跳將出來。遂雙手抱棍，迎著孫啓華，向上一竄，一聲吶喊，說道：「这小輩還不拋刃受死，等待何時。今有你家大少庄主趙金龍在此。」孫啓華口中說道：「無能小輩何必報名。」話到人到聲先到，寶劍舉起，對著趙金龍頭頂便劈。趙金龍雙手舉棍向上一架，孫啓華忙即收劍斜身，寶劍從低下往上一擦，此招名叫進步擦陰。趙金龍退步抽身，雙手捧棍身形往下矮，用棍一碰，用的是橫下鐵門門的招數。孫啓華忙往回一抽劍，趙金龍跟著上步，棍頭順着地皮一掃，直奔孫啓華的右腿的連腳骨打來。孫啓華用了個旱地拔葱，由棍上面一躍，跳在右面。孫啓華腳剛落地，不料這小子的棍法出奇，用右手單臂，身形往左一撤，將棍掄起來擦着地皮，直奔孫啓華的左腿腕。孫啓華趁勢往起一跳，才把這一招躲過去。趙金龍雙手棍，孫啓華用了個疾行繞步檢金錢的招數，這一劍直奔趙金龍的面門而來。趙金龍棒棍向外一磕，孫啓華隨手撒劍，金鷄獨立的架式，右臂向上一舉，劍尖衝下，左手一指趙金龍，這一招名叫魁星點斗。趙金龍隨即撤步抽身，棍相迎。孫啓華趙金龍，這二人殺了個難解難分。

李進持匕首要協助孫啓華，就在這工夫，順着西邊轉過一人，此人姓韓名申是趙如虎的徒弟。正與李進走了個對面。他見李進年幼，手擎一對匕首尖刀，握着刀把，刀尖衝後。迎着李進喊道：「這個小輩竟敢找死，你看槍。」隨即一抖杆兒，槍尖直奔李進的胸膛而來。他那裏知道李進這對刀的厲害，李進見槍已到胸前，向右一上步，用匕首刀，向槍杆上

一貼，左手刀貼着槍杆往裏一推，隨着向前一上步，韓申喊聲不好……那韓申的左手四指，被刀削落。韓申噤呀一聲，撒手拋槍，就想逃走，好狠的李進，跟着向前一上步，擒起右手的匕首，對准韓申的後腦海往下一落，只聽嘩的一聲，刀尖順着韓申的太陽穴扎了進去，的腦髓崩流，當時喪命。這時李進聽着後面有人暗算，急轉身，左手匕首，一擲來人的槍首，右手匕首刀，反着腕子，在槍杆上一貼，向裏面一截來人的前手，那人可就帶了傷。撒手拋槍，轉身要跑，李進往後大翻身向前一竄，雙手舉匕首，照准來人的後腰，往下一落，就驟撲的一聲，鮮血暴流，此人死於非命。李進剛要轉身，迎面撲過一人，手擎齊眉木棍，口中喊道：「賊人竟敢拒捕官軍殺傷人命。」說着話舉雙棍照着李進便打。來人正是趙金魁，李進見來人五短身材，棍法來得勢猛，李進一矮身向左一閃，右手刀往裏就遞，照准來人的右脇便扎。趙金魁見賊人身體靈便，遂用右手棍向回一挂，左手棍直奔李進的耳邊便打。李進一矮身，棍就由頭頂上過去啦，李進借式往這一躲，左手刀直奔趙金魁的小腹。趙金魁雙手掄棍，用了個將軍鑽下鐵門門，騎馬勢，用棍一碰李進的手腕。李進撒左刀，遞右手刀，兩個人彼此往回一撤兵刃，李進往前一竄，趙金魁用棍相迎，二人戰在一處。這弟兄三人，與趙氏羣寇真，分不出高低勝敗。

鐵算盤汪春，一見三人驍勇無敵，若要單打單鬥，難以取勝。遂向野毛太歲趙如處說道：「

此時動手，詭難取勝，不如大家一擁齊上。活捉三盜。」趙如虎聞聲，點頭說道：「此言有理。」遂吩咐手下的門徒，大家一齊拿賊，千萬不可後退。趙如虎的主意，打算把三個賊人都着活的，不可傷害他們性命，衆人一聽庄主諭下，一個個抖起精神，向前圍攻，捨命似的往上衝。無奈孫啓華等，就如同生龍活虎一般，不肯束手就綁，死力抵擋，這時候庄兵，傷了好幾個。無奈弟兄三人，仰仗手明眼快，招數純熟，正在緊急之際，南面一片喧嘩。孫啓華一看，內中有趙如虎的三子趙金彪，並有四子趙金豹，向前相助。野毛太歲趙如虎，也跟着竄下來，喊嚇着趙金彪協助趙金龍，捉拿使劍的孫啓華，又令趙金豹幫着趙金雄，捉拿使刀的賊人，休要放他們逃走，汪春帶着徒弟，與本地的四十名鄉勇，各擎刀槍撻鉤套索，一齊由外面往上圍。這個時候夥計們掌起燈籠火把，在四外照耀着。此時夥計們拿着燈籠火把，照得滿院光明就如同白晝一般，又令徒弟們吶喊，喊嚇拿賊，趙如虎親自擊槌，在四外照料，恐怕他們三人逃跑。他這一喊不要緊，驚動了青楊鎮的住戶，真是驚天動地，海嘯山搖。

惟有孫啓華，陳寶光李進的兵器，弟兄三人被困中心。難已逃脫，沒想到他們是人多勢衆，一擁齊上，雖然自己掌中刀上下翻飛，遮前顧後，觀左看右，還得留神李進，替李進就心。只因他的兵刃太短。一面動手，一面留神。就見李進雖然年幼，這一身勇氣，詎如活虎生龍一般，雖然是弟兄三人，動手甚勇，這個時候，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又搭着趙家五虎

這五條齊眉，真是風車相似，錯非他三人氣力勇猛，不然難以逃脫。他三人見勢不好，算逃走；怎奈四週的，長槍短刀攔鉤套索，不住的往身上遞，一不留神，就得被獲遭擒，那有逃走的機會呢。汪春，指揮着衆人往上圍，看這三人被困在內，猶如籠中之鳥，老賊汪春以爲今日必得成功，手提雁翎刀，在外面歡歡喜喜，指揮着衆人。那老賊汪春正在得意之際，此時這弟兄三人都驚慌失措，堪要被擒，猛然間就聽得一聲喊道：「放着把勢不練，怎麼漢清夥兒打架呢，你們大家願意把我擒上嗎，咱們打一打，倒可以湊趣兒。」趙如虎聽着房上的聲音，不由得吓了一跳，抬頭一看，借燈火之光看的甚真，就見在房上站着個老叟，細看原來是在街上耍飯的那個老頭兒。

只見譚光韜今日與敢不同，在身上斜插一個小包袱，背上揹着個劍匣，雙手捧着口明亮亮的寶劍，趙如虎明知此人來歷希奇，遂高聲說道：「你這個老頭子休要多管閒事，你可小心的首級。」這位老者，在房上金鷄獨立的架式站着，哈哈一陣的狂笑，喊道：「趙如虎，爾在此欺壓鄉紳，勾結盜賊，爾不思改過，反勾結老賊汪春，欲害三位小英雄，汝豈不知老夫暗中的動作，豈能受爾等的詭計。汪春與你合謀，爾等以爲事在必成，老太爺心中放你不過。趙如虎放着買賣你不做，陷害英雄，老太爺今天多了一點事，我在後院給你放了一把火，大概這時候，也着起來啦。」說着話站在房上，用手向後一指。趙如虎回頭往後一看，就見後院火光燭燭，

火勢兇猛，照得滿天通紅。

趙如虎一看，心中着急，有心後面救火，又怕這三人脫逃。如若不救，後面房子一燒，所有這些年的積蓄，皆在後面想到此處，進退兩難。看蕭房上老叟，咬牙切齒，用棍指蕭譚老頭說道：「我把你這老匹夫，你家趙太太爺，與你有何仇恨，你在後面放火，為盡我的家財，爾還不報名來受死，等待何時，你還等你家太爺，上房擒拿你嗎。」老者聞聽仰面大笑，口中說道：「你死在眼前還欲害我，老太爺乃無名氏是也。我掌中的寶刃，這幾日欲吸入血，汝父子的血肉，當染我的劍鋒，我不欲結果爾等性命，奈因爾等誓不欲生，我將奈何。」說罷由房上一縱，向衆院中落下，正跳在趙金雄的面前。此時孫啓華，陳寶光，李進，正與趙家五虎，殺的難分難分，猛見譚老頭在房上說出這片言辭，持劍竄了下來，趙金雄撇了陳寶光，擰棍向譚老頭，擰頭蓋頂就是一棍。就見譚老頭，不慌不忙腳踏實地，微微一側身向前一上步，用劍向趙金雄的棍上一橫，只聽嗖的一聲，趙金雄的木棍揮為兩斷。趙金雄見棍一折，轉身要走，譚老頭那肯相容，單手舉劍，照着趙金雄頭頂，向前一挫，用了個順水推舟的招式，就把趙金雄的腦袋推下來啦。這時光紅崩現，身首異處。譚老頭剛要身，後面趙金虎，見五弟喪命，雙足一竄，用棍照準譚老頭腰部便點，譚老者提劍，遂即轉身，用劍一橫，後面趙金虎的棍，只聽克又一聲，趙金虎的棍頭，隨聲墮地，趙金虎就要欲逃走，譚光韜手急眼快，一翻手用了一個反臂劈絲，寶劍的劍鋒，

正勝在趙金虎的天靈蓋上，只聽叭叭一聲，將趙金虎的頭顱劈爲兩半，當時廢命。趙如虎見二子喪命，急得牙齒亂咬，大聲嚷道：「此賊可恨至極，快快與我拂下。」衆徒弟一個個奮勇當先，各鄉勇撓鉤套案，一齊向上亂遞，譚老頭一看衆人齊上，譚老頭揮劍迎敵，身起劍落劈死數人。

譚光輅原不肯多殺無辜，怎奈這些無知的愚民，受趙如虎的指揮，竟不顧生死，向前抵禦。譚光輅，只得舞劍向前。這一來不要緊，挨着死碰着亡，擦上筋斷骨傷，眼看着人頭順着譚老頭的劍首亂滾。譚老頭真亞如虎入羊羣，劍刃過處，骨斷筋折。這一陣廝殺，屍體滿院，血濺庭堦。又搭着火光的照耀，那屍橫滿院，血跡淋漓，只殺得衆人們不敢上前，譚老者將劍舞動如飛，遂揮劍直奔趙如虎，一面向前動手，一面向孫啓華三人說道：「爾等還不脫逃，等待何時，後面自有老夫迎敵。」孫啓華看賊人俱都後退，遂向陳寶光李進一打手式，口中喊道：「二位賢弟急溜。按江湖的黑話，就是讓他們兩個人快走。」孫啓華將話說完，把劍一擺，墊步擰腰竄上東房。陳寶光李進，也趁着竄上房去。三個人，由東配房竄到東牆外，出離短巷，順着鎖街，一直奔了東鎮口而來。

孫啓華弟兄三人，由鎮東口逃出來，順着大道，一直奔了東南逃下來了。走了約有二里，弟兄三人回頭一看。就見青陽鎮內，火光未息，弟兄們又往前走了約有一里多路，靠着北面有座樹林，李進向孫啓華說道：「二位兄長，咱們先到樹內暫爲休息休息，再去不遲。」孫啓華點頭說道

：「也好，三人剛進樹林，就見林內有一人，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利刃，倒把他弟兄三人吓了一跳。孫啓華正要相問，就聽樹林裏那個人說道：「你們弟兄三個，怎們才來呀。」

第八章 鄭州城盜獄劫牢

三人大吃一驚止步細看那人，正是年邁的老叟譚光輅，孫啓華遂向譚老頭說道：「老人家倒走到我們前面來啦。」譚老者微然含笑，對孫啓華說道：「只因我擋住群寇，讓你們三人脫逃，並非是怕你三人被獲遭擒，皆因我不忍多殺無辜，若不然就是我這口劍，可能將他們全都誅絕。我看你們三人走後，明着我跟他們動手，暗中我是不讓他們救火，那後院的火光燄烈，賊人巢穴已遭回祿之下，老朽這才追趕你們三人。我看你們走的太慢，因此我在林內等候你們。其實賊人失却巢穴，萬不能在此住足，他們總得逃走，所以我爲什麼等你們呢，就是方才老朽在屋中，與你們談話的時間僞促太短，沒問你們，根派門戶，因何搶劫囚車搭救李殿元，可以對老朽說說嗎，讓老朽明白明白。」孫啓華聞聽，趕緊向前搶步行禮，口中說道：「老人家今日搭救我等性命，當謝活命之恩，譚老頭伸手相參，口中說道：「這點小事，何足言謝，你們的禮也太多啦。」孫啓華三人站起身來，往林外看了看四面無人，遂說道：「承勞動問，提起來，大概也許曉得，恩師家住河南泗水縣，姓余雙名公明，江湖人稱鎮西方龍舌劍，

在陝西華陰縣的東關，開設永勝鏢局，遂把亂柴溝丟鏢，李殿元遇難，以致李進報信，奉命在野狐嶺劫擒囚車，誤走深山白骨寺，巧遇悟通禪師，贈刀指路，經過青楊嶺，方與老人相會，只因貧酒過量，才誤入了他們的店內，夜晚之間多承老人相助，不然，豈能逃出他人的毒手。」孫啓華從首至尾說了一遍，譚老頭將話聽完，遂又問道：「李老員外因何事犯，這事我俱有些不明白。」孫啓華又把白骨寺，巧獲快手劉華，逼問口供，劉供出實情，都是那焦通海，鐵算盤汪春二人主張，設謀哄騙，以致李員外被獲遭擒。

就在這時，李進在旁邊接着答言，遂又把自己勒死杜嶺，與華陰縣報信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譚老頭一聽嘆了口氣，遂說道：「我量你等是誰，原來是余公明的弟子，我就知你們與宏緣會有些關係，我才伸手搭救，不知道這裏還有這些情由，余公明並不是外人哪，你們聽師傅常說過嗎，有一盟兄，是南派鎗傳，玄妙觀的劍客，你們可聽你師傅說過嗎。」孫啓華聞聽老人之言，登時說道：「老人家您原來就是譚老伯父嗎，恕弟子眼拙，不敢相認，師伯在上受弟子等一拜。」譚光韜伸手將他們參起說，道：「別多禮啦現在不是那時候了。」譚老頭低聲說道：「那末你們弟兄現想何往呢？」孫啓華隨把奉師命趕奔宜昌，面見恩師，設法到鄭州搭救李員外，與二位師兄，早日離開虎穴，不料中途，巧遇師伯。不然我們弟兄豈不遭了毒手。」譚光韜將話聽完，遂點頭說道：「李進這個孩子倒有點兒志謀，急中有智，深明大義，不避

險惡，千里報信捨命救主，可敬可佩，可惜這一團英勇，就是武術的根基太淺。我想收你做個徒弟，你看如何？」譚光韜這話，是愛惜李進，李進這時就當急忙叩首拜師？這真是個好機會呀。

沒想到他不但磕頭而且站在那裏看着老人發愣，陳寶光是個性緊的人，看着也是很高興，今見李進發愣，在旁答道：「兄弟，老劍客要收你爲徒，還不快快磕頭嗎。」李進聞言，遂說道：「

少鏢頭有所不知，老劍客收我爲徒，我當然是求之不得呀，怎奈我是做下人的身分，我怎敢高攀，如讓我家主人知道，我也担不起呀。」譚光韜一聽李進之言，嘆了口氣說道：「此子可見臨難不失主僕的身分，不亂主僕的禮節，可稱得起是異人，你今拜我爲師，日後我見着你的主人，我把你赴湯蹈火，臨難不避，這種忠義，與他說明，讓他收你作爲義子，大概就沒有別的說的啦。」李進一聽，趕緊雙膝跪倒，口中說道：「老師既肯如此，弟子敢不從命，恩師請上受弟子大禮參拜。」譚光韜并不相攙，口中說道：「好小子，你磕頭吧，爲師受你大禮。」李進大拜完畢，孫啓華在旁邊說道：「師伯，今天收了弟子，我給你老人家叩喜啦。」譚光韜用手相攙，大家彼此見禮已畢，孫啓華遂向譚光韜說道：「師伯，天不早啦，弟子要跟你老人家告辭，師伯你想何往呢。」譚光韜啞了一聲，說道：「我本當回歸青雲鎮，我那個小屋裏，還有我的行囊，我又捨不得你們三人。今天我送你們三人幾站，以免我放心不下。」孫啓華趕緊說道：「既是如此，弟子等求之不得。」譚光韜遂命孫啓華三人，將兵刃包在包袱之內，將身上的衣服整理整理

，一同出了樹林，奔了東南的大道，向下趕路。此時天氣也不過剛天亮。

這時衆人正往前趕路，四人只走了一天。眼看着日色西斜，路上行人稀少，已然到了入店的時候了。爺兒幾個打算住宿，怎奈這個地方並沒有旅店。只得向前趕路，又往前走了約有十數里地，就見前面崇山阻路，都是高山峻嶺，並沒有住戶。譚光輜止步，向孫啓華說道：「孫賢姪，你可認得這條山路嗎。孫啓華答言說道：弟子並未走過這條道。譚光輜聞聽，哈哈的大笑。孫啓華答道：「老人家您笑什麼。」譚光輜，說道：「今天我行到此處，我想起一件事。笑的事蹟。前次我在青陽鎮時，我不是與你們說過嗎，我在漢陽遇見了痛禪，我二人分手，投奔河南。也兼着天稍晚一點，我經過這個山嶺，這座山，屬確山縣所管，名叫確山。這條道是奔信陽的大道。素日我就知道這條道路難走，是賊人出沒的所在，我正往前走的時候。由南邊樹林裏，竄出一人，手持鋼刀，斷道搶劫。我一看這人四十來歲，身上穿的很整齊，長的像貌凶惡，我一想，這可是喜事到啦，可喜的是什麼呢，皆因我這些個日子走道的盤費缺少，他這一劫我，我的盤費可就有的啦，我想到這裏，心中說道，咱們來個賊吃賊，我先哀求，讓他放我過去，沒想到這個賊人，非要我的性命不可。他竄了過來，給了我一刀，我一上右步，左腿抬起，用了個十字擺蓮腿，就把賊人的刀腸飛啦，跟着往前一進步，使了個玉環步，鴛鴦脚，正踢在賊人胸膛之上。我過去把他按住，把匕首尖刀，放在他的脖頸之上。我跟他要斷道的銀錢，你想這個事，可

笑不可笑。孫啓華跟着說道：「怎們樣呢。」譚光韜說道：「這小子苦苦的哀告，他說他叫陸雲，沒看出太爺是個能人，饒命吧！本應當將他結果性命，奈因他哀求的可憐，我這才在他的兜子裏，摸出三十多兩銀子，我就把他放啦。今日我走到這裏，想起前番的事，不覺可笑，今日咱們又到了這裏，你們三個人跟着我走，不要緊，可也得留點兒神。」

譚光韜一面談着話，就來到了東山口，天已快掌燈啦。孫啓華在旁邊說道：「師伯天不早啦，咱們找店住下吧，明天一早咱們再趕路。」譚光韜說道：「那未也好。」又走了不遠，越過樹林，就聽前面有人說道：「客官老爺們別往前走啦，再走就錯過了宿頭啦，您住在我們店裏，房屋也潔淨，伺候的週到，幾位往裏請吧。」譚光韜聽夥計往店裏讓，抬頭一看，坐南的大門，門口兒挂着一個燈籠，上面有紅字，寫的是迎賓客店。店裏的房子不少，譚光韜心中想道：這個店看着令人心疑。一看這夥計也太伶俐，身量不算高，身上穿着藍布的神褂，腰中繫着一個圍裙，腳底下穿着白襪酒鞋。在臉上看，長的刀條子臉兒，兩道小眉毛，一雙小圓眼，小鷹鼻子薄片嘴，看着那個樣兒，很透着精神。譚光韜看着說道：「我們倒是有意住店，可有乾淨房間嗎。」夥計聽，笑着說道：「請進去看看，房子不相宜，您再走，請進來吧。」譚光韜遂向孫啓華說道：「咱們進去看看去。」孫啓華搶步上前，來在譚光韜的耳邊，低言說道：「老伯父，這個店近不靠村，這個地方又僻靜，行路的人又少，這個地方真危險。」譚光韜向孫啓華低聲說道：「不要

緊，你不要管，什麼事都有我呢，說着話譚光韜往前走，弟兄三人在後相隨。店內夥計，用手一指南上房，遂向譚光韜說道：「老爺子，你老人家看看，這三間上房怎麼樣，三位爺台，可以將就着住下嗎，譚老頭向夥計說道：「這三間沒有客人嗎，我看看不錯，我們就住這三間吧。」夥計一聽，向前搶步，口中說道：「幾位爺台，就往屋裏請吧。」爺兒幾個跟着進到屋內，夥計出給衆人拿燈取水去。

孫啓華低首向譚光韜說道：「老伯父，我看着這酒店不安穩吧。」譚光韜帶笑說道：「你太細心，安穩不安穩，咱們爺兒四個還怕什麼，都有我啦，你不要多說。一孫啓華只得不敢多言。就在這個時候，夥計由外面進來，端着一盞蠟燈，後面跟着一個夥計，端着一盆臉水。就見前面的夥計，將燈放在棹上，後面的夥計將臉水放在地上，轉身就走。臨出門口的時候，復又回頭向裏一看。孫啓華在旁邊看着這個夥計，兩眼發賊透着可疑，就聽譚光韜說道，你我大家先洗臉，然後咱們再叫夥計預備酒菜，吃完了飯咱們好早早的休息。孫啓華，趕緊站起這些，三人洗臉已畢，譚光韜，把鬚鬚也洗了洗，一面與夥計說道：「夥計你貴姓啊。」夥計說道：「小子不敢担這個貴字，我姓張，我叫張二，請您多關照吧。」請問四位爺台貴姓。」譚光韜聞聽，遂說道：「我叫譚光韜。他們三個人是我路遇的同伴，皆因我們爺幾個，竟願向前趕路，連早飯也沒吃，我們都餓啦。」夥計一聽，說道：「今天我們客人也少，這個酒菜快不了稍等就齊。說着話轉

身出去，工夫不大，就見張二端着一個黑漆托盤，隨手將杯箸放在桌上，托盤裏面四樣涼菜，兩壺酒，一齊擺在桌上。夥計遂說道：「還有什麼分派。」譚光韜向夥計答道：「我們暫且先喝酒，不必在此伺候，張羅別的客人去吧。」夥計一聽，轉身出去。」譚光韜往外看了一看，衝着李進使眼色，低聲說道：「你到外面看看。」李進知道有事。遂即站起身來，隔着簾子往院觀看，那孫陳二人也在窗前提了聽。李進轉身來到桌前向譚光韜說道：「師父，外面無人。說完了話隨即落坐，譚光韜向孫啓華低聲說道：「你三人看這杯酒裏有什麼毛病。」說完了話用手指着酒杯，孫啓華三人一看，原是很清亮亮的一杯酒。」遂低聲說道師伯，弟子看視不出。譚光韜微笑低聲說道：「酒到是酒，就是裏面有點約。這酒雖然清亮，酒在杯中亂轉，不信你們用鼻子聞聞，隱隱的有些個葯性氣味。孫啓華端起酒杯一聞，氣味芬芳。遂向譚光韜說道：「師伯既看出酒內有葯，應當怎們辦呢。」譚光韜說道：「我還得試試他這酒菜。」說着話由腰中取出銀匙一個。往菜裏一挑。孫啓華看得明白，就見銀匙撤出來隨着下面都是此黑色，在菜裏一試均然一樣。譚光韜向孫啓華說道這個酒菜，萬不可用，你們看見沒有。」孫啓華說道：「那怎未辦呢。」譚光韜說道：「不要緊咱們把他這個酒菜，全倒在炕席之下，店裏夥計要問咱們要什麼飯的時候，就提咱們喝了酒，心中都不舒服，我們要早些睡覺，容他把傢俱。檢出去，咱們就閉門睡覺暗中收拾利便，將兵刃放在手下，你們三人不要忙，聽着他們外面一有動作，這可不怨咱們爺

兒們，就此把店內的匪人殺個乾淨，給本處去個大患，免得旅客到此遇害，李進你先到外面看看有無來人，李進站起身來，隔簾窺兒向外觀看，見院內無人，李進向裏一打手式，陳寶光忙把菜盤端起。孫啓華伸手將西面炕席揭開，陳寶光將菜折下，孫啓華又把炕席蓋上，外面一點兒也不露形跡。孫啓華陳寶光復又入坐。這時李進向炕前緊走了二步，一面用手向門外一指。

在這時候就聽外面有腳步的聲音，又聽得外面有人說道：「衆位客人酒喝的怎們樣啦。」話未說完隨着聲音進來一人，譚光緒一看正是送菜的那個夥計。譚光緒假裝清前仰後合，身形亂晃，向夥計說道：「我們爺兒四個，喝的頭直發暈我們飯也吃不下去啦，也許我們走路，上了火啦，你把傢俱檢下去吧，我們還要睡覺，爲的是早些休息。」夥計說道：「我們店裏向來賣的都是好酒，也許你老壓着火啦，早點兒歇息也好。」說着話將桌上的盞碟都檢出去了，復又泡了一壺茶來，放在桌上，跟着說道衆位爺台，早點兒休息吧，說着話往外走。臨走到門口的時候，又看了看他們爺兒幾個，夥計心中暗想，怎麼他們爺兒幾個喝了酒不露形跡呢，莫非夥計把藥下饋了，也許是藥受了潮濕啦。夥計一面想着一面往外走。

譚光緒遂高聲向李進說道：「你把門關上，李進站起身來將屋門關好，插好了門閂，譚光緒將燈息滅，低聲向孫啓華三人說道：「你們在裏面炕上收拾你們的兵刃，咱們看他夜晚怎樣的下手，此時天氣還早，大概他們這個時候不能動手。我由後窗蹩出，到外面看看，你們可千萬別動

，不要性緊。」譚光緒伸手把後窗上的划子撤開，聽了聽外面沒有動作，將窗向外一推，用手扶着裏面的窗台，探身向外一看，跟着往外一躍，身若長蛇，就竄到外面去了。孫啓華在裏面一看，這老人如此的靈便，遂低聲向陳寶光李進說道：「老人偌大的年歲，由後窗蹩出，一點動作也沒有，你我弟兄正在青年，我看着我真是慚愧，從今以後，必要留心用工，追隨老人的足跡，說罷嘆息。」

這位飛行劍客譚光緒，由後窗竄出，其快如飛，施展大鵬騰雲式的工夫，蹩到院中，譚光緒向四外留神，就見院中並無燈光，黑沉沉，又一縱身施展蛇行式，竄到後院，留神一看上房屋內，燈光明亮，裏邊站有七八名彪行大漢，都着藍布禪褂，藍布巾包頭，一個個虎視眈眈，這屋子裏面並無隔斷，粉白牆壁，上面都掛着兵刃，借着燈光，看着甚真，在桌案下首坐着五人，頭一個看着很眼熟，猛然想起，此人正是陸雲。

在桌案上首也坐着五位。老劍客舉目留神，不由得心中動怒，此人正是那老賊汪春與趙如虎，還有趙如虎的三個兒子。譚光緒看着心中納悶。

且說汪春見飛行劍客譚光緒縱火後，那孫啓華三人又逃出青雲鎮，汪春一看火蹙甚烈，由後院已接燃到前院，院內屍身橫臥，汪春一看，這些條人命怎麼辦，不如先將趙如虎父子騙到村外，再作計議，汪春便大聲喊道：「可千萬別讓這賊盜們跑了，趙賢弟你我攬同三個侄男前去拿賊

，快讓衆人救火。」汪春說完衝着趙如虎一遞眼色，趙如虎一看這個事情也不好辦，趙如虎遂即
 吶道：「徒弟們你赶快救火，我們前去捉賊，如把賊人拿回，好與衆位復仇。」將話說
 完，衝着他三個兒子一擺手道：「孩子們隨我快快追賊。」趙如虎將棍一擺，順着大街向正東
 而來。後面汪春緊跟，衆人出了東鎮口，往南走了不遠，來到松林之內，趙如虎一看青楊鎮的火
 ，煙氣冲天，不由得雙足亂跳。嘆聲說道：「汪大哥，我闖蕩江湖這些年來，今天被這老匹夫一
 火而焚，我豈能甘心。」汪春說道：「家產還是小事，被殺的二十來條人命，豈能與弟甘休。」
 趙如虎一想，財產蕩盡，二子被殺，只急得兩淚交流。我怎能担得起這二十來條人命呢。趙如虎
 想到這裏只剩了兩眼垂淚雙足亂跳。」汪春急忙說道：事已如此，我們赶快離開此地，咱們先投
 奔確山陸雲弟那裏，到時再計議復仇。」趙如虎只得隨從，衆人即行動身。

趙如虎，汪春等，這天來到確山，見店門口站着二人，看像夥計模樣，汪春向前說道：「你們
 陸爺在家嗎，請你通知一聲，就說我汪春前來拜謁，夥計應聲進去，汪春在此等候，工夫不大就見
 由裏面走出一人。汪春一看正是陸雲，身上穿着寶藍綢子大褂兒，青緞鞋白襪，身量魁偉。老遠
 看見汪春上前搶步行禮，口中說道：「大哥許久未見，老哥哥鬍鬚都白啦，說話之間哈哈大笑。
 說罷忙向汪春行禮，汪春帶笑還禮說道：「我也是想念賢弟，咱們到裏邊再說罷。」說着話一
 轉身向趙如虎父子一點手。趙如虎緊上一步衝着陸雲一躬手，陸雲抱拳還禮，口中說道：「裏邊

龍兒請吧。」陸雲在前引路。

衆人進了客廳，就見裏面還站着幾位少年。汪春道：「我先給你們二位介紹介紹，轉身用手一指趙如虎說道：「這位家住青楊鎮姓趙雙名如虎人稱野毛太歲。又用手一指陸雲說道：「這位就是陸賢弟。」趙如虎與陸雲彼此行禮。陸雲向汪春說道：「這三位貴姓呢。」趙如虎回頭叫道金龍金彪金豹過來。與你陸叔父行禮。小哥兒三個往前搶步叩頭。陸雲伸手相檢，三人站起閃在一旁垂手侍立。陸雲帶笑向汪春說道：「大哥這位您不認識吧。」汪春聞聽帶笑說道：「眼拙的很，不認識。」陸雲用手一指那兩個穿藍褂兒的道：「這一個是我二弟陸霖這個是三弟陸德然後又與趙如虎父子等相見已畢，然後彼此讓坐。夥計獻茶，衆人入坐吃茶，茶罷。陸雲向汪春抱拳說道：「老哥哥這些年未見，您可好。」汪春說道：「總不見大好，如今又把趙賢弟連累在內。」陸雲說道：「什麼事呢，請兄長說明。」

那汪春嘆了一口氣，就把自己在南陽府內充當教師，奉命護送要犯，野狐嶺遇匪，官兵大戰野狐嶺，追趕匪盜，來到青陽鎮。請趙賢弟協力，只落得如此狼狽，無奈前來求助，請陸賢弟多多幫忙。不知衆位兄弟意下如何。可能幫老哥哥這一場嗎？陸雲說道：「只要是能辦，絕不能含糊，何況是這點小事。可有一樣，你得派人前去探聽，只要是他們由確山經過，認准他們的面目自我就能引誘他們進店，只要他們進入店內，這點兒事就算辦完啦。如果進了店還能讓他們跑的

了嗎。」汪春一聽陸雲之言，遂即站起身來抱拳作揖口中說道：「賢弟如此仗義，受兄一拜。」陸雲含笑抱拳說道：「老哥哥，太客氣啦。」大家彼此一笑。

陸雲預備酒菜，與汪春趙氏父子接風洗塵，一夜晚景無事。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汪春與陸雲二人秘密商議，先派店裏的夥計同着金彪金豹，順着大路打聽匪徒等的消息。第二天中午，店裏的夥計來到後院回話。夥計說道：彼等大概今天晚上能到確山。汪春聞聽點頭說道：「你們歇着去吧！」汪春與陸雲商議，就派夥計今日在店內設動，照看，等他來到之時，只要把他們引誘進店。自有道理。千萬不要把他們放過去。說話之間，工夫不大，就聽外面一片聲喧。就見店門外有十幾頭騾馱，後面一乘駝轎，最後跟着兩匹馬。前面騎馬的約有六十上下白髮銀鬚，身穿米色綢衫腰中繫着一根絨繩，手拿着藤鞭，精神百倍。後面那個騎馬的約五十上下的平歲，黃色面孔掩口鬚鬚，此人長得透着精神，汪春一看這兩個，趕緊把身往後一退不由的暗吃一驚，來者非是別人，正是老英雄鎮西方龍舌劍余公明，後面帶着追風腿徐順。書暗中表。

那余公明由亂柴溝，與孫啓華等衆人分手，自己計算着這弟兄幾個的本領，若在野狐嶺搶劫囚車，是伸手必得。這才放心，帶着徐順回歸泗水縣余家村。路上非止一日，這天來到余家村回到自己家中，老夫妻相見，也搭着余公明二三年沒回家，夫妻見面自然是各叙衷情不必細表。余公明休息了一天，直到夜靜更深之時，余公明才秘密的把亂柴溝丟鏢遺徒搶劫囚車，

康家村聚會的事，細細說了一遍，夫人聞聽吃了一驚，遂問道：「此事應當怎麼辦呢。」余公明遂向夫人說道：「只好將房產地契交與親友們經管，此處萬不可久居，離開這是非之地，只可投奔宜昌康家村，到了那裏再作計劃。」夫人只得應允。夫妻們商議已畢，一夜晚景無事，次日清晨余公明梳洗已畢，拜會闔材的長老，就便託付親友，照着自己的房產，謄言到外省投親，一月內准能返回。所有的親友只得應允。余公明辦完了手續。夫人已將細軟及應用的東西，俱都收拾齊畢，此時徐順早把騾馱駝輛雇妥，將事辦完，與衆親友告辭。夫人乘坐駝轎，余公明帶着徐順，押着車輛，就由泗水縣起身，沿路更換駝轎，曉行夜宿不必細表。這一天來到野狐嶺附近，暗中命徐順打聽劫車的動作，俟等徐順打聽明白，余公明一聽可就愕啦，原來劫車未成，反被擄去兩人，余公明明知事敗，然此時亦束手無策，被擒之人，已竟押往鄭州，所幸他沒有性命的危險，只可趕路，俟到康家村，再作計議，這才催着衆人趕路，若論起來余公明應當走到孫啓華他們的前面，只因沿路上的耽擱，這天才到確山。余公明知道此地是賊人出沒的所在，只因天晚趕不上村鎮，來到店前夥計們股動相讓，余公明一怕自己還怕甚麼，這才叫他們進店。夥計往上房相讓，余公明說我們有內眷找個避靜的地方才好。夥計說道：「您看着頭後院廚房好，不好，房子裏面又乾淨。」余公明來到後院，一看房舍潔淨，遂即住下，衆人梳洗已畢，等了不大的工夫，夥計把熱茶與臘燭，俱都送來。放在桌案之上。余公明向夥計說道：「我們等

「一會兒就安歇，叫你的時候再來。」夥計答應一聲，轉身出去，余公明低聲向夫人說：「喂，你看這小子真是賊眉賊眼。」夫人聞聽笑嘻嘻的說道：「回頭我叫丫頭把我的兵刃備齊，我也叫他們知道我的雙刀的厲害。」這位夫人也不好惹。這位老夫人他的先父，在世之時，威名天下，保了一輩子鏢，名震江湖。江湖人稱，鐵臂雙鷹張魁，這位夫人的武藝是父傳女受。余公明聽了，微然含笑。說道：「何必呢你不要生氣，你只要自己保護着自己就得啦。外面的事皆有我一面承擔。」

老夫婦二人在屋中收拾齊備，老英雄身佩龍舌劍，夫人吩咐丫環們聽到外面如有動作，你們小心。此時天不到初更，余公明正把燈光息滅，猛聽得前面窗外，哧的一聲，彷彿有人蹀上他的住房。余公明向夫人一擺手，側耳細聽，又往外面一看。就見後窗外，站着一人，扎撒臂膀竄上後面花瓦牆。余公明定睛細看心中暗喜，非是別人正是多年未見的老盟兄譚光韜，心中暗想，這老頭子還是當年的像貌。余公明忙由几凳上跳下來，低聲向夫人說明，又囑咐夫人在屋中等候，待我看看老人的行蹤。余公明仍然登着几凳，把後窗打開，身形往外一蹀跳在外面。余公明奔了西面兒去了，長身形往院內一看。就見飛行劍客譚光韜，站在南房簷上，正往屋裏觀看。」

且說客廳之內，汪春與野毛太歲趙如虎趙金龍，趙金彪，趙金豹，下首是陸雲，陸霖，陸德，兩旁邊站着二三名小賊，正在裏面高談闊論。老英雄譚光韜聞聽汪春在裏面說道：「趙賢弟

陸賢弟你們看，這事就是，神差鬼使，你我只圖拿住那個姓譚的，跟這三個小輩，押往鄭州，沒想到一箭雙鵰，可巧余公明的一家子又趕到咱們店裡來啦。前次在鷹爪山。盟弟姜天雄，在前幾年，被那余公明一劍刺中肩頭，一劍之仇無法可報，後來，姜天雄在亂柴溝率衆劫鏢，才報此仇，在亂柴溝，石塊砸死了他十數名鏢夥，內中還有他的一個得力的鏢師李占成外號人稱猛金剛，聽說已死在溝內，還累壞了一個鏢師潘景林，此仇雖然已報。但是在青草坡鴛鴦嶺，這一戰傷了三條好漢。這三個都是我的至近的朋友。」陸雲在旁道：「這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老賊余公明今日住在咱們店裏，他也是自投羅網，說罷仰面大笑。」這個笑聲還未住，趙如虎在旁咬牙切齒說道：「我最可恨那個相面的姓譚的那個老頭子，若要沒有他，我豈能把青楊鎮的家產化爲瓦解。我要拿着這個老賊，必當將他碎屍萬斷，方解我心頭之恨。」譚光韜一聽賊人之言，心中動怒，就要回手亮劍。猛覺着後面有人一扯他的衣襟，譚光韜轉扭頭一看，在身後蹲着一人，留神一看，正是那鎮西方余公明，譚光韜不由大喜。

余公明皆因看見譚光韜，轉至南上房的後披，躍過房脊，見譚光韜回手要亮劍，遂向前用手一拉譚光韜的衣襟，譚光韜回頭一看，見是余公明，心中一喜，遂一伸腰用脚尖找瓦礫，來到房脊。此時余公明遠望四外無人，譚光韜衝着余公明一打手式，往西一指，余公明只得在後相隨，譚光韜立住了脚步。余公明只得也就跳將下來，余公明忙向前行禮，口中說道：「兄長數年

未見，小弟參見。」譚光韜伸手相攙說道：「賢弟你由何處而來？」余公明不由嘆了一口氣，低聲向譚光韜把同家眷逃往康家村事，前後細說了一遍。余公明又問譚光韜道：「兄長你因何到此呢？」譚光韜聞聽含笑說道：「如今還有你的兩個徒弟跟我在—處。」余公明聽着就是一愕。遂問道：「我的徒弟，因何與兄長會在一處？」譚光韜遂不慌不忙，就把青揚鑽與孫啓華陳寶光李進相遇，對余公明道了一遍，如今我送他們奔宜昌，我在途中收了李進爲門下弟子，行在確山，我打算把此處的賊人剪草除根。我們住在前面這層房內，我出來就爲探聽賊人的動作，不料與賢弟相遇，兄弟你的寶眷，在那屋裏住着嗎。余公明低言說道：「就在前面這層房內，只因小弟看出賊人的破綻，故而前來窺探，沒想到在此處邂逅相遇。」譚光韜聽余公明說道：「既然你我今日相見，總算又得着膀臂，不如你暫且回歸屋中保護姊妹，如若到了我們與他動手之時，請賢弟亮兵刃示威，大諒着，這幾個小賊，也難逃你我手內。」余公明向譚光韜點頭說道：「兄長既然分派，小弟遵命。」

余公明這才明白，自己的轎車，在亂柴溝被劫失事，却是那鷹爪山姜天雄所做，也是老賊汪春春計劃。那李殿元被獲之事，也由汪春春身上所起，這時余公明向譚光韜說道：「這些賊盜，喪心病狂，無惡不作，你我兄弟，就在三更時分，一齊動手，我們要剪草除根，一個都不留。」譚光韜相應一聲。余公明雙手抱拳。屈膝一禮，雙腿蹣跚，縱身越牆而去，那譚光韜見四外無人，

越過矮牆，竊上後窗，回到自己屋內來了。

這個時候外面更鼓二響，譚光韜與孫啓華等，正要預備動手，這時就聽院內，嗷的一聲，譚光韜忙拉開後窗，向外一看，見一人雙手捂臉，鮮血淋漓，飛奔而來。

只因汪春與陸雲計劃，先派人去到前院，探聽余公明等，是否睡熟，外院如無動靜，咱們就動手，陸雲忙派那獨眼龍馮達遠，去到前院探聽，馮達遠乃江湖毛賊，他沒把余公明放在心上，那馮達遠就由後院竄蹤，來到余公明的住房，在余公明的窗外竊聽，用手指戳破窗紙，用一隻眼睛在窗紙洞外，往裏觀看。這時余公明正與夫人低聲談話，此時夫人早就收拾齊備，將雙刀放在身邊，把左右手雙筒袖箭裝好，正在這個時候，就見窗外，人影一掠，在窗紙上發現了一個小洞口。夫人就知道有賊人在外窺探，好狠的張氏，一語未發，將右手向前一指，對准窗櫺紙上的小洞一按崩簧，只聽嗖的一聲，這隻袖箭正釘在馮達遠眼上，疼的嗷呀一聲，這個獨眼龍就成了沒眼鬼啦。眼睛上還帶着一隻袖箭，譚老頭已然從後窗躡出來，手起劍落將首級砍掉。譚光韜在院中喊嚷，叫道：「賢弟快到後面捉賊，我們已經動手啦。」就這一嗓子尚未喊完，就見余公明竄出院來，孫啓華，陳寶光，李進，此時早由後窗內竄出，忙向師父行禮。余公明一擺手說道：「快跟你師伯到後面，捉獲賊盜，三個人答應遵命。」這句話尚未說完，就聽後面鑼聲響亮，譚光韜在前，衆人在後，就見院中燈籠火把已滿，衆賊盜都來在院內，各拿刀槍約有數十餘名，燈

亮如畫，那汪春，本想殺害他們的性命，後又派人探聽前院的消息，此時不料有人報稱，馮達遠遇害，請寨主令下定奪。」陸雲一聽就是一愕，陸雲忙向汪春說道：「老英雄此事應當怎樣？」汪春遂說道：「這有什麼，你我既是暗殺不成，不如先下手的爲強，先將手下人招齊，殺上前去，將他們全都殺死，咱們是以多爲勝，難道說咱們還怕他們這幾個人不成嗎。」此時陸雲，明知被汪春巧用，可是事到如今也無可如何，只得嗚鑼齊衆各亮兵刃，站在兩邊，耀武揚威。汪春手中持刀，在中間站立，上首趙氏父子，下首陸氏昆仲，就見譚光翰，余公明，與三位小英雄轉了過來，此時余公明，一見汪春，想起此賊蠱惑瓜山，搶劫我的鏢銀，陷害我鏢店的夥計，暗害李殿元，都由他身上所起，以致鄉雷姚玉被擒在野狐嶺，也是受了他的暗算，我與他遠無仇恨，因何與我作對，遂高聲叫道：「汪春此賊可恨至極。待我將此蠱賊結果性命。」余公明飄銀髯一擺，龍舌劍跳在當中，喊道老賊汪春還不劍下納命等待何時。汪春哈哈大笑道：「余公明老匹夫，你一劍傷我的盟弟姜天雄，我常拿你雪仇，爾竟敢拘串宏緣會，在野狐嶺搶劫囚車，竟敢明目張膽，衆位賢弟與我捉拿此賊。」這話尙未說完，就聽身後一人說道：「小弟願往。」汪春一看，正是陸霖，抖花槍直奔余公明胸前就扎，余公明夜戰八方的架勢，見槍尖兒離近，往左一步，一掃槍桿，回首照准陸霖胸上穿來，陸霖當時喪命。陸德一見兄長喪命，竄過來撲頭蓋頂就是一刀。余公明並不着忙，見刀臨切近，微右腿用劍一截他的手腕，陸德將要撤刀，不想余公明

手急劍快，一翻腕子冷氣嗖嗖，劍光一閃推窗望月，直奔陸德的頭頂而來，只聽嘆的一聲死屍翻身栽倒。余公明剛要撤劍，就聽身後嗖……的一聲，余公明自知有人暗算，遂將劍頭衝下，大翻腕，隨着一轉身，這二招名叫反臂釣魚。余公明一看正是陸雲，老英雄抬右腿大上步斜劍往回攔一推兵刃，就將陸雲前手的 fingers 被劍削落，賊人轉身要跑，余公明豈肯相容，龍舌劍，對准賊人陸雲的後心，穿胸而過，只聽嘆的一聲，陸雲應聲倒地，一陣腳手亂舞，死於非命。

汪春一看大吃一驚忙向趙如虎說道：你我上前先殺死余公明這些匹夫，這話尙未說完，那趙金龍大喊一聲嚷道：萬惡兇賊休要逞威，小少爺趙金龍前來殺爾。趙金龍雙足抬起，往前一縱，竄到余公明面前，抬左手大翻腕，手起棍落，照準余公明頭顱打來，余公明撒右腿，大斜身，轉身一縱，趙金龍一棍擊空，余公明抬右腿照準趙金龍手腕，就是一脚，正踢在趙金龍的腕頭之上，趙金龍喊聲不好，撒腿便跑，余公明大上步，照着賊人攔腰一劍，趙金龍雖已躲避，只聽嘸的一聲，趙金龍身爲兩段，趙如虎一看大吃一驚，並大聲喊道：「爾等還不動手，等待何時，休讓彼等逃跑，汪春趙如虎，各舉槍刃，往上圍攻。」

就在這時譚光韜率領孫啓華陳寶先，李進，亦一攻而上。正在動手之際，就聽前院殺聲突起，余公明頓時一驚，以爲是賊人由外殺來，細一留神，才看出是徐順帶着車夫夥友等，手持木棍由外面殺來。聲勢結大。殺聲震天，這末一來可把汪春等吓住了，他們也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接

應，諒是余公明等早有預備，遂向趙趙氏文子吶道：「風勢太緊，咱們速走。」衆人一聽，縱身上房，往南面逃脫去了。

這時孫啓華等就要追趕，余公明急忙喊道：「衆賊已逃，彼輩業已喪胆，爾等不可追趕。」余公明眼見這羣賊人已經逃走。惟恐自己人孤勢單，故不讓孫啓華追趕，余公明這時便向譚光韜說道：「賊人已逃，院內屍體如何，此事如何辦理。」譚光韜說道：「這有何難，不如速將賊人巢穴以火燒之。」譚光韜便吩咐孫啓華等焚火燒房，衆人一齊縱起火來。

余公明忙吩咐徐順，急忙將車轎預備妥當，請夫人等大家上車，咱們就此動身，徐順將車轎已經備妥，夫人已經上車，然後大家動身出店，譚光韜說道：「大家請先頭裏走，我在後面再趕，因恐賊人暗算，咱們是前邊見。」這時大家順着大道往前趕路，余公明走出很遠，又回頭一看。只見迎賓店內，火光四起，冲雲直上，正在此時就聽後面脚聲陣響，踏：踏：踏：踏由遠而近，余公明止住脚步，往後一看，見是譚老頭與孫啓華跟踪而來。余公明急忙問道：「事情如何！」譚光韜說道：「果然不出預料，賊人果在暗中跟蹤，以被殺退，汪春老賊逃走無踪，趙如虎父子均死劍下。衆人隨即嘆了一聲，這才一同趕路。」

這一天余公明等來到康家村，剛到康錦棟的門首，就見家人迎了出來。問明來意，忙往裏相讓。這時康錦棟也出院內迎了出來，那康錦棟果然非俗，只見他赤面黑鬚，顰眉闊目，鼻正口方，

身穿綢子襖褂，足下白襪雲鞋，舉止大方，大家彼此見禮，大家禮畢，早有家人預備盥水，大家淨面梳洗已畢，康錦棟抱拳一揖說道：「衆位因何一路而來。」余公明站起身來說道：「因在途中巧遇。」遂把李進下書，亂柴溝丟失鏢銀，孫啓華野狐嶺槍劫之事說了一遍，康錦棟這才明明回頭又向譚老劍客說道：「老劍客足志多謀，李殿元所遭之事，如何辦理呢，日期一久恐有性命云憂，衆位有何高見，急于設法，早早救出李員外，得脫縲絏。」譚光韜手捻着鬚鬚說道：「此案案情重大，若一耽擱，恐怕連累多人，據我之見，此事刻不容緩，衆人隨我去鄭州，夜入監牢，將李員外救出，回歸康家村，咱們再作計議，還有一件要事，須在鄭州城內找一扎足之處，如有落足之地，這事就好辦了。」康錦棟聞聽說道：「老劍客之言佳，此事雖然刻不容緩，我在西關外有一至友，此人姓王名長鈞，亦是咱們會中的會友，我寫信介紹衆位，如在那裏落足，萬無一失，需用什物，他都可以措辦，不知老劍客意下如何。」譚光韜聞聽站起身來說道：「若有這一個所在，此事必成，今日大家暫且休息一宿，明日清晨起身，速奔鄭州不知衆位意下如何。」此話尚未說完，大家站起遂向譚光韜說道：「我等嚮往。」

次日早晨衆人離了康家村，日暮的時候，便到了鄭州，衆人便分路，赴往西關外，謁見王長鈞，俟與王長鈞老先生一見面，那王長鈞便吃了一驚，因見衆人舉止不一，心中頓覺驚怯，那譚光韜急忙說明來歷，又由懷中取出一信，雙手遞與王長鈞說道：「此乃康先生手諭，請要嚴守

秘密，王長鈞將信接過來，拆開一看，看完了，將信用火焚化，紙灰撥碎，王長鈞含笑對大家說道：「大家的來意我已明白，自從李先生被押解到鄭州，只因我人孤勢單，無法動手，今有衆位到此，那好極啦，昨天我派人打聽消息，那李駿元主僕，尙未吐露真情，余公明二位高徒，在堂並無隱瞞，原實供出，現該人已經收押入獄了，案或是押解進京，或就地正法，均待上文，要是公文一到，這事就不好辦了，諸位要是動手須在這一二日內，遲則生變。」譚光翰說道：「今夜就要動手，請王老先生給我們預備大車兩輛。」王長鈞答道：「這點事都由我冷絕不誤事。」王長鈞叫夥計預備茶飯，大家用飯已畢，各自安歇。

天到了二更時候譚老劍客，親自進城探道，探罷急忙返回，當與衆當，並將兵器隨身帶好，衆人一齊來到院內，只見星月滿天，譚老劍客到鄭州西關吊橋，此時鄭州城門，早已關閉，街上並無行人，衆人進城牆進城去，後面余公明跟隨在後，不多一時衆人來到監獄，遂向孫啓華說道：「就是你可以隨我進獄，你的一口孟勇實面等候接應，聽候我們的動靜。」

譚老劍客在前，孫啓華在後，二人相隨竄上獄牆，譚人縱身跳了下去，譚光翰用手摸了摸腰中的絨繩，二人

排的牢房，每個房門都釘着牌子，上面寫着第一號，第二號，看守，在那裏守衛，譚光韜雙足鬆勁，嘎的一聲，竄了過

鎖打開，讓孫啓華，在外面尋風，譚老劍客竄入牢房，就見

光韜走到近前，用劍將刑具削落，命孫啓華將李老先生措起。

將書僮携出，那譚老劍客又由腰中，將絨繩取出來，捆在李殿

元繫下獄牆以外，由余公明衆人接應，後又把書僮，鄒雷，姚

覺的時候，這幾個要犯就被人救走。

大家由獄牢外動身，不多時來到鄭州西門，大家按序將李殿元主僕

，大家一路狂奔不覺來到王長鈞家中，王長鈞問道：「怎樣了！」譚老劍客

出，車輛如何，」王長鈞答道：「現已預備妥當。」遂即將李殿元送到車上，又將

大家保護着，就奔了宜昌康家村而來，不多時大家來到康家村，康錦棟與李氏夫人，皆大歡

喜，遂即預備酒宴，與李殿元賀喜，衆人歡叙一夜。李氏闔家自此團圓

